

当代外国文学

尸骨还乡

罗德里戈·鲁维奥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尸 骨 还 乡

〔西班牙〕罗德里戈·鲁维奥 著

毛金里 顾舜芳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新
年
好
夢
PDG

Rodrigo Rubio
Equipaje de amor
para la tierra

Editorial Planeta, S. A., Barcelona, 1975

封面设计：秦 龙

尸 骨 还 乡
Shigu Huanxi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150,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7⁷/₈ 插页2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2,000

书号 10208·170

定价 0.75 元

献给在德国某个寒冬逝世的
R.M.; 他的死，犹如突然抽来的
无情鞭子，使我震惊并给了我创
作的启示。

生活的打击是如此沉重……

——塞萨尔·巴列霍

前 言

我坦率地认为，这篇前言对大多数读者是不必要的，因此它将仅仅为少数几个与我最亲近的人，即那些熟悉我的非文学界人士而写的。他们平时不看书或很少看书，但现在将兴致勃勃地——真是不可思议——读我的小说。

但无论如何，一旦坐到打字机的前面，这篇前言就有可能拉长，因为我不仅想向上述少数人说话，还想向所有的读者讲几句。小说还没有出版，就有人大惊小怪并在其报导性的评论中流露出惊慌不安的心情，而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将成为我的读者。

对第一种人，我必须响亮地告诉他们，不要把乍看起来好象是他们生活环境中的东西真的当作自己的经历。诚然，小说产生于某一真实事件，这样，作品自然就能更好地反映我们的现实；但必须明白，踏上我们熟悉的、界限分明的小块土地，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踩着属于同一个主人的土地前进。我们走上了某一片土地或某一条道路，但在我们的前面将出现别的土地和别的道路。我这样说不知你们是否明白。任何一件事，如果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它，它就只能作为我们了解别的事情的引子。那位死去的青年胡安

可能就是你们这些熟悉我的朋友们开始时所猜测的那个人，但也完全可能是——实际上就是——任何一个与他相似的人；同样，那位母亲可能是任何一个与胡安相似的青年的母亲。我们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把我们引向一个属于大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胡安，在许多情况下，那个已经去世的胡安可能就是还活着的胡安。

小说开头的实例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更加强烈地推动我写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清楚，这不是某个确指的家庭的故事，而是任何一个被卷入时代的特定环境和事件中去的家庭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看问题，同时又是诚实的，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时代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在我动笔以后，另一个类似的实例帮助我创造了你们将在《尸骨还乡》中读到的情节。有个青年男子最终被他的亲人运回我们的祖国；另一个青年的尸骨被迫留在异乡，尽管他的未婚妻的双手，象胡安的母亲的双手一样曾想把他安葬在我们亲爱的温暖的国土上；第三个在那个阴霾的国家永远闭上了眼睛的人，死时年已半百，其尸体被运回了他的故乡，在那儿等待他的是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一只手被锯掉了，和我们这些“天主教病友会”的残废者一起住在巴伦西亚。

上述事例——至于报刊上发表的另一些实例，因为与已无关，所以并未引起我很大关注——促使我写了这本书。由此可见，我们选择的不是一条路，而是几条路，它们同时通向我真正感兴趣的那个世界，某个事例只是故事的基础

或开端。我不会象在许多小说的序言中通常所写的那样，把这部小说的情节与某一具体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经历之间的相似之处说成是纯粹的巧合。即使这种巧合是无所不在的，但我还是要捍卫我所创作的世界，因为它既是真实的世界，又是一个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世界。很清楚，《尸骨还乡》中的人物既不是这一个人，也不是那一个人，而是这样一类或那样一类的人，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总是集中体现了许多人的生活经历。同样，我们为人物提供的活动环境，有时是他们特有的，有时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但这没有什么区别，而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存在着一个千百万人共同生活的环境，他们是些不同的人，但又不可避免地有相同之处。

我还要对一般读者说几句，以结束这个已经不短的前言。我以真挚、朴素的感情创作了这部小说，在你们发表意见或写评论之前，请先对它的全部内容稍为思考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他想说的意见。小说是属于大家的，它为所有的读者服务，有人可能很喜欢它，有人可能很不喜欢，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是困难的。而且，一个对作品认真负责、坦率真挚并真心实意地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是不能考虑这些的，创作的时候，他不能考虑将会讨好哪些人和得罪哪些人，不然的话，其作品将成为违背自己心愿的东西。永远忠于自己 这对作家 ——我斗胆认为 也是对读者 ——是最重要的事。诚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当我们写出了别人所具备的这种美德，大家就会对我们感激不尽的。

在《尸骨还乡》中，除了有和某些人的经历相似的东西外，几乎没有象一些人很早就想看到的那种“有点儿隐晦”的东西。我们——还有你们——将从这部小说中看到许多人经历过的那种生活和环境，将看到那场袭击很多人的风雨，遗憾的是，那不是一场和风细雨；其他都只是一般的情景。

罗德里戈·鲁维奥

一九六五年十月于巴伦西亚

—

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拿起了这一叠信。孩子，你说我干嘛又琢磨起这许多使我心痛欲裂的话呢……

我很好，妈妈。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那个病，几天前又犯了，但没有什么要紧的……她在这儿照顾我。小孩长得很漂亮。如果不生这个病……我早就愿意和路易莎结婚了 妈妈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象现在这样爱她。但是，她的丈夫还年轻，先死的也许是我……

一拿起这封信，眼泪就往外流；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怎么还没有枯竭。有多少次，我的眼泪沾湿了这家医院的冰冷的砖石地板和这个城市的陌生的街道。在那潮湿的石板马路的两旁，耸立着灰色的和褐色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招牌林立。我只认得上面的字母，却不懂它们的含义。我不得不上街去办理一些事情，要是她能帮我去办就好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知道你已是一具冰冷的死尸以后，就离开了医院。跟你一样，这儿人们说的极其难听的语言她也学会了几句。她本来是可以给我帮忙的，但是，她说她自己有罪，所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

……最严重的是那一天，当时我又感到胸口痛得厉害，还吐

了一点儿血，但你不要害怕。妈妈，还有爸爸，安赫莱斯，何塞·安东尼奥，你们也不要害怕。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好的药。我在这家医院里非常好。朋友们常来看望我，心情激动地一起谈论着西班牙。他们对我说：“瞧吧，胡安，你很快就会好的。”他们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还给我留下一些糖果。甚至平时和我很少来往的工友也来看我，我非常感激他们。路易莎陪他们穿过医院的大厅和走廊，一直送到大门口。随后，她回到我的身边，抓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说：“我早该给我的女儿写信了，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这时，我想起了我们的故乡和我们的家所在的街道；回想起我是怎样和路易莎弄假成真地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后来当我的未婚妻恩卡娜吃醋生气时，我又是怎样下决心到德国来的；接着——在路易莎提到她的孩子时——我又回想起那一天我突然发现她出现在工厂大门口时的情景。妈妈，是我的朋友安赫尔先看到她的。虽然你不会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对我说：“瞧，谁来了！”我抬起眼睛，看见她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我紧张得浑身打颤，手中的焊枪一下掉到了地上。我迟缓地脱去防护面罩，向她直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她。我发疯似地紧紧贴着路易莎的身体，就这样，我们俩互相拥抱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甚至管理员走过来问：“哎，你的老婆？”我几乎都没有听见。路易莎向我表达了她对我的爱情，尽管我们谁都明白，她有丈夫又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她爱我还是我爱她，都是不正当的。但是，她到这儿来了，而现在，我正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那见面的时刻。当前来探望我的工友走后，病房里只剩下她和我时，我就凝视着她那潮湿的眼睛，她握着我的瘦弱、汗湿和发烫的双手。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就特别怀念厂门口见面时的情景。我想得很多，我希望能离开病床回工

厂去，回到我的茅草屋里去。然而，我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才相信自己真的病得很厉害。她说：“你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出院的。”而事实是 我这个病 不总之 也许..... 我不知道是否我是否还能走出这个医院。请你们大家原谅我这样对你们说。我是在德国冬季的一个寒冷的雨天写这封信的，所以如此直率地给你们报告了我的病情。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做。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妈妈，你不要象你说过的那样真的到这儿来 你不知道我的病 你没有概念.....

你瞧，我又在看信了。你叫我不要来，可我来了，而你已经只能睁着临死前的黑色大眼睛望着我，不能跟我说话了。你刚刚二十五岁，但是，你那青年人的音容笑貌到哪儿去了呢？你的愉快、欢乐的神态怎么不见了呢？胡安，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原来生活得并不太坏，如果你不说要来德国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的。

“你要到德国去？”你爸爸问你。

“是的，我要去，跟我同车间的朋友和伙伴安赫尔·卡斯特罗一起去。”你回答说。

“可是你在这儿很好，用你自己挣的钱，我们再贴补你一些，你就能成家了.....”

你望着你的父亲。他接着说：

“恩卡娜说，你们可以住到娘家去。你知道，等她的哥哥一结婚，家里就剩她们母女俩了，你们在她娘家会过得很好。”

你说：

“好了，爸爸。也许象你说的，我们会过得不坏，可我……”

“什么？”

“我还是要走。”

“我不懂为什么。”

“你是不会懂得的，不管生活得好坏，你总是能将就着过。我要象已经到那边去的人那样积攒点钱。再说，还有另一件事……”

你坚持要走。你父亲后来对我说，你想走是“因为还有另一件事……”

“不仅仅是为了钱。胡安完全给缠住了，看来他想……”

“你是指他跟路易莎的事吗？”

“是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

我开始考虑那个女人。我过去总是这样想，认为你们两人在一起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但是后来却成了区里所有公寓管理员的太太和菜市场上的女摊贩们议论的话题。

“你们看，那个温柔的路易莎，身边守着一个如此‘精明’的丈夫，却跟胡安这个疯子勾搭上了。”

“跟在塞夫里安修配厂里做工的那一个？”

“就是他。”

“那个小伙子挺漂亮。”

“还不是个流氓。”

她们说的是你，我心里明白。你的弟弟、妹妹都知道。

因为就是何塞·安东尼奥这个小鬼，也不止一次跑来告诉我，他听见女人们在街上议论你。我很生气，而你父亲却好象成了另一个人。我觉得他有点儿羞于出门了，每次到酒吧间去喝咖啡或看《商标报》时他总是显得羞羞答答愧形于色。

“那孩子成了全区人的话题，”后来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跟那个结过婚的女人勾搭上的。”

这是你父亲第一次对我这样说。我当时的脾气坏极了。因而冲着他说：

“因为那个女人是只狐狸精，都得怪她。她男人有工作，完全可以呆在家里过日子，但她却宁愿去给公子哥儿们修指甲。安东尼奥，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她看上了胡安，他会把他毁了的。”

“究竟怎么样 咱们等着瞧吧。”你父亲这样说 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这使我更加生气。

恩卡娜对你起了疑心。你很少去看她。你说，她常常生气，她和她的母亲都想控制你；你还笑着说，她们这样想完全是异想天开。你还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在，我仿佛看到你走出车间，骑上你的摩托车，象流星一样在我们居住的城区的新修柏油马路上奔驰。那儿阳光灿烂 而杜塞尔多夫^① 这个大城市几乎没有阳光，一幢幢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城市，座落在莱因河畔。

的大楼好象穿着永远脱不下来的用黑纱做成的丧服。胡安，你到这儿来就意味着死亡，你必然要死在这里。我们居住的那个区，终年阳光明媚。每天上午，我上市场，安赫莱斯留在家收拾屋子。她开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唱。你爸爸早已上班去了，何塞·安东尼奥也上学去了。九时左右，如果我还没有把饭给你送到车间去，你就骑上摩托车，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家里。你在楼下按门铃，我或者安赫莱斯走到楼梯口，俯身问是不是你。你回答说，快把饭拿来。小丫头下楼把饭给你，你就到佩德罗的酒吧门口，坐在一张藤椅上，一边吃，一边跟安赫尔和别的朋友们闲谈。我不知道为了让你到德国来，安赫尔已经给你灌了多少米汤。但愿世界上没有这个德国。

我提着菜篮子上楼，向管理员太太问好，和住在一层的拉莫娜说上几句话，有时还碰上住在我们对门楼梯口的佩比姑娘。她刚结婚不久，总是那样腼腆。有一天你对她说了一些使她不高兴的话，后来我去向她赔礼道歉。要是篮子太沉，我就叫安赫莱斯下来帮我拿上去，随后我们一起把东西放到冷冻箱里或贮藏室里。

“妈妈 我去买冰吗？”她问。

“好的 买半块来。”

她就在售货亭里玩上了。那里有杂志、儿童读物、烟草、套色板、口香糖等。老板娘一面织着袜子，一面听人家说话，所以她身不离小亭子，却能知道全街区的事。

.....妈妈，你不要来，路易莎在这儿看护我。你们见到过她

的丈夫吗？我现在感到很不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路易莎很想念她的女儿，听说她住在奶奶家。路易莎说，她的女儿以后要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还说小胡安就会有個姊姊了……

街上总是阳光灿烂……一个收破布的一边走，一边叫喊着招揽生意；一辆卡车在卸货，一只摇臂带动着几个铁钩把巨大的酒桶卸到奥约斯酒库的门口；满载着石灰、砖瓦、水泥、钢材和橡木的载重汽车驶向工地，其中一辆就是你爸爸驾驶的。我探身窗口，安东尼亚、塞拉菲纳、雷梅迪奥斯、亚森松、罗西塔和梅塞德斯等在一起聊天，她们是住在对面平房里的邻居，就是她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

“玛丽亚，难道你还没有察觉？胡安被那个女人搞得神魂颠倒了。”

各方面还保持着一定的平静。我对她们说（也是对自己说）：

“嗨！还不是想跟她调调情罢了。”

你总是那样快活。你中午回来，这时你爸爸和何塞·安东尼奥也先后到家了。安赫莱斯取来了冰，还带回来一本《西西》杂志。因此，为了让她摆桌子，我得催她好几遍，叫她先把那些风流的王子们放一放。我不仅用话催她：“快，快去吧！”还得用手推她。你是去过佩德罗的酒吧间后才回家的，因为你的嘴唇上有啤酒味和炸杏仁味。你的亲吻，在我的前额上留下了苦艾酒的气味。

你爸爸进门时总要这样问我：

“怎么样，好吗？”

“好。”我总是这样回答他。

接着，就象天天谈论的那样，开始谈起莫拉加正在建造的已经建到第六层的大楼。我们居住的城区，正在日新月异改变着面貌。我们刚搬到那儿住的时候，马路不是柏油铺的，楼与楼之间隔着小块空地、瓦砾场或垃圾堆，到处是流浪汉，拾破烂的人和向放学后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兜售小玩意儿的商贩。现在面目一新，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样子了。我很高兴，你爸爸常常说：

“看来我们搬到这儿来住 是搬对了。”

下午，安赫莱斯拿着她的刺绣框到拉法埃拉家去学刺绣。我见她还带走了几本上面印着漂亮小伙子的杂志。除了看看杂志，她还能干什么呢？在拉法埃拉家，她们一起议论男孩子，描述星期天各自去过的地方，评论电影和明星。我对她说：

“安赫莱斯，干什么事你都得先告诉我。”

但是，你对我说的事情也不多，有时什么也不告诉我，因此我经常独自叹息，自言自语地说：“唉，儿子……！”

“你想要怎么样？”你父亲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不一样，还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呢。你发现何塞·安东尼奥了吗？他是全班第一，这小子……”

后来你父亲注意起你来了，那是在你提出要走以后。因此，那天晚上，在你和安赫尔又来谈那令人烦恼的旅行、护照以及我们不愿意听的其他事以后，你父亲对我说，你真的要走了，我们只能同意你的决定并在你动身之日祝你走运。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将离别我们的城区，离别我们的城市，
离别许许多多的东西……

…… 妈妈，我现在想得很多，这是我无法避免的。我什么都记得，我非常想念那个酒吧间，以及每星期六爸爸和我在那儿喝的苦艾酒。我们有时给你带回一小瓶辛萨洛酒和几只盐渍虾。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前来叫我们，他们喊着：“回来吧，饭菜已经摆好了”，这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好象现在他们又在对着我喊，好象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把这些话送到了我的耳旁……我还想起了修配厂，想起了厂长塞夫里安先生，尽管有好几次我确实骂了他，因为他象所有的厂长和老板，包括这些皮笑肉不笑的德国人所惯于干的那样剥削我们……妈妈，我很好。路易莎来了……你要我给你说些什么呢？我很高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曾给恩卡娜去过信，叫她不要性急，告诉她我一到德国，我和那个有夫之妇的关系就断了。而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爸爸，你是个男人，你对这样的事一定很明白。我感情冲动地瞧着她的脸，一面和她说着话，好象我要用眼睛把她……吃了似的，真的，而她呢，谁知道她骂我缺德鬼以及其他类似的话。但是看得出来，她喜欢听我表达爱情的甜言蜜语，后来我才想到，她需要很多东西，但当时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只是想：“瞧她，瞧这匹小母马，瞧这个傻女人……既然她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现在她呆在这儿，呆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你在写些什么，胡安，我可以看看吗？”我把信给她，她微微一笑，但是心情很沉重，她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后来她去做饭了，做西班牙菜，至少她是想做西班牙菜。我望着她在我们的茅草屋里忙碌着，这时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想念另一

个女人。你们必须明白，她是爱我的，不要以为她到我这儿来是想要我的钱，因为人们很容易这样想。她也作出了牺牲，象我一样，她也参加了工作。

我摸着这些信，我把它们都带来了，好象在上火车以前，我就预感到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我对你爸爸说：

“我去了 我们的儿子要死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别说了！”他说，“死……”

他不能使我相信，也不能使他自己相信你的病不严重。

“他要死了，”我重复说，“我认为他要死了，我应该去。”

他看着我，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不……你别这样说法吧 你要是愿意 现在就走 但是你别这样说 别……”

我在这个散发着碘酒味、煮土豆味和熬白菜味的医院里，在这儿的房间里大声叫嚷，不知你听见了没有。我对她说：

“滚开！你给我出去！你给我滚！是你把他害了。”

你那张她已不再愿意亲吻的嘴，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我对医生说：

“他要死了，可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胡安。他才二十五岁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在 1939 年 3 月 28 日^① 即西班牙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生的。

“二十五岁……他才二十五岁……”我反复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但是，医生们不理解我。我面对四壁，大谈欢乐的节日，旋律轻快的音乐和凯旋进行曲；大谈那年春天，在所有的田野和公路上，到处出现的巨幅标语，它们象巨大的花朵，象悦耳的笑语或刺耳的恶言，象隐居者的双手，正在把赢得的某些东西献给你。这时，他们更不理解我了。

“才二十五岁……”我继续说。

接着，我望见了我们祖国的公路，望见了我们故乡的田野 然而 刹那间 这一切都消失了 眼前只见鲜血 只见从你的嘴里吐出来的紫褐色的、热气腾腾的、不健康的血。我叫喊起来：

“胡安！胡安！你别死……”

为什么要叫呢？过不一会儿，路易莎来了。但她一见到你已经断了气，就从医院的走廊撒腿跑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对我来说，你还是原来的你，如果我不能把你活着带走，死了也要把你带走。我要把你带回祖国，带回我们的故乡。也许我不会再哭了，胡安，我现在必须坚强起来。等你埋葬以后，等你躺在祖国的墓地底下以后，到那个时候，我每星期天下午，都会到你的墓碑前去哭你的。

^① 这是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的日子。

二

邮差把你写来的最后一封信交给我时，塞拉菲纳正好和我一起站在街上。她问是不是你来的信，我说是的。于是，她怂恿我当场拆开看。她和其他邻居都不知道你病得如此厉害，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似乎有些荒唐，因为邻居们都不坏。可我们认为，他们知道后会幸灾乐祸的。你要注意，有时人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有人会说：这都是搞邪门歪道的结果。我们害怕别人议论，一想到人家可能会幸灾乐祸，心里就感到难受。你病了，但在德国生病的不是你一个，我甚至想对你说，你病了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对你父亲说过好几次，你的身子骨不太结实，不知道你能否经受得住德国生活的考验，听说那里的饭菜使人受不了，天气也冷得厉害。

“也许他过得很不好。”

“要是不走的话……”他咕哝着说。

你走了，现在你又病了。塞拉菲纳说：

“玛丽亚 您脸色发白 胡安给您写些什么了？”

我没有回答她，急匆匆地上了楼。安赫莱斯吃惊地问：

“妈妈 你怎么了？”

我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何塞·安东尼奥背着书包进来了，他不敢过来亲我。你爸爸站在我的面前。不到四十八岁的人，这时却成了百岁老人，我也变成了老太婆，眨眼之间，我们俩成了不中用的老朽。我们的大儿子，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长着一双活泼的大眼睛、仪表堂堂、精神抖擞的小伙子了，已经不是每天中午带着啤酒味和炸杏仁味吻我的那个年轻人了；你已经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几分钟以前，我在街上看到了你的死亡，它以信的形式，出现在那张无声的、但又在大声疾呼的信笺上。死亡已攫住了一切，因为你在信上谈了你的病情。这病如果结束了你的生命，那么，我们大家也都要活不成了。你爸爸望着在我发烧的手中颤动着的信笺……

……不，你们谁也别来，病会好的。我知道不应该给你们写这样的信。至少不该给你们讲这些事。但是，尽管我什么都不说，只要看看我的笔迹，你们就会发现我生病了。我真希望你们现在就在我的身旁，但你们不要来，我会好的。路易莎在这儿陪我。当然，不是我希望她呆在这儿的时候她都能呆在这儿的，因为她必须到她被雇佣的旅馆里去工作。我的手开始发抖，我的字一直是写得很好的 可现在你们看 我写得……

你爸爸握紧拳头，嘟哝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凝视着他。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一个生命枯竭的，无用的老头了，而是一具无血无肉的骷髅。后来，当我逐渐地辨认出他的正常的面貌和身影时，对他说：

“ 安东尼奥 我得去 胡安快要死了。”

这时，你弟弟这个小鬼跑着下楼，把我的话告诉了塞拉菲纳。塞拉菲纳的嘴特别快，转眼之间，我们家里就挤满了人。商店里的店员、菜市场上的商贩、所有的公寓管理员的太太、售货亭里的那个一面编织袜子一面出售儿童杂志和小玩意儿的女人、工厂里的青年人、所有认识你的和不认识你的或者只见过你面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快要死了，因为这是我说的，是你弟弟何塞·安东尼奥听到的，而他又象突然中了邪那样，疯了似的在全城区乱跑乱嚷把消息传了出去。

他们帮我准备行李。佩比的丈夫拉法埃尔在警察局里有朋友，他设法让他们尽快办好了我的护照，就这样，我到了这儿。我在火车上一直唠叨着你。我遇见了一些也要出境的女人，她们是想到法国去工作的姑娘。我心里痛苦万分，姑娘们却非常快活。也许因为她们人多，所以唱个不停，后来又跟小伙子们合在一起，一边唱，一边喝着他们小酒囊里盛的酒。后来我转了车，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上了另一列车，我看不见那些似乎想在歌曲和酒中寻求暂时欢乐的青年男女了，于是我想，也许在你来德国的时候，一路上也唱个不停，因为安赫尔和你都是性格愉快的人。你们也许和其他青年人呆在一起，象那些姑娘和小伙子一样欢乐地唱着旧的和新的西班牙歌曲。

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怎么可能一切都变了呢？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

从来都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所以常常感到很多事情总是跟我拧着。如果象大家说的那样，一切都要听从上帝的安排，那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我知道你在遥远的、寒冷的和陌生的外国异乡得了重病呢，为什么会允许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呢！

我不能对别人说：我将去看你，将去看望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我回想起我们的生活，你爸爸和我一生中受尽了煎熬。我们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结的婚，我们看着国民军进入马德里。你爸爸是突击队员，所以被他们关进了牢房。当时你刚生下不久。我常常到狱中探望他。那时的生活真是可怕，战争把几年前开始变得欢乐的马德里又变成了一座悲哀的城市。战争时代的悲哀渗入到马路的沥青中和建筑物的混凝土和泥灰中，至今仍然浓郁不散。我为你父亲的生命担忧。有这么一些无耻的告密者，他们毫无根据地肆意告发别人，有的纯粹为了讨好新政权的领导者。当然，历史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有的人为了报复，有的就象前面说的，完全是为了博取新政府的欢心。他们说，某某干过这个或干过那个，于是，那个人就遭到了逮捕。因此，监狱里关满了犯人。

你爸爸是个老实人，但却站到了那个同意实行一些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恶心的事情的政府一边。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大祸临头。你当时体弱多病。我们全家度过了几年困苦的生活，现在，不知又有多少个同样困苦的年月在等待着我们。那时我到什么地方都得带着你，我得带着你

去食品店，去面包店，去煤铺，因为我孤单地住在阿托查车站附近的布埃纳维斯塔街上的一个阁楼上。我每天提心吊胆地打听有关犯人的消息，了解释放了哪些人，提审了哪些人……正象人们常说的，总是放不下这一条心。

我回忆起了我们刚结婚时过的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火车在法国的土地上行驶，它将把我带你临死前所在的地方，而头脑中不时翻腾的回想，又将把我带到我和你爸爸相识的那个小小的省城，带回到我们在那儿度过的距今遥远的岁月中去。战争已经开始，我的父母，即你的外公和外婆胡安和安赫纳已在战争中相继去世了。当时，你父亲很年轻，高高的个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着突击队的制服，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是，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坚强靠山。他到我家里来，这时邻居们开始散播各种关于我的行为的流言蜚语。我不管那一套，我是一个很正派的女孩子。我穿着孝服，经常到墓地去，长时间地坐在我父母的坟堆旁边，为在九泉之下的双亲哭泣。他们多年来一直有病。有一天，飞机把我家的房子几乎炸塌了。也许因此受了刺激，两个人几乎同时离开了人间。那一天，突击队队员和士兵们都来帮助我们。空袭的警报响了，我推着两位老人，叫他们到地窖里去，那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地，但他们却赖在客厅里不愿意走。我们住在市郊，房子很小，但粉刷得雪白。屋旁边有个牲畜栏，养着鸡、兔、猪等家畜。那个牲畜栏被炸成了一个深坑和一堆废墟。离我家不远的公路旁边，就是军营和军需仓库，因

此那儿常常遭到空袭。我父亲有糖尿病，你外婆却害了一辈子的肺病。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他们一生贫困潦倒。你外公是小学教员，因病被迫退休。我原来在师范学校学习，父亲一病，我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希望过些时候能够有机会继续我的学业。但是后来，在我的学习中断期结束前就爆发了战争。我们不相信自己被卷入了这场同胞手足之间的互相残杀，然而，我们确定无疑地被卷入了。城里的小伙子纷纷走上战场，满载着奔赴前线的青年的卡车在大街上奔驰。他们唱着歌，但却浑身战栗，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有几天，大街上枪声不绝，公路上横尸累累。你爸爸那时不在城里，他是以后才被派来的，并且看上了我。起初，我一见他的制服就感到害怕，但后来逐渐克服了这种害怕心理，同时确信他们是在保护我。

你外公下葬的那天，他对我好极了。棺木上盖着共和国的国旗，我默默地祈祷着，他站在我的旁边扶着你的外婆。外婆一滴眼泪也没有，直瞪瞪地望着她老伴躺着的地方，好象不久以前，他俩就商量好了，将在某个遥远的和永恒的地方从新相会。

那几个月里，我流了很多眼泪。虽然我知道，我一个人在家里接受安东尼奥的拜访是不合适的，但我还是非常坦然地这样做了。他从营房给我带来吃的。我还没有动手把畜栏修起来，以便饲养供我自己食用的牲畜，我已失去了对生活的一切幻想，我的眼睛终日沾满了泪水，嘴里诅咒着那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你父亲，换句话说，不久以后将成为

你父亲的那个人，他每天值勤完毕以后就来看我。我不仅对他的来访慢慢地感到了习惯，而且还盼着他来。你外婆活着的时候，尽管她半天不说一句话，我总还有个伴儿。她归天以后，我就一个人守着这所被炸得半塌的房子，孤独和悲伤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经常傍晚时来看我。那时我感到白天是那样的长，黄昏是那样的遥远，好象夜晚永远不会到来了似的。我问自己是否爱上了他，但我不知如何回答。当他呆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到身心愉快，信心十足，似乎一切莫名其妙、忽隐忽现的危险都已排除干净。

一天，我突然感到他搂住了我的腰。我当时全身一震，尽力想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这可能是出于一个从未被男人抚摩过的女人的本能。我背靠着站在厨房的烟囱旁边，当这最初的反应过去以后，我清楚地感觉到，一种美好的和纯洁的东西正在我的心中荡漾。我让他紧紧地搂抱着，我知道那天晚上他不会走了。我又惊又喜，激动得满面通红。

“玛丽亚 咱俩永不分离了。”他说。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我已转过身来，两人面对面，胸贴着胸。我背后的炉火已经奄奄一息。我感到了他紧紧抱着，我的有力的双臂 接着感到了他的亲吻，一次 两次 非常温柔 他的脸贴着我的脸 贴得那么紧 好象嵌入了我的脸中。后来，他轻轻地把我推向卧室。我心里明白，我不是得到了将使我幸福的东西，就是失去了我仅有的有价值的一切。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也默默无言，只觉得疼痛和快乐。我藏在

他的身体下面，微微颤抖着。我感到我和他紧贴在一起了，我感到害怕，又感到忧虑。突然，有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我说：

“ 安东尼奥。”

“ 什么事？”

“ 你要是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而丢下我不管，我就不想活了。”

他凝视着我，说道：

“ 要走咱俩一起走。”

在这之前，他就预感到将被派到别的地方去。果然不出他所料，不久他就被调往别的地区了。

“ 玛丽亚，一旦有了可能，我就来接你，那时我们就结婚。”

“ 我等你一个月。”我对他说。“ 如果一个月之内你不来，以后你就别来找我了，因为你再也找不到我了。 ”

当时 我是一个忧伤、瘦弱、苍白的姑娘 黑色的孝服罩着我的瘦弱的身体，显得有点儿肥大。在等待安东尼奥的消息的时候，我经常到墓地去。后来我知道他正在马德里为我们两人找住的地方。这个消息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在国民军的蹂躏下，马德里已经变成了一座活地狱。国民军在城里到处抢劫，疯狂屠杀，我们很可能在马德里送命的。但是，我们除了搬到马德里去住，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我当时立即动身去找他。安东尼奥到车站来接我，我们俩在月台上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的房子的。”在出车站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害怕到这儿来，可是见了你，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你没有把我忘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我接着说。

他没有抛弃我。几天以后，我们上法院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时我已经怀了你。我们一直担惊受怕，生活很不安宁，当然，我们也有幸福和快乐的时刻。我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有个男人陪伴我，爱我，并且使我怀了孕。

得胜之师的号角刚响过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你那时刚刚出世。我大喊大叫，几乎晕过去。安东尼奥他却十分镇静，临走时吻了我一下，叫我别哭，并说把他抓走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被整整关了两年，而对我来说，这两年犹如两个十分漫长的世纪。这期间，我总有一种不样的预感，也不知去探过多少次监。

当他出狱时，你已经能拉着他的手走路了。你很瘦，营养不良，但很漂亮，两只眼睛又黑又大。我对你爸爸说，你将来会使我们过好日子的。

现在，当你即将过二十五周岁生日的时候，我正在奔向你工作的那个德国城市去看望你，但从你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得知你已经奄奄一息了。

三

我匆匆忙忙地给你写了几句。记得那天我狠狠地骂了你妹妹一顿，我问她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吗，真的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

“那你就抱着那几本杂志不放了？你就不能操点儿心吗 你没见我在哭？”

你爸爸一直低着头，一声不吭，这时却抬起头来说：

“玛丽亚 她才十七岁。”

我没有抬起头来看他，继续写我的信：“……我马上去看你 胡安。六、七天之内，一旦办好了护照 我就动身。我们手头还有几个比塞塔^①，其中一部分是你最近一次给我汇来的，所以我不用向人家借一分钱。我想，我一定能到达你的身边，因为世界上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乘长途游览车去 但是 我喜欢火车 我需要活动活动 在火车的过道上走走，我需要探身窗口，眺望异国他乡的风光，抛洒我的热泪。我很快就会到达你的身边 胡安 勇敢些！”

安赫莱斯搂着我说：

^① 西班牙币名。

“妈妈 我……”

你爸爸问：

“你完了没有？”

“什么事？”我反问道。

他没有回答，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开始在饭厅里踱来踱去。这时来了塞拉菲纳、罗西塔和梅塞德斯。

“我们给你做了一些甜食。”

我当时真的有些激动。她们好象是一些爱说闲话、无忧无虑的女人，常常交叉着手臂，站在马路上谈论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广播小说，从电视机里看到的《星星之夜》或者新近看到的电影。她们站在太阳底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好象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操心似的。她们还相当年轻，其中当了母亲的孩子也不多，丈夫在工厂、作坊或办公室工作，每天都得干八小时以上。胡安，你过去多次称她们为“嚼舌根的女人”我当时虽然责备你 心里却认为你是有道理的。然而，就是这些女人，现在给我带来了蛋糕和鸡蛋卷，让我带到德国去给你。

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要去车站的时候，我反而产生了放弃这趟旅行的念头。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这次旅行吗？

“你真的要去？”你爸爸问。

“你总是提些傻问题。”我嘟哝着说。

“好 那么咱们走吧！”

我不愿意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出来给我送行，

也不让左邻右舍这样做，但何塞·安东尼奥还是下楼来了。我紧紧地搂抱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连叫他乖乖地呆在佩德罗的酒吧间里这样的嘱咐话都没有说出口，否则，他们就会看到我的眼泪了。安赫莱斯呆在佩比家里。佩比和她的丈夫拉法埃尔不止一次地请我放心，说他们会照顾你的弟弟和妹妹的。

陪我到火车站去的只有你爸爸一个人。多几个人送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等着你很快来信 还有……”

“什么也别说了。”我打断他说。

火车开动了。他在月台上朝我挥动着手帕。我一个人没有看见，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后来，我问自己怎么会有勇气一个人到这儿来的。我希望来到你的身边，但也不愿意撇下他们不管。我们做母亲的总是愿意把自己劈成几片，把最好的部分分给自己的子女和丈夫。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你知道，你爸爸是个头脑冷静、不爱说话的人。他吃过很多苦，为生活中的不幸而流干了眼泪，他总是那样镇静自若地对待一切，尽管在他那双疲惫的眼睛里，有时也能看到愤恨的火星。如今，他在那儿盼望我们的消息。我来的时候 他对我说：“如果他还能写信的话……”看到象我这样的女人独自出门远行，而象他那样的男子汉却留在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会觉得奇怪的。然而，当时我的勇气比他的大，再说，在过去许多特定的困难时刻，都是由我来打开前进道路上的缺口的。这并不是说，你父亲是个无能之辈，

而是因为每当遇上这样的困难时刻，他总是已经疲惫不堪了。

他希望由你给他写信，或至少由你写一部分。但事与愿违，是我一个人拿起笔先起草了一份电报，后又写了一封长信……

你希望我说些什么？安东尼奥，我能对你讲些什么呢？这里发生的一切叫我怎么对你说呢？也许她真心爱他，但是，象现在这样闭着眼睛，她看都不敢看。胡安死了。胡安太虚弱了，他既吃得少，又吃得差，每天晚上和那个永不满足的女人睡觉。他的烟瘾很大，很少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天他吐了很多血，他的一叶肺完全烂掉了，但她不愿意送他到医院去。他们住在离他工厂不远的一间矮小的木头房子里，许多工人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有的是夫妇同居，其中有的是不合法的姘居，有的是收到老婆和孩子的信后心情激动的成年男子，有的是想积攒几个马克的青年小伙子。由于工作的劳累和质量粗劣的饭菜，他们慢慢地开始酗酒，每星期六，他们都象本地的德国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这些德国人我见了就生气，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甚至西班牙人，包括在这里做工的和家里什么也不缺因而没有必要离乡背井到德国来工作的西班牙人，都要对我们的胡安的死负责。我们的儿子是在胜利的军队的号角响彻西班牙的每一座城市的时候出生的，而现在，他已经不能拿起笔给你们写信了。她现在不在我这儿，或许她也在为办理使我能尽快把我们的儿子从这里运走的有关证件而忙碌，或许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干，独自和她的小孩在一起。这小孩我也想把他带走。安东尼奥，是我在给你们写信，眼泪浸湿了信纸，然而说实话，我几乎没有怎么

哭过。我还是很坚强的，我的枯萎的身体还很结实。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能够经受住这一切的。我现在呆在一间白色的小房间里，隔壁就是我们的儿子静静地躺着的太平间。这些就是我要告诉你和孩子们，以及关心我们的邻居们的消息。你必须到西班牙边境来接我，我需要钱。我带着这件运往坟墓的心爱的行李能直达祖国的边境，但不能跨越那条线。你赶快弄了钱到洪克拉去，我将乘一辆货车到达那里。这儿的人说话我一点也不懂，但我慢慢地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胡安生前的两个朋友和他的工友们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一下班就到我这儿来。安赫尔本来可以帮我办好多事，但他不在杜塞尔多夫，他早已到斯图加特去了。他对同伴们说，他对这儿的劳动条件感到了厌烦。到这儿来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工作的，即使是通过官方机构来的人也不例外。他是在路易莎到此不久离开工厂的。当时胡安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也许他知道我们的儿子想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才走的。我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已经给他去了电报，但不知他会不会来。总之，我大概很快就能离开这里，因为大家正在为我奔走，好让我早日动身……

我不知道家里收到信后会出什么事。信写得很长，而且不加任何掩饰。事后我觉得，写这样的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要求我保持镇静，要求我采取相当冷静的态度。我不得不把一切都告诉他们，这是很难受的事。收到信以后，你爸爸或许还能保持一定的镇静，因为他一生中已经受过无数的打击，可是两个小的……毫无疑问，姐弟俩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另一个大城市。

定会哭的。我现在还不能解释自己怎么能比较平静地守在你的身边。事实上，我在这所医院里曾到处大声叫嚷，好几次晕倒在地上，衣服都弄脏了，以致医生不得不把我隔离起来。你睁大着眼睛躺在那儿，虽然还没有断气，但已不能和我说话了。看到你这样，我浑身打颤，心里痛得象刀割一样。我叫喊着一直冲到马路上。他们给我吃镇静剂和安眠药，以便让我能休息片刻。当我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时，你已经闭上了眼睛。尽管我预感到将会痛哭不止，但当时我却没有哭，只是心里痛得难受。内心的痛苦憋得我哭不出来了。我想到了留在家里的亲人，想到了邻居，想到了他们收到噩耗时的情况。我还特别想到了那些不用离开西班牙，也不用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的人，因为他们一切都称心如意，有好的工作，一向生活富裕。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用不着象你们这样远离祖国去受苦受累，却以嘲笑和讽刺的口吻侈谈你们在这儿过得如何如何的好。这些笨蛋懂得什么呢？我想到了所有这些人，先是恨，后又感到伤心。我想到了那些当老板的西班牙人，想到了工会，想到了移民局；我还想起了你渴望挣比在塞夫里安修配厂更多的钱。向恩卡娜表明你对她的爱情和你将永远离开路易莎的决心并不是你来德国的唯一目的，因为只要你稍加努力，就是留在西班牙，这些也是办得到的。同时，也不是由于朋友们的一个玩笑促使你来德国的。你那时好象疯了，什么都不顾了。我还记得，你曾多次跟你父亲谈你的工作，你们还谈到了西班牙和德国，谈到了工资、比塞塔和马克……你好

象很着急，希望能到国外去寻找较好的生活，但你父亲却并不鼓励你这样做。他一向是个相当安分守己的人，当过突击队队员 坐过牢 后来就象被压塌了似的 心灰意懒 愁眉苦脸，一切听从我的安排。为了活下去，我们搞黑市买卖。因为他老弱多病，所以我跑外，由他慢慢地把我跑来的货转到各家小店或市场上去出售。我们在马德里如此窘迫地生活了很多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艰难困苦、担惊受怕的日子。后来，我回到了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因为战争以前，我一直满怀希望地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在你的外祖父母的破屋里，我接受了你父亲的爱情，他在我的身体内播下了孕育你的种子。

你父亲已经失去了赚钱的欲望，因此他问你为什么一定要走。

“你说呀 胡安。”

“爸爸，你认为我在修配厂里挣的钱就够安家成亲了吗？”你对他说。

我们知道，你不愿意跟丈母娘住在一起。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还说，每一个西班牙的劳动者不用每天干十二小时就能安家成亲的日子已经到来了。这话我也觉得不错。你不愿意从早到晚钻在车间里干活，或者象有的人那样一天跑两个地方干活，你情愿到国外去，这也是大部分工资低，家庭生活困难而又不满足于现状的工人决心走的路。

“到国外去？”你爸爸说。

“那有什么！只要艰苦一点，就能积攒一些钱。其他人

都能干 为什么我就不能干？”

你父亲不想再说了，他的眼睛这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安赫莱斯拿着一幅画错了的画——我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画——走来问你爸爸，他不理她。安赫莱斯刚从美术馆回来，不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事 因而问你爸爸“怎么啦”。他望着窗子不说话，我叫她别缠着你爸爸。过了一会儿，他说：

“应该感到羞耻……”

他攥紧拳头在厨房的案板上打了一拳。

你们谁都不吭声，还是我打圆场：

“行啦 现在吃饭吧。要是你们想谈 就谈些别的事 这四、五天来没完没了地总谈到德国去这件烦人的事。”

你后来又谈到了路易莎。我们知道你在这件事上走得有多远了，你爸爸说：

“瞧 又杀出来一个。”

他没有多说什么。他跟我一样很生气，但同时我们也的确不能对你太严厉了。我们本来应该及时教导你，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也许是因为实际上你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爸爸和你一起上酒吧间，一些爱管闲事的冒失鬼当着你的面，笑着谈论路易莎和你的暧昧关系。你爸爸都听见了，但并不制止你们谈这些事，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拿着小勺搅他的咖啡，让糖尽快溶解。胡安，你父亲几乎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是全区最勇敢、最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你的容貌举止，无一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你在工厂里干活出色，十八岁就有了未婚妻，等到二十几岁快要结婚的时

候 你又不爱这个 ,也不爱那个 却偏偏和一个身材苗条、模样俊俏、旺盛的欲火能够把最强壮的男子烧毁的三十岁的有夫之妇搞在一起。

有两件事促使你要走，而两件事你都是有道理的。你想挣更多的钱，想过一切辛勤劳动的人应有的比较体面的生活 同时 你想跟恩卡娜讲和 你想向她表明 你具有一般人的感情，路易莎你不感兴趣，你爱的是她——你的未婚妻。因此，唉……如果你要走……我们能坚决反对吗？我认为不能。两个十分有力的理由驱使你离开西班牙，我们应该理解你，支持你。

后来，你瞧……路易莎来了……为什么要专门谈这些呢……你一个马克都没有积攒起来，却毁坏了身体，最后送了命，死的时候几乎是孤单单的一个人。胡安，我要把这一令人痛心的死亡加到一切喜笑颜开的人的头上，加到一切夸耀豪华富贵的人的头上，加到一切生活富裕，因而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挣扎的人的头上。

四

有时候我想，不管怎么样，上帝赐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的确已经衰老了，我不象四十八岁，而象一个至少有五十五岁的人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风流的女人，长得又不漂亮。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两个病人中间度过的，他们不仅不让我梳妆打扮，有时还使我生活得很不痛快。诚然，我也有充满幻想的时刻，就是我在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那时我爸爸还在工作，你外婆虽然体弱，但还算健康，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变成了一具活僵尸。我长得又高又瘦，举止严肃，交往很少，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都不愿理我。我几乎没有参加过舞会，也没有象别的女孩子那样纵情欢乐过。我显得很虚弱。后来，我认识了你父亲，尽管那是在战争年代，我还是尝到了幸福的滋味。但是，这幸福的味儿总是与痛苦和悲伤联系在一起，也许我一生下来痛苦和悲伤就附到我的身上了。

我这个瘦弱的身体后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你已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了，胡安，那些年我们过的是些什么日子啊！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它。为探望你的父亲，我不知去过多少次监狱！为买东西，我在商店，面包店和煤铺的门口不知排过多少次队！为找工作，我不知受过多少侮辱……

这一切直至我到希门内斯·罗纳先生家当佣人时才结束。希门内斯·罗纳夫妇是安达卢西亚人，很有钱。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从国外回来了，他们在阿圭列斯区有一幢住宅。我每天带着你早出晚归，象骡马一样在他们家干活。从那以后，我再不用为每天的粮食去排队了，老爷、太太管我们的午饭，我还经常把吃剩下的带回家当晚饭，甚至还能带一些给你在牢里的爸爸。那位太太待我很好。她象所有的富人一样，喜欢别人恭维她，尊敬她，甚至崇拜她，她希望我和在她家干活的所有的小丫头们都喜欢她。相反，她丈夫连瞧我们一眼都不愿意，当然，年轻的姑娘他也是喜欢的。当她们扭动着健美的身体来回走动时，他总是不停地膘着瞧她们。他是一个高个儿，红红的脸膛，经常到他的科尔多瓦农场去，对太太似乎很不忠诚。我看他们是很有影响的人，所以恳求他们帮忙，让你那无缘无故被关在牢里的父亲尽快出来。他们答应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我。我当时一直在考虑你爸爸到底有多大的罪。

他是给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并把有钱人拉到公路上去的民兵开汽车的。他是否手里也拿过枪？这我一直没敢问，而且，既然我是了解他的，再问他这样的问题就显得荒谬了。他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从来没有主动干过一件坏事，否则，他早就会象其他人一样搞到房子、汽车和其他一切想要的东西了。不管是他，还是我，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状况。直到敌人的飞机开始在马德里上空盘旋，国民军的大炮开始从郊外向城里开炮以前，

我们的小阁楼一直充满了幸福家庭的温暖，因此，我从没有担心过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会遭到麻烦。然而，根据你爸爸的看法，他的被捕是合情合理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首先，他参加突击队是自愿的，因为当时他完全有机会同其他人一起去投奔国民军，但他没有这样做；其次，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他是给人民阵线办事的，因此，他的身份不仅是左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红色分子。由于上述原因，如果他一旦遭到逮捕，他们就会审判他，可能把他关几个月，甚至几年，或者……这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因素。

我一直害怕地等待着对他的判决，比等待自己的死刑还害怕。希门内斯·罗纳夫妇为你父亲进行了活动，所以不久我就知道他没有危险了，但得“坐几个月的牢”。然而，把他被捕以后的每个使我焦急不安的时刻都算在内，几个月却变成了二十四个月零十三天。

我去探望他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起“我的东家”老爷和太太，希望他能说一句叫我替他道谢的话，但他除了说一声“好”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表示了。他出狱以后，我建议我们一起去拜访希门内斯夫妇，可他不愿意去。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没有兴趣，说他很累，想过些时候再去。我们始终没有去，相反，我却离开了他们的家，那是你父亲要求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说，他不愿意我在外面工作，说我的职责是照顾你和他。我很伤心，为了让你的父亲尽快回到我的身边，希门内斯·罗纳老爷和太太给了我们无代价的帮助。因为在那个时候，一纸起诉书就能断送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开始了新的艰苦的生活年代。我常常想念着阿圭列斯区的那所住宅里的主人给过我们的面包、罐头、肉和牛奶。你父亲瘦得厉害，虽然他不吭声，但看得出来，胃病正在折磨着他。我问他怎么办，他却好象心不在焉，没有听见我说似的。他成天沉思默想，好象他身上的全部青春活力，乃至生活的愿望一下子都已丧失，从此他除了瞪着忧伤的眼睛环顾四周外，别的什么都不想干了。我问他是不是找个工作做做，他却说等等再说。见他如此忧伤，我真感到害怕，我想也许他心里充满了仇恨，可能会跟其他获释的狱友或过去的民兵拉扯到一起，或者跑去参加抵抗运动。当时人们对于这支躲在大山里面并不断出来袭击公路的叛乱武装，在私下谈论得很多。因此，在我的头脑里不断翻腾着这样的想法：应该提醒他放明智点儿。

“你应该为我们的孩子着想。”我说。

他惊奇地瞧着我问：

“你说我应该为他干些什么呢？”

“放明智点儿 就是这个 什么也别想 不要想那些会使我们更加不幸的事儿，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

他对我微微笑了一下，用他那又瘦又长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脸。突然，他对我说：

“胡安不会是个独生子 我们还要生个女儿。”

以前他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将来也许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但我当时觉得这些都是遥远的和不可实现的幻想。分离了两年以后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的那天晚上，

我一面整理床铺，把希门内斯·罗纳太太早先送给我的几乎还是新的床单铺在上面，一面有些想入非非。然而，我已经不是一个情欲容易冲动的女人了。其原因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后来我想一定是由于操心过度，尤其是担心他会离开我们的缘故。这使我变得与他疏远了，确切地说，使我与他那时的欲望疏远了。我听着他那急促的呼吸，心里感到高兴。我替他高兴，也替自己高兴，因为我还能满足他重新占有我的欲望。后来，他竟然对我说，我们将生个女儿。这句话又引起了我的幻想，我一次又一次地望着那个你幸福地在里面睡觉的破摇篮。我不愿让渺茫的前途把我们弄得焦虑不安，我希望能和你父亲躺在人家送给我的洁净的床单上纵情欢乐，哪怕是一个晚上也好。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不知道他是否想到山里去，不知道他是否想跟他的那些正在密谋举事的老同志取得联系。

一天晚上，你父亲对我说，他要出去工作了，说他一直在找事做，现在，通过一位老朋友的介绍，总算在一个框架线脚车间找到了工作。我太高兴了，我含着兴奋的热泪对他说：“那你真的不走了，真的不想报仇了，不想……”他不让我再说下去，他先笑了笑，接着平静地对我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我望着他，我的经常被眼泪湿润的眼睛，这时却闪烁着巨大欢乐的光芒。我们吃过非常简单的晚饭（我们穷得只能这样）以后，就上床了。我感到如同腾云驾雾，飞到了不知什么遥远的洞天美境，在那儿梦想都变成了现实。我贴着他的身子，低声哼着；他感到我年轻有力，充满了

生机 我浑身全是爱。遍体都是情，象几年前第一次同房时那样，两个人的身体再一次有节奏地融合在一起了。

然而，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值得庆贺的喜讯。首先，我没有怀孕。按理来说，这应该使我们感到高兴，因为根据我们的状况，多一张嘴吃饭确实是很不应该的，可我们却象失去了生活的源泉那样感到悲伤，甚至比这还要厉害。我们只好忍受着，因为任何事情都不能强求。我想，凡事都有天意，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至于工作，我们想了各种门路，跑了很多地方，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很着急，因为框架线脚车间是个快要破产倒闭的企业。你爸爸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就不干了，连工钱也没拿到。他对我说：“老板可高兴呢。”他走了好多地方，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去当小工。那儿工资低 工作又累。恰恰在那个时候 他的‘轻度’胃溃疡病让我发觉了 我应该更好地照顾他。“怎么照顾他呢？”我心里想。我对他说，最好还是让我到阿圭列斯去当佣人吧，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他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们的生活就有指望了。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天快黑了。他拖着那双走遍了马德里城已经磨破了的麻布鞋，十分疲劳地回到了家里。我们在商店里，面包店里，煤铺里都欠了账，房租也没有付，而且祸不单行，你又得了倒霉的痢疾。痢疾象吸人血，吃人肉的恶魔，在那热死人的夏天，把你折磨得不象个人样。我感到绝望，感到走投无路。你爸爸闷声不响地低

着头坐在椅子上。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向卧室，晚饭也没吃就上床了。我那时很可怜他，心里很难过，比见他被关在监狱的铁窗里时的心情还要难受。但后来我又感到愤恨，他情愿看着我们饿死，却不同意我到有钱人家去当佣人，帮人家洗盘子和擦地板。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好点儿的工作做呢？我提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只有持有过硬的保证书的人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在那些年头，想找个可靠的保证人实在太困难了。首先，你不能找那些原来保过你的人；其次，怨恨和敌视似乎还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有人不但不说别人的好话，反而说人家如何如何的可疑，好象这样他就立了什么大功和找到了什么快乐似的，然而，这么一来，本来就很难办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事情你爸爸都不愿意让我去求人。他说，他会找到工作的，不管什么他都能干，实在找不到的时候，他还可以回建筑工地去当小工。我见他和衣躺在床上，就央求他起来吃晚饭。他直瞪瞪地瞧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这时我才看见，他的眼睛已湿润了。胡安 你爸爸在哭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他哭过。我伸手去抚摩他的头发，他却粗暴地把我推到了一边。我惊讶地望着他说：

“你怎么啦？干嘛要对我这样？”

我气极了，开始责备他，我的话象连珠炮似的，又急又快。我说我们从未忘记过他，总是听他的，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东西省下来带给他吃，而现在，见他那样的虚弱，我才

不让他到那种会加重他的病情的地方去工作，自己却准备到有钱人家去洗盘子，擦地板，洗烫衣服，干人家吩咐我做的一切工作。他的两只干瘦的手颤抖着，捧着脑袋。他大吼了一声 叫我住口。

“住口！”接着又说：“你别给我去丢脸了。”

这是我们俩之间第一次精神上的裂痕。我们谁都不说话了。我听见他在哭泣，这是从他的瘦骨嶙峋的胸膛中迸发出来的沙哑而又辛酸的哭声。我跪倒在他的面前，用颤抖的双手抱住他的腿。我紧紧地抱着，吻着，请他平静下来，求他别哭。跟他一样，我的心也都碎了，常年积聚下来的苦水，这时一下子从已经发红了的眼睛里倾泻了出来。你拉着我的裙子也开始哭起来了，因此，有人叫门我们都没有听见。如果永远听不见那些敲门声该有多好啊！因为好几年来，我一听见有人敲门，就吓得心里怦怦直跳。是谁呢？谁会来呢？我又提出了跟以往几次一样的问题，而且总是往坏处想。你父亲却无动于衷，啥也不说。我火得要命，大声嚷嚷，叫你别出声。我朝着屋门走去，心跳得很厉害，好象突然有双冰凉的，看不见的手企图把它从我的胆怯的胸膛里掏走似的。我用灰布围巾擦了擦眼泪，拉开了门。敲门的人正在下楼。我松了口气，虽然紧张的心情没有完全消除，但感到稍稍的轻松了一些。

“安塞尔莫 是您吗？”

公寓管理员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说：

“这你知道 付款凭单。”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给我吧。”最后我轻声地说。

我接过凭单，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我看了看上面的数字，数目不大，但是，当口袋里空无分文的时候，这小小的数目也就变大了，变成天文数字了。我向他摊开两手说：

“请您宽限到明天晚上吧。”

管理员接过凭单，连“晚安”也没对我说一声就转身下楼去了，嘴里还不停地嘟哝着什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好象担心一失手，门会“砰”一声巨响，惊动别人。尽管我又不能具体地知道会惊动谁。我心想，第二天的这个时候，我将带着钱从阿圭列斯区的那幢住宅回到家里，我将请求预支我的工钱，这样我将把刚才的那笔账和其他的欠款付清，再买点儿东西做些好吃的，哪怕这样过一天也是好的。这个想法给我增添了力量，我还差一点儿告诉了安东尼奥，但最后我还是没有说。他从床上坐了起来，你也不哭了，你把睡在床上的猫抱在怀里逗着玩。我开始准备晚餐，一会儿以后，我就叫你们：

“安东尼奥，你吃吗？喂，胡安，咱们今天吃这个！”

所谓“这个”就是两个煮鸡蛋，数量不多的西红柿，外加几滴香油和几片蒜。

你爸爸说：

“咱们吃吧！”

我很高兴，心里也比较平静了。他在饭桌旁边坐下来，下来的时候问我：

“是管理员吗？”

“明天我们付给他。”我说。

我们默默地吃着，再没说什么。你一面吃，一面望着那只猫，它又爬到椅子上去了。晚饭以后，你爸爸让你坐在他的膝盖上，对你说：

“胡安，快点长大吧。”

我洗着盘子，感到浑身都是劲，心中充满了希望。虽然我们平时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但从未失去信心，相信我们的生活在明天，后天，或者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我想着第二天的事，确信你父亲不会反对我的决定。这时水龙头往水槽里放水的单调流水声，传进我那双饱受惊恐的可怜的耳朵里，竟然变成了一支轻松优美、充满希望的乐曲。

五

胡安，我要把你带走，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本想把你活着带走，让你在家里养病，或到一所好的疗养院去治疗。西班牙的山里有许多疗养院。我一直在想，除了我，就不会有别的女人留在你的身边照顾你了；我也曾经想过，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路易莎能抛弃她的家到你这儿来，就说明她真的喜欢你，说明她真心实意地爱你。但是不管是路易莎还是已经不再理睬我们的恩卡娜，她们都不会到你身边来了，只有我会照顾你，我将日日夜夜守在你的床头，虽然这使我不得不离开你的父亲和弟妹。你是我的胡安，我的和蔼可亲的疯孩子。你一直跟随着我，跟我一起到别人家里去当佣人，跟随着我走遍了曼查地区的村镇，从那儿带回面粉，再由你爸爸拿到市场和商店去出售，这就是你的童年生活。

但是 我不能把你活着带回去了 你已经死了 可是 死了我还是要把你带走的。我问我自己：“我怎么能呆在你的身边这么冷静地思考问题呢？”如果不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困苦中煎熬，或许现在我就不会这样镇静自若了。胡安，生活无情地折磨了我，但也磨练了我，我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因此能忍受自从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以来的这

些可怕的日子。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同生活搏斗，受过无数的苦难，使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

有人进屋来了。他们来干什么呢？是你的那两个朋友吗？为了使我能尽快地离开这里，他们出外办理手续去了。但是，进屋来的不是他们，而是医院里的护士，他们又抬来了一具尸体。他也是西班牙人吗？也许是意大利人？我们为这样的大规模的移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他们把死尸扔在那里就走了。也可能是德国人吧！德国人可以死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能够得到亲人们的照顾，可以躺在有暖气的家里等待死神的降临。德国人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一切都有保障，工资很高，而你们在这里的生活却既无规律，又不安定，总是乱七八糟。安赫尔也给我们写过信，但不管是你，还是他，你们谁也没说真话。说什么住房很好，全是扯谎！屋子里有的是臭虫、虱子和耗子；还有一些肮脏下流的人跟你们住在一起，这些人离开他们的故乡时都不知道什么叫文明。我甚至不明白路易莎怎么会跟你一起住在这样的鬼地方的。当然，你不是唯一的例子，其他一些人的状况也跟你一样，他们也成双成对地住在一起，女人上班的时候，就把小孩寄放在幼儿园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时刻都在想念自己的城市和村庄，希望能回到那儿去购买一所房子，办一个作坊或者开个店铺。你们在这儿的生活是临时性的，但是，痛苦、疾病和死亡也逼近了你们这些在此过临时性生活的人，把你们赶向医院，编上号码，变成某号病房和某号病床的病人。在那儿，你们听不到父母、兄弟和姊妹

的脚步声；在那儿，许多人也象你一样已经永远留在背信弃义的死神的怀抱里了。死神跳过富裕人家的住宅，偏偏抓住了你们这些可怜的穷苦人。

他们点燃了几支蜡烛。我不断地给油灯添油，小油灯照亮了你的僵直不动的躯体，照亮了你躺着的那张长桌。路易莎她不会来了。今儿晚上我一定会做恶梦：我将梦见我们的故乡，我们家旁边的街道，将梦见你的父亲和弟妹，我将听不到他们的笑声，而将看见他们躲着灯光和兴高采烈的人群，缩在墙角里哭泣；我将梦见佩德罗的酒吧间，在那儿，看不见无忧无虑的男人，听不到他们的话语和笑声，只有幽灵在魔力的驱使下跳跃。我预感到要做恶梦，这一切已开始在我的头脑中翻腾。哎呀！他们给我送吃的来了，他们在对我说话，但我什么也听不懂。噢，现在我懂了，尽管还不甚明白。是一个女护士在跟我说话。我们已经将一切准备妥当，明天动身。她呢？她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她已经来了，也许她已经在那儿呆了老半天了。我见她怀里抱着小胡安，盯着你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大声叫她，告诉她我也要把小孩带走，可她把小胡安抱得更紧了。我现在已经望不见她了，她从灯光暗淡的走廊里跑出去了。墙壁上写的那几个大字大概是“肃静”吧，但是我可以叫嚷，因为我不认识那些字，这些规定对我不顶用。你死了，胡安，但我一定要把你带走……为什么你死了呢？为什么你每天晚上和那个女人睡觉呢？为什么你要让你的肺都烂掉呢？过去我总是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胡安，牛奶里要不要给你

“ 打一个鸡蛋？” “ 不喝一点热的不能上床睡觉 胡安。” “ 为什么你这么晚才回来？” “ 你怎么说恩卡娜的母亲在……？” “ 你现在听不见我的话了。她可能会留在这儿的，我说的是路易莎。那么，你的儿子呢？交给我吧。我还年轻 他就是你自己的再生，我多么希望再有你这么个孩子，希望你还能活着。你父亲在等待我们的消息，他可能受不了了。二十多年来，胃溃疡一直在折磨着他。应该动手术治疗，可是他害怕，他什么都怕，经过了那些恐慌不安的日子，我觉得他现在什么都害怕。他要我让你给他写信，哪怕只写几行都行。我不知道他看了我的信后会怎么样。要是路易莎这时候来就好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也会害怕。那边有我的一个房间，但我根本不想睡。难道她们认为我能安睡吗？这些高个子 金头发 神情冷漠 富于男子气的女护士 对我们西班牙的母亲是怎么看的呢？她们之中有的人是否也有子女呢？这些有子女的女人难道不知道为了挣几个钱来养活骨瘦如柴的子女而不得不参加工作是怎么回事吗？她们是否知道失去儿子又是什么滋味呢？”

“ 该死的！我不想活了。万恶的世界！我要咒骂一切，咒骂所有的人。路易莎……是她害了你，是西班牙的穷人和富人一起害了你。你们为什么按住我？你们送到我嘴边的是些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喝。那两个小伙子回来了吗？是安赫尔吗？他怎么这时候才来？胡安，你瞧！安赫尔来了。”

“ 过来 孩子。安赫尔 你过来。我现在哭了 是你使我

哭的。我的胡安，他为什么死了呢？安赫尔，你应该阻止他把她留下来。她爱他吗？这是不合法的，也许这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按理说，你应该告诉他，一切到此结束，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

胡安，安赫尔在这儿。他夏天将回西班牙去休假。也许他不会去看我们（“因为他害怕见了我以后会……”），所以我什么也不会对他说，什么也不说。我们会理解他的，他现在就在这儿，抚摩着盖在你身上的床单。你们俩是好朋友，有好几次在你的来信中附着他给我们的信……

……我们很好，我们会积攒起钱来的。我认为胡安会跟恩卡娜和好的。我这次回去后要找个好姑娘，这样，等我有了相当的“积蓄”以后，我也是要结婚的。这里的生活很单调，我们实在烦透了。因为一方面，我们几乎总是两头见不到太阳，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思念我们的西班牙，酒吧间和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那儿的一切事和人我们都还记得……

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你还是听不见他的哭泣的好。他现在正在朝我这边走来，并坐到我的身边。路易莎呢？她现在来干什么呢？过一会儿又要干什么呢？她也许象疯子一样在那些寒冷的街道上游逛？她非常爱你吗？然而，又有谁不爱你呢？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全区的人一定都会轰动起来的。那将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场面。尽管大部分送葬的人都将关心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谈论足球，斗牛，将要购买的汽车，女人……但我不会去咒骂他们中的任何

人的。

安赫尔平静下来了。他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我要告诉他母亲，自从他来到医院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我，一直跟我们一起，什么事都帮我做，就象我的亲生儿子似的。他现在望着我说：

“ 您瞧 玛丽亚太太……我们俩是一起来的 可是…… ”

我求他别说了，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哭，我要等到将来每星期下午一个人去墓地看你的时候再哭。我们也许明天就能动身了，我要把你带走，让你躺在离我们大家很近的地方，让你的墓碑上永远摆着鲜花。我将请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上如下的字样：“赴德国劳工胡安·马蒂内斯·布迪尔之墓，死于杜塞尔多夫医院，终年二十五岁。你的父母和弟妹…… ”

为什么要把我们往屋外推呢？对了，他们想叫我们吃点儿东西。安赫尔在跟一个男护士说话。这儿的话他能听懂一点儿吗？我一句话也学不会，我就是永远住在这儿，也学不会“早安”“再见”“您好”这样简单的话。我到这儿来是学习有关痛苦的新课程的，我平静地坐在你的身边，努力想掌握这门新课程，虽然有时候感到非常艰苦，非常困难，以致于使我离开座位 在走廊里奔跑 叫喊 说这不是真的 这不可能，没有权利……直到有人把我按住，不知给我吃了些什么药物，才使我不再叫喊，使我的沸腾的热血得以平静下来。

六

佩比和她的丈夫拉法埃尔可能都上咱们家去了。拉法埃尔曾非常热心地为我能早日拿到护照而奔走。安赫莱斯可能哭了，你爸爸可能手里拿着信，呆呆地对谁也不看一眼。消息会很快传遍整个城区。在佩德罗的酒吧里喝苦艾酒或咖啡的男人将互相询问出了什么事，随后又将惊讶地说：胡安已经死了，这怎么可能呢！接着，他们就会谈论起你来，同时也会谈论路易莎。你父亲可能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了。拉法埃尔可能会自告奋勇地帮助你父亲。他会去跟谁借钱呢？向开酒吧的佩德罗借吗？还是向承包商莫拉加借呢？他会到边境上来接我吗？

你父亲的精力已经渐渐地耗尽了。每当他变得意志消沉、失去希望的时候，总是我使他重新振作起来，这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但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仿佛看见他坐在厨房里，眼睛盯着那张破旧的漆布面的桌子，没有一滴眼泪，但十分悲痛，十分沮丧，又一次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他又遭到了一次残酷的打击；我仿佛见到他又回到了那些意志消沉的岁月，回到了那些萎靡不振的夜晚。记得每天晚上总是等你先睡下以后，我和你爸爸两人才开始默默地吃晚饭。晚饭是用从广场那儿拣来的东西做的（我经常

给你单独做一个法国饼子或弄一小块肉和一碟汤），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幻想着“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明天”你可能会吃闭门羹，你想去寻求工作的人家可能关着门，主人不在家，于是，你就只好改变方向，走向菜市场，因为在那儿，你总能拣些破烂货，还可以去帮别人卸货。那时，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想到一些处于绝望境况下的女人，她们的身子是洁净的和健康的，但是为了几个钱，她们被迫走向卖身的地方，等她们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她们的面容已经变了，她们的身子已不再是洁净的了，从此，她们将被迫日复一日地，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她们已被玷污的肉体。永远消除不了的疲劳和新的绝望的处境使她们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是这样，一切都应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我走到一家门口，不巧锁着门，于是我只好转身走向菜市场。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我决不能走那条路啊！而且，即便我想走那条路也可能走不通，因为卖身的人实在太多了，而我的身子已经毫无竞争力了。

你爸爸变得沉默寡言，我们上床时几乎谁都不看谁。给你生个妹妹的幻想已彻底破灭，热烈相爱的夜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子宫好象已经干涸了。我睡眠很不好，睡得很少，又不踏实，他也一样，总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有一天晚上，我几乎整夜没合眼，全身酸痛得好象被人狠揍了一顿似的。大清早我就下了楼，进了管理员的屋子。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安塞尔莫先生还在睡觉，他是一家工厂的巡夜工。纳西萨太太接待了我，她总是冷冰冰的，对什么都显得无动于衷，没精打采。

“您是来交房租的吗？”她问。

“不，太太。”我回答说。

一听我的回答，她马上转过身去，专心致志地用沙锅煮起她的牛奶来了。牛奶散发出来的气味把我从未填饱过的肚子上的陈年的饥饿勾了起来。

“那么……？”她背对着我问。

“您能帮我的忙，纳西萨太太。您在区里认识的人多，请您给我介绍一家能雇佣我的人家。”

“我？我认识……？对，我的确认识很多人，但是……”

我看不见她的脸。煮沸的牛奶这时直往上冒。她赶快把奶锅从炉子上端下来，一面吹着快要溢出锅外的犹如雪海中柔和的波浪一样的白沫。我瞧着她把牛奶过滤了一遍，然后倒入一只杯子里，又拿起另一只盛着已经过滤好的咖啡的沙锅，把咖啡注入牛奶杯里。旁边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几样糕点。就这样，她站着开始用起早点来了。她一边吃，一边很不耐烦地跟我说着话，一字一句都好象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胡安，我当时想到了你和你的父亲，我真想把那一大杯牛奶咖啡和那盘糕点抢回家。我目不转睛地瞧着杯子和盘子，心里又妒忌、又羡慕，不由自主地舔起了嘴唇：一种非常强烈的食欲感攫住了我的心。我想，纳西萨太太可

能是通过某个女邻居的介绍，从一个合作商店那儿弄到牛奶、咖啡和白糖的。我的两只眼睛不是盯着杯子和盘子，就是望着那个女人的嘴巴。她那只剩几个牙齿的嘴巴飞快地咀嚼着，发出很大的响声。她吃的和喝的好象都是违禁品，只能神不知鬼不觉，一个人偷偷地吃。我移动我的视线，对她说：

“那好吧，如果您不能帮我什么忙的话……”

于是她转过脸来，看着我，说：

“等一等。”她说，接着又问：“您为什么不到二层左门去？卡门太太正想找个女孩子，也许她能雇佣您。”

我高兴极了，高兴得真想拥抱纳西萨太太。

“您认为……？”我低声问。

“您去试试嘛。”她说。

卡门太太是位新邻居。战争一结束，原来住在那套房子里的房客就搬走了。他们是一对老年夫妇，膝下无子，听说有过一个儿子，但已经死了。男已经退休，因而决定偕同夫人一起回原籍阿利坎特市去了。

现在的新房客是一对年龄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夫妇，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得了小儿麻痹症。我跟他们不太熟，女的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我只在楼梯口或在大街上碰见过她几次。有一次，我碰见她刚从教堂做弥撒回来，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围着披巾，手里拿着祈祷书。我只是简单地向她问了一声“早安”就匆匆地走过去了，她好象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她的男人有点儿瘸，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

退役军人，腿上中了两块迫击炮弹片。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是在粮食局或物价检察厅，但到底在哪儿工作，我也说不清……

上楼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想，如果他们能给我工作，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可以把你带下去和卡门太太的孩子一起玩耍，这样你父亲就能比较自由地继续寻找他合适的工作了。

卡门太太的态度比较冷淡，但脸上却堆着不自然的笑容。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以后，她说：

“啊，对！我在楼梯上见过您几次。”接着又说：“请到里边来谈，请告诉我您有什么事。”

我对她说：

“喏，是这样的……对，听说您想雇个女佣人，我愿意干。”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这时，有个小孩哭着说：

“妈妈，何塞马利在打我。”

“等着我揍他，托尼……”卡门太太说。接着就有个小孩朝我们这边走来。他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很漂亮，但拖着一条好象已经坏死的细腿。与此同时，传来了另一个孩子的声音：

“不是我，妈妈，是曼诺林。”

从一个帷幔的后面，探出了两个孩子的小脑袋。母亲对小跛子说：

“怎么？你把他们的彩色画抢走了？好了，都到平台上

去玩吧！”

我们又能继续谈话了。尽管她想雇一个年轻的姑娘，以便帮她料理家务，并兼管三个孩子，但最后还是同意雇佣我。

“只要你吩咐，我什么都能干，卡门太太。”我说。

“好吧，”她低声说，“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请求她允许我回家一躺。我长时间地紧紧把你抱在怀里，并象傻子一样，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出路就在眼前，安东尼奥，就在眼前……”我抽噎着说。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咕哝着说，态度很严肃。我看他还准备出去，所以就拉着你的手一起到了二层左门。

一见你，卡门太太的脸就沉了下来。

“您怎么带着孩子来了？”她问。

“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说。

她犹豫了几秒钟。对我来说，这几秒钟如同整整一年似的。最后她说：

“那好，进去吧！”

一进屋，你就钻到厨房里去了。我站在那儿听卡门太太的吩咐。眼前的任务是搞室内大扫除，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她将给我吩咐做别的事情。

我见她换上了旧衣服，把床和椅子都挪到一边去，开

始擅家具上的尘土。她一刻也不离开我，忽而在前，忽而在后，似乎在领着我干，又象在催着我干。不多一会儿，你把她的一个孩子的饭菜抢了过去，弄得他号啕大哭。他妈妈急忙赶去，狠狠地在你抓着东西的手上打了一巴掌，打得你松开了手，同时冲着你说：

“哎呀，你抢了曼诺林的午饭？你以为可以这样做吗？”

我气极了，我真想揍你一顿。但是，你却用那双悲哀的、饥饿的和饱含泪水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于是，我一下子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那女人说：

“好啊！当着我的面您这样娇他；这个头开得不坏呀……”

我不愿意细谈在那家工作的情况。第二天你就不再跟我去了，你不能和那些‘与你不同的’孩子呆在一起。此外，卡门太太是在装聋作哑，实际上，她对我家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也许在她搬来住的当天，纳西萨太太就把什么都对她说了。她三天两头跟我谈论有关内战和她丈夫的事。虽然她不涉及我家的事，但她的用意我是猜得出来的。

“唉！那些日子……感谢上帝总算过去了。”她经常这样说。“不可想象我们当时是怎么过的，真是人间地狱！堂何塞（这是她在我面前对她丈夫的称呼）有很长一个时期一直东藏西躲的，最后他终于逃到了我们的人那一边，我一个人带着这两个孩子留了下来。您说说，这是闹着玩的吗！？更糟糕的是我被迫离开了我的家。他们征用了我的房子，

把我赶了出来，我和我父母只好搬到乡下去住。随后，您瞧 我得重新安家 添置各种家具 为生活进行斗争…… ”

她的话永远离不开这个老题目。稍停片刻，又说起来了。

“ 现在 谢谢上帝…… ”

她一开口就忘不了上帝。她没有一天不去做弥撒的，一般是早晨七点，每次都披着披巾，拿着祈祷书。有一天她问我是不是信徒和星期天去不去做弥撒。我呆呆地望着她，好象她不是在问我。

“ 我吗…… ?”我问。

“ 是的。”她肯定地回答道 接着又说：“ 因为…… 喏 也许我不该说，但是……据我观察，星期天你一般只是下午才出门。”

我这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镇静了一下，终于对她说：

“ 是的 对……如果我出门的话 是在下午。”

我沉默了，她却打开了话匣子似的继续不停地说。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她的问题，我不愿意回答。

她说：

“ 我们现在 感谢上帝…… ”

她停了一会儿，我发觉她在观察我的反应。接着，她又谈起了战争。

“ 还好，那事儿总算过去了。堂何塞差一点儿被他们抓起来游街 这您知道吗 现在 当然 啰…… 还有许多人对自

己被告发不理解。唉！那个时候大街上多么乱呀！发生了多少不公正的和亵渎神灵的行为啊！……当胜利的队伍经过我们的村子的时候，我激动得都哭了，要是您能知道我当时是怎样哭的就好了……我心里想：‘我丈夫是否也在这些人中间呢？’我走出屋子，混杂在士兵中间，唱着他们的歌曲，他们制服上的尘土弄脏了我的衣服。那时我的心都要跳出胸膛了。看着长长的队伍从你的面前走过，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所有的人都走出了屋子，唱呀，跳呀，高呼‘领袖万岁！’‘西班牙万岁！’一个个都高兴得象疯子似的 请您相信我 当时我们想 不会有人不为此感到激动 也不会有人不因此感到幸福的……”

她又停了片刻。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她在微笑，而且也知道，这不是她感到了满足的微笑。

“当然啰 您……”她接着说，“您是不会……不会感到高兴的 是吗？”

回家的时候到了，我朝门口走去。

“好哇……”她咕哝着。

“我理解您。”我说。

“是吗？”

“是的 太太。”我回答道。“明天见。”我接着说。

“愿上帝保佑。”她说。

在我的身后响起了关门的声音，一瞬间，这声音震动了我的每一根神经。

我害怕重新挑起这个话题，但是，我又不能阻止她这样

做。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根据她的那些拐弯抹角、含沙射影的话，我判断她很快就会问起我们的生活来的。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天，她请我（“既然我们彼此信得过”）给她讲讲我们的事。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给您讲的……”我低声说，“您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知道什么？”

“是的，您知道我丈夫参加过突击队，站在人民阵线的一边，后来又坐过两年牢……总之……”

“好，我坦白告诉您吧，我是知道一些，因为传说纷纷，大家都在议论，懂吗？不管怎样……瞧，您现在在我家干活，这说明我们不全是记仇的人，相反，我们象上帝要求的那样，都是慈悲为怀、宽恕和怜悯他人的人。”

我对她说，她的话很对，我对此表示感谢……

每天都是在这样的谈话中度过的。只要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就没完没了地闲扯这些事，而她的话总是比我的多。她男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吃饭时也没有一句话，放下刀叉就出门，也不知道他是继续去工作呢，还是到咖啡馆去聊天。

但是，她每星期六都准时付给我工钱，有时还给我一两件半新的衣服和一些吃的东西。我一回到家，就把白天听到的一切令人烦恼的话都置之脑后了，甚至还感到很高兴。然而，你爸爸对我拿回家去的工钱、衣服或食品连看都不愿看一下。他常常拉着你的手，在马德里城到处闲逛，为了找

工作，你们穿街走巷，跑遍了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商场和每一个汽车修配厂。你们俩常常不回家吃饭。那时节，你爸爸跟我一样，经常带着你到菜市场去拣残渣烂菜，待到中午时分，你们不仅拣到了可以带回家的东西，而且还能到酒店里去喝两杯，吃点东西充充饥。他常年饥肠辘辘，从来没有合口味的好东西吃。你们总是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有一天，你带回来一个蓝色的气球，当作宝贝似的让我看。你父亲对我在邻居家干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使我很生气。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正在气头上，所以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抬。他见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对我说：

“你不能抬起头来看一看吗？没有看见你儿子还是怎么的？”

你告诉我，那个气球是一位在安东·马蒂广场上摆摊的商贩送给你的。后来，我还是拿着气球瞧了瞧。记得那一天，我在卡门太太家里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好象她男人堂何塞已经对她说过，我在她家干得差不多了，应该尽快找个女孩子。中午开饭以前，我听见他们俩在窃窃私语，他们提到了我，还说关于找女孩子的事要尽快办；我还听见那个男的叫她给她住在乡下的父母写信，或者她亲自去走一趟，也许可以在那儿找到一个“老实忠厚”的女孩子。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事实是，他几乎没瞧过我一眼。他一回家，就一声不响地坐到饭桌上，先画十字，然后进餐。他总是一声不响，难得见到他跟老婆或几个孩子

说上一、两句话。还没有等最后一口饭咽下肚去，他就又上街了，而且要到晚上才回来。他常常派一个小青年在上午给他家里送食品，有咖啡、食糖、面粉、大米、巧克力等。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听见他在跟老婆叽咕，还谈到了你爸爸。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不应该在他家干活。你爸爸从不跟堂何塞打招呼，有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不得不向他问一声好，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至于在大街上，你爸爸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当然，你爸爸很少向人家问长问短，那倒不是因为记什么仇，而是由于他心情不好，懒得这样做，似乎他连抬一抬头，或动一动嘴唇都感到痛苦。他整天象醉汉似的进进出出，连脚下踩着什么都不愿看一看，而你却象个给盲人引路的孩子，一直跟随在他的左右。有几天你们带着钱回家，你爸爸不告诉我是干什么活挣来的。我有些害怕，担心他可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担心会传到堂何塞的耳朵里。

胡安，你爸爸象过去一样，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在那位邻居和其他许多人的眼里，我们就是他们应该“小心对待”的“那种人”。再说除了“种种不端”我们还是“不知好歹”的人，所以为什么要对我们发那样的善心呢？为什么要那样替我们着想呢？因为谁知道，到头来也许我们会以怨报德呢！

我听了这些话只往肚子里咽，不愿意和你爸爸谈，我一向是个谨慎的女人。这些令人气愤的事，我越是闷在心里就越感到难受，然而，你爸爸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一

天，他叫我别到二层左门去干了，我听了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不去了……？”我小声问。

“对。”他说。

我以为他终于找到了工作，才不让我继续到楼下去干活的。但他什么也没给我说，我也不敢问。第二天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俩一起在厨房准备早饭（他总喜欢帮我做饭）我心里很踌躇，最后还是问他：

“那么，我去还是不去？”

“我昨天晚上对你说的你忘了？”他反问道。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吃过早饭，为了让我呆在家里，他把你交给我，一个人上街去了。我心事重重，沉思了半天。我觉得应该下楼去向卡门太太表示歉意，可以告诉她我病了，所以不能继续在她家里工作了。于是，我拉着你的手一起到了楼下。卡门太太刚做完弥撒回来，她连一口气都没有歇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她谈到了在曼迪纳塞利的基督圣像前面顶礼膜拜的人如何如何的多，以及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在那里表现出来的对上帝的信仰又是怎样的美。在我开口之前，她却先注意到了你，并问我是否忘了应该把你留在家里。

“可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什么？啊，您不干了！”她似乎感到惊奇地说。接着又问：“那为什么？”

“是这样的……”我喃喃地说，但没有敢说我病了，我不

愿意撒谎，虽然我当时身体确实很虚弱，很疲劳，瘦得象灯心草，因此，如果说我生病了，也不能绝对地认为是在撒谎。

“ 好哇 您让我两头落空了。”她说，“您看 几天以前 社会救济会的几个女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女孩子，可我没有要，我信任您，而现在…… ”

“ 我很遗憾。”我说。

“ 那好吧…… ”她叹息着说。

这时我唯一要说的是向她表示感谢，因为在她家工作了这些日子，解决了我们不少问题。我向她道谢，她笑了笑说：

“ 不 您不用感谢我 我做好事从来不喜欢别人感谢。总有人看得清的，而且知道怎么报答…… ” 她一面说，一面请我出门。

我向她频频点头 说了一声“ 再见 ”就退了出来。我们娘儿俩先到街上去买了点吃的，随后就回家了。你拿了些破玩意儿到屋顶平台上去玩，我一个人呆在屋里，心中十分不安，一刻不停地惦记着你的父亲，不知他在外面干些什么……

七

我对他说，如果有胃口就吃点东西。他和我一样，对护士送来的饭菜碰都不碰。他十分悲伤。他把皮夹克脱了。我真希望他能跟我回西班牙。他妈妈一定会跑着出来迎接他并搂着他说：“啊哟 是我的安赫尔回来了吗？”紧接着她会来拥抱我，或许还会哭着说，你们俩是满怀希望地一起走的 谁能料到如今你会……

一股蜡味钻进了我的鼻腔。我站起身来。小油灯的灯芯在哔 啵作响，碗里的油已经耗尽了。我想找个病人，叫他给我到厨房去取灯油。肯定他只能取很少一点儿来，因为那油是进口的，是从我们西班牙或意大利进口的。我希望让那盏油灯在我们上汽车的时候继续点着，希望它在旅途中也不要熄灭。到那时，我将为你祈祷，但现在我不能这样做。

我一点儿东西都咽不下去。路易莎可能回茅草棚去了，或者她已经不睡在那儿了。这我没有问过她，我几乎不能跟她说话。我仿佛看见你们俩一起在那间木板房里吃饭，你们吃的饭菜必然要把你拖向死亡，必然会使你全身冰凉，永远离开我们；我仿佛推开了你们的房门，看见她那贪得无厌的嘴唇正在吮吸你的血液。我只好低下头来，紧攥双拳。

我不恨她，也不恨那些无忧无虑地呆在自己舒适的家里制造流言蜚语，笑话你们这些到德国来工作的人，我只痛恨生活本身。德国这个地方我觉得象冰块，象冰川，寒冷异常，毫无生气。

疲劳征服了我，我已经有很多时候没有睡觉了。从得知你的病况的那天起，我就几乎没有合过眼。你爸爸现在的情况可能和我一样糟，甚至会比我的更坏。今天晚上，他大概已经上街，已经到佩德罗的酒吧去了，或者到莫拉加的家里去了。他可能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去找他们的。“难道我一定得向他们借钱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到底为什么……？”他大概是这样想的。此外，他一定和我一样睡不着。家里的大门可能敞开着，邻居们大概都走了。安赫莱斯也许正在哭呢，她一直想着你答应送给她的尼龙衬裙，以及你虽然没有答应过她，但也一定会带给她的衣服。你寄回去的信，安赫莱斯总是翻来覆去地看，特别是有关她的段落……

……哎，你现在在干什么，小妮子，你……对那些舞会千万要小心，跟吉列尔莫也不要多说话，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谁，我是指塞夫里安先生的修配厂里工作的那个无赖。记得不止两次，我曾不得不叫他住口，不允许他提你的名字，因为那个无耻的家伙象架留声机一样，跟我一开口就提到你。要尽力帮助妈妈，哎！如果你表现得好，看我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些什么吧！啊，对了，你如果见到恩卡娜，请你告诉她，她至少可以给我写张明信片吧。我知道她正在马德里旅行，她还要去埃斯科里亚尔、路

斯·凯多斯山区、阿兰胡埃斯和托莱多游览。你告诉她，我很想知道她的情况，希望得到几张这些地方的风景片。可是，她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对她来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这个人，而我……算了，安赫莱斯，说起来会让你觉得厌烦的。爸爸他注意身体吗 叫他不要中断治疗 可以动手术 当然 我想如果我在那儿也许就更好了……

胡安，你的每封信我都保存着，跟你过去从军营中发回来的信一样，用红带子捆着一直带在身边。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有多傻啊！对你们这些子女是那样的多情！那样的宠爱！有多少事我替你们瞒着父亲！有多少个不眠的长夜，待到黎明时刻，当你父亲问起你是否还没有睡下的时候，我为你撒了谎，对他说你已经上床了，以便他能安心地重新入睡，而我却继续辗转反侧，不能合眼！

我永远忘不了每星期六晚上，当你的未婚妻走了以后，你就和朋友们到酒吧间去，直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

“妈妈 我真想唱。”

“别说话 胡安 我的上帝 别把你爸爸吵醒了。”

“妈妈 我要唱 你听……‘我的歌声如泉涌……’”

“别唱了 快去睡吧。”

“瞧 这是墨西哥歌曲 这是……”

你继续唱你的歌，一直到你父亲翻动着身子问：

“他现在才回来？要是我说……”

“爸爸，你对他说，你日子过得不坏 呼噜呼噜睡得象只小猪 哎？”

我让你喝了一杯不加糖的浓咖啡，轻轻地推着你朝你的房间走去。

“走吧 走吧 很显然 我们不能对你太好了 对你好了，你就钻空子 你太娇了。”

“我想唱……‘我是房门的主人……’”

“唱？快给我住口。看来我得搥你一个嘴巴，知道吗？”

“你 你要搥我嘴巴 妈妈 你让我听了好笑。”

于是你放声大笑。坏蛋，笑你的妈妈。你还吻我，你满嘴都是杜松子酒和白兰地的气味。你没有醉，我从未见过你有酩酊大醉的时候；你只是感到兴奋，而兴奋又使你变得更加讨人喜欢。

“但是 胡安 你是不是想让我真的搥你一个嘴巴？”

你紧紧地搂着我。

“哎哟 我的妈妈有多好啊！”

“得了 得了 不要脸的东西 给我躺下！”

你弄得我笑了。等你睡下以后，我象你在小的时候那样端详着你。“这个孩子……”你父亲很快又睡着了。“他和我不一样，对待儿子，他和我们当母亲的就是不一样……”我熄了灯，凝视着天花板，想着心事。此时此刻，在这样的夜晚，我是一个幸福的母亲。

安赫尔睡着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我对他说。“去休息吧 或者就在这儿躺一会儿。”我接着说。

他望着我，什么也不说。我没有再坚持。他将呆在我的身边，很清楚，只要我们不走，他就不会离开这儿。我刚才到太平间去了，现在才回来。我看见有个女人跪在你躺着的长桌的一边，好象在哭泣。

“是你，路易莎？”我问。

那女人好象是个老太婆，银白色的头发，很瘦。难道是我自己吗？我现在睡在床上，安赫尔温柔地扶我躺下，给我整了整衣服，还把他的皮夹克盖在我的被子上面。这个安赫尔是位好青年，他大概在回忆你们俩一起到这座城市来的时候的情况。这座城市好象一个大坟场，葬满了年轻人的尸体。当时安赫尔也是满脑子的幻想……

……玛丽亚太太，当我们离开这儿回国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富裕。为了这个，也为了以后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满怀希望地工作着。您和我母亲现在就可以作好准备，我们将把你们养得胖胖的。当我们在某个晚上兴冲冲地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说那些唠唠叨叨的话。我们在这儿只喝啤酒，而且还不是每天喝，因此，当我们回去度假的时候……嘿，到那个时候……

多么美妙的幻想！当你们回国度假的时候……

“安赫尔，你在给我身上盖东西？你自己呢？为什么你不去睡？那边有床，或者就躺在这儿。你就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可是已经死了，你也是我的儿子，但还活着。睡吧，过来，到这儿来……如果你看见她来，就替我揍她，用什么揍她都行，你在那儿就可以找到揍她的东西，因为我一睡

着，她就要来把胡安带走。你认为她还能吸他的血吗？……听见了没有 安赫尔？”

他啥也不说，只是瞧着我，显得有点儿惊讶。我说了些什么呢？我在想什么？我怕的是什么呢？啊，我害怕路易莎，她在那儿转来转去。厂方代理人也有可能到这儿来。他来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现在还在想，也许他是来看看你的尸体，是来嘲笑你的。我没见过那个人，但我认识他，就是说，我可以想象出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你们在一封信上提到过他。

……他是一个我们非常讨厌的家伙，一个满脸胡子的德国人，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可能是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埋犹太人的坑里爬出来的。他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我们，我们都气得吐唾沫。可是，那家伙反而笑了，我们真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他表面上装得笑容可掬，里面却藏着一肚子坏水。有几次，我们对他说，当他去西班牙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们还要请他喝顿美酒呢。他回答说：好。并开朗地笑了。然而，一眨眼，他就变卦了，他又骑到了我们的头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还不时地冲我们说上一、两个西班牙语词，他的西班牙语发音很糟，理解力又差，但是骂人的话他都能懂，因为我们气得忍不住就经常骂他……

一切坐在办公桌后面，把到德国来说得天花乱坠的人，一切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的人，一切生来就没有拿过工具，他们又细又嫩的手指头从来没有被冻僵过，因而也不

需要放到嘴边哈热气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干活。

安赫尔一定在那儿冻僵了。为什么他不睡到我的床边来呢？我的身体还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体，但只剩下一把骨头，已经没有热气了。从前，有多少次我让你们——我的孩子们睡在我的身边；现在，我仍然希望你们的双手能轻轻抚摩我的身体，抚摩我的瘦骨嶙峋的冰凉的脊背。所以我望着安赫尔，请求他睡到我的身边来。

我说了些什么啦？他用双手捂着脸。

“请原谅 我使你哭了 你大概认为我疯了。对 你就在那儿走走吧！如果你还记得天主经，你就祈祷吧；如果你觉得哭了好受点儿，你就哭吧。我要睡着了，要睡着了。但我觉得很冷……”

我停止说话，开始思考问题，确切地说，开始想思考问题。我希望现在就离开这儿，我需要和安东尼奥一起走。请你原谅 胡安 安赫尔是我的儿子 他可以跟我呆在一起。难道我不是把他当作儿子看待的吗？

“安赫尔 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过来 到这儿来吧。我不能再生孩子了，这你知道吗？我生了一个死孩子，一个二十五岁的死孩子。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一直把他怀在肚子里，不，是一直怀在我的心中。我的心不断地膨胀，所以人家说，我的左胸特别大，畸形发展，其实那儿孕育着我的儿子。现在，我撕裂了我的衰老的肌肉，生下了我的儿子，但他生下来就死了。因此……安赫尔，你没听我说吗？你回

来，你到这儿来。你应该使我获得新生，有谁能给我一个象他或象你这样的儿子呢？不，不要害怕，安赫尔，我是你的母亲，我已经不能生育了。过来，让我摸摸你的头，我要把你的金色头发变成黑色。你怎么走了？对，你要到那儿去遛遛。你不愿听我说，你不听我说更好。我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假如真的……”

胡安，安赫尔他可以和我呆在一起。我想念你的父亲，我现在希望跟他，跟我的丈夫一起走。我不能欺骗他，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我是一个没有诱惑力的女人，但是，即使我是一个被成千上万的男人追求的，世界上最标致的女人，我也不会欺骗他。安赫尔回来了，他刚才哭了。他以为我疯了，以为我神经失常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的父亲，从来没有！

“喂，安赫尔，把你的手伸过来，把你的头低下来。你看，我的心不是占了我整个身体吗？你看，一颗硕大的心，上面裂着大口子，污浊的血液在往外流。我生下了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而现在……现在我还能干什么呢？响亮的钟声震撼着我的全身，向一切活着的和死了的人们宣布我对爱情的背叛。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安赫尔，我对你说的话你懂了吗？多少年来，我一直非常宠爱地把他深藏在我的心里，而现在，我这儿只剩下了一道流着鲜血的裂口，而流出来的血液也不再是红的了。我真想……但是你没有听 你不愿意听我说 这是为什么 安赫尔？”

你听得见吗，胡安？让路易莎走吧。或许她没有回来，

刚才跪在太平间里祈祷的老太婆是我。我现在在这儿。这儿？这儿是什么地方？安东尼奥也许正在城区里的街道上乱走，对我明白了，就是说，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昨天的那个天花板。安赫莱斯可能正搂着佩比在哭。也许佩比不能和她的男人同床，从我心上的伤口里流出的血液也溅到了他俩的身上。

“我前面说的话你听见了吗？我请求你的朋友到我身边来。”

胡安，你不要因此而生气。安赫尔不是凡人，安赫尔是天使^①。他在这里，他不会离开我们的。我可以叫天使伸过手来，轻轻地摇动我身上这对象发声的铃铛似的干瘪的乳房。但是，不管我怎样叫他，他是不会移动一下身子的；因此，我把自己的双手紧贴在胸前，想象着怀抱一个幸福地呼吸着的健康的婴儿。

我可能会睡着的，因为我太疲倦了。但我却睁着大大的眼睛，凝视着白色的天花板。我看见浮动着的云彩正在朝我飘来，小小的繁星在愉快地跳动，毫不理会我这个伤痕累累的不幸的母亲。我现在很清醒，心中也比较平静，我仿佛回到了我们居住过的那个阁楼。在那些艰苦挣扎的年代里，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了痛苦，却和现在的大不相同。

安赫尔坐在床头打盹，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① “安赫尔”是西班牙语“天使”之意。

八

那一天，你父亲黄昏时候才回家。整整一天我心神不定，而你却很愉快，这使我很不理解。我似乎希望象你这样小小年纪的孩子，也应该懂得生活的艰难，并能分担压在我心头的悲哀。你父亲摊开双手给我看：上面打满了紫红色的血泡。这些血泡将变成老茧，永远留在他的手上。他在一个有轨电车线路铺设工程队里找到了工作。他们得先把路面上的石板起起来，再铺上铁轨。工资很低，但是他说，只要我们大家勒紧裤带，勉强还能糊口，我也没有必要再去给人家当佣人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本来完全可以到楼下卡门太太家里去干活的，每天至少可以干几个小时，但他不愿意我这样做，他觉得我出去工作是对他的侮辱。

“你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这些就是女人的任务。”

胃溃疡一定不断地在折磨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叫痛。只要有可能，他总要给我带些菜回来。有时带些土豆、一只甜瓜或一串葡萄，有时带一些菠菜或莴苣的嫩叶。他在一个菜市场旁边一连干了几个星期，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到货摊那儿，毛遂自荐地帮助摊贩们干活，所

以他能带些吃的回家。每天上午，我带着你到副食品商店、面包店和煤炭铺去买东西。到哪儿都要排队，买什么都离不开购货本。我们还到烟草店去购买配给的纸烟，这是你父亲特别嘱咐过的。他装着鬼脸对我说，抽烟对他的身体有害，往后可以把这些配给的烟拿到黑市上去出售。这是我们进入有名的黑市场的开始。在那些年月里，搞黑市买卖的又有多少人啊！我把一周的或两周的纸烟集中起来，拿去卖给一个在拐角处叫卖彩票的老头。那老头是个残废，眼角里总是带着眼屎，衣服也很脏。我一手交货，一手接钱，并当面点清，同时还要算算赚了多少。我拿赚来的钱有时买一罐牛奶，有时买一公斤食糖，有时买点儿面粉，到家以后，我就在平底锅上烙饼或用空罐头烤面包吃。我们家里也准备着平底锅，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要炸肉吃呢！

我们节衣缩食，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们能够忍受一切。你爸爸天黑以前才回来，他每天要干十二小时，而只有这样才能挣一份普通的工资。他很瘦，这使我很担忧。他还象前一个时期那样沉默寡言，只有在谈到你的时候，才跟我说上一、两句话。

“他怎么样 吃饭好吗？”

你在屋顶平台上玩，你在那儿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个公用的大平台，可以容纳单元里的所有房客。还有一个我家独用的小平台，星期天我们有时在那儿用劈柴炒米饭吃。赶上这样的日子，你爸爸总想买一瓶葡萄酒回来，所

以我们星期天吃得比平时好一些。我问起他的工作：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没有问题。”他总是这样回答。

那不是真话，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叫过苦。

“你瞧着吧，我们会找到别的工作的。”我对他说。

“对。”他嘟哝着。

我们还谈到住在二层左门的邻居。卡门太太几乎不跟我打招呼了。他们在议论我们，至少她和纳西萨太太议论过我们，因为后来管理员太太向我透露了。我不知道她向我透露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她想暗示我，叫我们“小心点儿”。根据卡门太太的看法，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而你爸爸是一个满腹仇恨，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来看人的男人。

我对这一切并不感到奇怪，相反，我认为是很自然的。管理员夫妇对二层的房客总是笑逐颜开、阿谀奉承，对我们却冷若冰霜，处处刁难。我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从二层的房客那儿经常可以捞到一些好处，而你爸爸和我，除了向他们说一声“早安”就没有别的东西能给了。顺便说一句，他们对我们的问候也并不领情。

我有时拉着你的手，一起到你爸爸干活的地方，尽管他不愿意我们去。我们看见他手握十字镐或风钻，低头弯腰地在坚硬的石板上劳作。除了一、两个不参加劳动、专门指挥的人以外，所有跟他在一起干活的工人都面黄肌瘦、神色悲哀、疲劳不堪。每个人的外衣下面，都挂着油污的食品

袋。他们躬着腰，脸朝着灰色的路面，无精打采地凿着石头，脸上的胡子又长又密，露出厌倦和烦闷的表情，好象对一切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他们不时地抬起头来望着附近的食品店和面包房，从那儿飘来了刚烤好的面包香味。他们谈着生活、饥饿、定量供应等，有些人的话反映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你父亲一般保持沉默。我知道，很多人问过他是不是“也坐过牢”，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中午，他吃完我给他准备的点心后，就走向货摊。通过自己的劳动，他能够从那儿搞一些东西回家。

我们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发火了。

“你别来这儿看我了 玛丽亚。”

“为什么？”

“你别来。”他坚持说。

工友们都瞧着我。我在那儿看到了别的工人的妻子，她或她们，都跟我一样脸上已失去了光泽，尽管谁也不象我那样悲伤和忧郁。她们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笑，甚至还和她们的丈夫或信得过的朋友开玩笑。我拉着你的手离开了工地，心想，你父亲不适合干那样的工作，我们应该另找出路。但是，我没有把我的心事告诉他，我不愿意使他感到自己是个缺乏主动精神的人。

那一阵你病得很厉害。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你差一点儿因白喉憋死。我们抱着你跑步赶到急救站。我们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知如何才能使你得到必要的治疗。干

什么都要钱，既要付医生的门诊费，又要付药费，可是哪儿去弄钱呢！你爸爸是个临时工，收入毫无保障，我只好再次到阿圭列斯去当佣人。你父亲开始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有一天，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所以提前从工地回家来了，当他看见你一个人呆在家里时，就失去了平日的镇静和对一切无动于衷的常态，急忙下楼去打听我的下落。他先到门房，后又去二层左门，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接着，他又到面包店、煤炭铺和杂货店去打听。杂货店里的伙计告诉他，有日上午我曾去那儿打过电话，根据我在电话中说的，他们知道那家的主人名叫希门内斯，但是姓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找到了希门内斯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找到了我。我当时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那个时候，我常常碰到一点儿小事就流眼泪。我重新跨进希门内斯·罗纳夫妇家门的那一天，向太太讲了我们的生活，你的病给我们带来的困境，以及我在二层左门那一家干活时的种种遭遇。我一边说，一边哭，把心中的苦水全倒出来了。听我讲述卡门太太使我遭受的痛苦以后，阿圭列斯住宅里的女主人说道：

“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没有一点儿善心！真叫人不敢相信……”

接着，她要我把什么都告诉她，于是，我就把埋在心底的话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我泪流满面，哭得象泪人似的。我知道她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同时也知道，她是不会拒绝帮助我们的。

你爸爸的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对他说，我马上

就回去，我是来向太太问好的。她给我的牛奶罐头和药，我瞒着没有告诉他。

我在希门内斯·罗纳家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因为几次我对太太讲了我结婚前的生活，以及我认识你父亲并与他结婚时所处的环境，所以她问我，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是否到教堂里去举行过婚礼。二层的卡门太太曾经问过我是否是信徒，但希门内斯太太的问话给我的感觉却不一样。我望着她的脸，对她说：

“没有……没有，堂娜帕洛马，我们没有举行过婚礼。”

“那为什么呢？”她问。

我犹豫着，不知说什么好，好象所有的词儿都从我的头脑里逃遁了，好象我的声带已经不会颤动了。

“因为……他……我是说，战后不久他就被捕了。”我终于对她这样说。“我们只给胡安举行了洗礼，至于婚礼，我们一直没有举行，我们想等以后再说，我们想……对了，我们想，过一些时候举行婚礼可能会更幸福。”我接着又编造了一些无论是你爸爸，还是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过的想法。

“哎哟，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太好了……”

“是这样，我们希望能过得更加……更加快乐。但是，接着……我是说，战争一结束，他们就把他逮捕了。后来，您瞧，已经……”

她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长期这样生活下去，因为象一切信仰天主教的人那样，我们的婚姻如果只有法院的批

准而没有通过教会，就是无效的和非法的。

当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心里好象装了一件美妙的东西，好象有一只温柔而亲切的手在抚摩我那充满了伤痕的心房。我不知道如何对你爸爸说，过了好几天我一直都没有敢开口。在这期间，你的病日见好转，我每天上午要用两个小时出去给你弄食物和药品。象二层的那位太太一样，堂娜帕洛马每天要去做弥撒，而且很多时候，她是坐着由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轿车去的，这使我感到她和别人不一样，她是属于跟卡门太太大不相同的另一阶层的人。

后来，你父亲仍然不支持我重新出去工作，甚至到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朋友的那一家去干活他也认为不妥，因此，关于去教堂举行婚礼的想法我就不想向他提了。可是有一次，是你爸爸亲口用毫不含糊的、非常清楚的语言，叫我真心实意地向那家先生和太太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特别是对你的关心。吃了他们赠送的如此贵重的药，胡安，你的病好了。

他注视着你那康复的身体，这时，从他的深褐色的眼眸里，虽然还没有放射出愉快的光芒，却已看不到原来那怨恨的闪光。有一天，我搂着他说，希门内斯·罗纳夫妇是好人，他们经常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好好地感谢他们才是。于是他说：

“是的。难道我对你说过不应该感谢他们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但是什么？”

“我想说……如果不是由于他们…… 安东尼奥 我一起他俩，尤其是堂娜帕洛马她为我们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一切好事 我心里就无法平静。”

“你去向她道谢。我说了，我再重复一遍，以你和我的名义去向他们致谢，也要以胡安的名义，他已经长大了。”

他瞧了瞧你，显得很高兴。很少能看到他这样，因此，我就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我们的婚礼问题。

“还有一件事，安东尼奥，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婚礼只举行了一半？”

我看见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没有，说真的 我没有想到过。偶尔也想过……但是，我坦率地对你说，这种事我过去根本就不重视。”

“那么 现在……”

他转过脸去开始跟你说话，好象对我的话不感兴趣。

“到这儿来 胡安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玩玩了。”

“你不愿意听我说？”我追着问他。

他盯着我瞧了几秒钟。

“好，你说吧。”

“我可以去找给胡安洗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的神父，……”

这时，你已经走到你父亲的身边，好奇地望着我们，似

乎被我们谈话的内容吸引住了。

“我的小猎狗，”他对你说，“你这场病把我们吓坏了。”

“你看怎么样？”我问道。

“啊？”

“你没有听我说？”

“唉，听了。当然，你去找神父吧。”

我真想紧紧地拥抱他。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接着，他又对你说：

“你让我们大吃一惊，知道吗？现在可要小心点儿，不要把手浸在洗碗池里玩，嗯？我有好几次看见你在那里玩水，这不仅对你的身体不好，而且显得女人气，懂吗？”

你回答说：

“我要帮妈妈干活。”

“好了，啥也不用你帮忙。”他截住你的话说。

忧虑不安的日子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以我就着手为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进行准备。你父亲说：

“这大概是阿圭列斯的先生和太太对你说的，或许是他们要求你这样做的。我对此并不见怪，尽管谁也不应该干涉别人的私事。”

“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做，而且，这也是每一个基督教徒的义务，安东尼奥。”

“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如果我们去教

堂 那是因为我不是野蛮人 同时 我也知道要顺应时势 既然生活在这么一个‘墨守成规’的国家里，我也应该做合乎成规的事。但是……”

我们终于举行了婚礼。你也到教堂去了。那天我又哭了。我回忆起了许多往事，想到了在外省首府故居，我死去的双亲，我年轻时的幻想，我见过的在大教堂里举行的婚礼，那个穿着突击队制服的小伙子（不久就成了你的父亲）的拜访，他对我的拥抱，我顺从他的要求，我感到的疼痛和快乐，我的忧虑，我一个人生活时感到的悲哀，平日的担心……

堂娜帕洛马当我们的女证婚人，她那天去教堂时没有坐轿车；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自告奋勇地当了我们的男证婚人。胡安，你当时已经四岁了，我望着你，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直往下掉。

九

“ 安东尼奥 好日子一定会来的。’我这样对你爸爸说，想让他振作起精神来。

但效果甚微。现在，我正想着他收到我的信后会怎么样。他将到街上去，象醉汉那样踉踉跄跄地走着，他原来走路就是摇摇晃晃的。过去，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显出了一副衰老的样子，只是在星期六晚上才“ 恢复了一点儿生气 ”知道是和我睡在一起。

“ 安东尼奥 你认为我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 这是玩笑吗？”

“ 我不知道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对他这样说，因为我很少想到，应该继续探索希望之路，或者应该使我早已破灭的梦想再现。

为了省煤，我从店里要来了一些破木箱子，这样，星期天上午他就在家里准备劈柴。你象往常一样，除了玩就什么也不管。你个子长了不少，但是很瘦。我担心你会染上肺结核或脑膜炎，因为我听见大家在说，这两种病当时很流行。那个时期出生的许多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内战后果的影响。战争留下了它的痕迹。许多生肺病的或患梅毒的男人，他们对女人的亲吻和肉体的要求如饥如渴，因而

不顾一切地和他们的妻子生儿育女。我听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有些在医院里疗养或治疗的人，他们得了致命的或者会使之终身残废的疾病，但是，当他们的妻子去看望他们时，就和她们一道进入卫生间，致使女人怀孕，生下病儿。我为你的健康担忧，为你的身体发愁。无论是你爸爸还是我，都没有生过那种恶疾。你身体瘦弱，是因为营养不良，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但是，我听说营养不良会引起胃溃疡，会感染上结核杆菌，甚至还会生寄生虫。

再说说星期天上午。星期天你爸爸也常常带着你出去溜达。你们有时到旧货摊去，花几个钱弄两件旧衣服回来，或者买个我在厨房里用得着的器皿。起初，我对他买这些旧货很反感，但后来就习惯了。我曾经对他说，我喜欢没有用过的东西。

“我不是要叫你去买 我会凑合着过日子的。但是 这种破玩意儿上帝才知道原来究竟是谁的。”

他气呼呼地盯着我说：

“现在就差你树立阔太太的雄心壮志呢。”

你爸爸的这些话，我听了感到很不是味儿。虽然他是一个表面上缺乏感情的人，但对我从来都是很温柔的。现在，生活的现实迫使我们毫无道理地板着脸互相争吵。

“你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要求，安东尼奥，你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是一个作出了牺牲的女人，艰苦的生活，我过去能忍受，将来仍然能忍受，所以，安东尼奥……”

“算了 用不着这样……”

“我……有阔太太的要求！我有时觉得，对你来说我好像是个陌生人，我觉得你不了解我。”

他从我身边走开了。星期天碰到这样的事，真叫人不可忍受。我当时真想一个人关在家里，痛痛快快地哭上几个小时。但是，他还有你，你们都在家里，我只好强忍着眼泪往肚子里咽。过了一会儿，他和你一起到平台上去了，我听见你们说话的声音。随后，他又来帮我摆桌子。我们一向在厨房里吃饭。我已经说过，我经常做菜饭吃。当然，比起巴伦西亚的菜饭来，我做的就差远了，但是味道还不坏，很香，因为没有兔肉和鸡肉，我就多放佐料，还切一些红辣椒丝在里面，加上几只蜗牛、虾仁或乌贼鱼，那味儿就相当好了。你爸爸买来一瓶葡萄酒和苏打水，我炸上几条沙丁鱼或切一盘杂碎下酒。杂碎这东西既便宜，又有营养。这样的饭菜，对你爸爸来说是不合适的，他有胃溃疡，但他从来不埋怨。晚上，我常常给他煮一杯牛奶和做一张法国煎饼。我自己差不多从来不用晚饭，有时简单地站着吃一块浸了葡萄酒的面包。你吃一个煎鸡蛋。但是，好几次你吃了不舒服，我不知道是否因为用低级的菜籽油煎的缘故。可是比起煎饼来，你还是欢喜吃煎鸡蛋，同时，我也没有真正的好东西给你吃，所以就只能投你所好了。

当你和你爸爸不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比较自由一些。当然，不是说我能象别的女人那样，在收拾屋子或做饭的时候自由自在地哼哼小调，相反，我是说，当我想哭的时候，能比较自由地哭，思考的时候，能比较自由地想问题。

我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替你爸爸找一个较好的工作，有时想得都说出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突然停住脚步，问自己到底怎么啦。我在自言自语中提到了你的父亲，提到了你，提到了希门内斯·罗纳夫妇，二层的邻居，管理员夫妇，以及我在大街上或在面包店和煤炭铺排队时认识的女人，还提到了我自己的父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我的双亲。我们有他们的一张放大的照片，挂在饭厅的墙上。他们总是在那儿望着我，常常使我热泪盈眶，也勾起了我对他们的怀念；与此同时，面对着父母的照片，我再次告诫自己，应该坚忍不拔，具有忍受一切的精神。

那个时期，我父母的那张放大的相片，还引起了我对被迫抛弃的故居的怀念。我特别怀念过去的幸福生活，即我父亲还在学校里教书，我在师范学校学习时的生活。我当时充满了幻想，希望能继承家庭的传统当一名教师，因为我的奶奶也是教师。我父母结婚很晚，我是他们两人共同结出的唯一果实，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和骄傲，也是他们的幸福的源泉。我的名字整天挂在他们的嘴上，事事处处宠着我……你外公同你一样叫胡安。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到公园去玩。有时你外婆也和我们一起去，但她身体比较弱，所以一般情况下，她宁愿一个人呆在家里。他给我讲他学校里的情况，讲学校里的孩子和孩子们经常吵架的趣闻；还对我说，他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当时，我是一个瘦高个的女孩子，细长腿，两只眼睛有点儿眇，浅褐色的头发，

几乎从来不笑，喜欢观赏白色的鸽子。那些鸽子常停在我们的脚边，啄食我们撒给它们的谷物。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走来和我打招呼，朝我说“你好”，接着又结伴而去。而我和你外公却继续慢慢地，在凉爽的马路上和洒扫干净的卵石铺砌的公园小径上散步，呼吸着松树和鲜花的芳香。外公每次都要买一份马德里的报纸或杂志，我们一起坐在一条长椅上，他一面阅读，一面给我讲述内容。如果有市立乐队的演出，我们就到露天剧场那儿，坐在草编的椅子上听音乐，每次演出的主要节目几乎都是说唱剧的前奏曲或片断。我父亲对说唱剧非常爱好，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一听塞拉诺、比维斯、卡瓦列罗、阿隆索、格雷罗等人的曲子，就陶醉于音乐之中了。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对我说，没有比那更好的音乐了，它完全是西班牙的，而且是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健康，那样富有感染力，因为是我们真正的民族音乐。他还经常哼着《帕洛马狂欢曲》、《痛苦的女人》、《大路歌》等小曲。

我一面削着土豆或葱头，一面下意识地大声唠叨着我过去的生活，即在我的父母已接近晚年，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那些岁月里的生活。葱头散发出强烈的辣味，充满了整个阁楼，使我流出了眼泪。我抬起头来，凝视着照片。我过去觉得，你外公的那双有点儿近视的眼睛总是放射着希望的光芒。现在他却象外婆一样，投向我的，是充满了失望的、悲哀的目光。我觉得他们好象正在瞧着我，仿佛借助某根魔棍的力量，他们变成了象昔日那样有血

有肉的活人并来到了我的凄凉的阁楼（我和我的阁楼，以及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凄凉和悲伤），看望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女儿。我不仅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教师，而且连饭都吃不上，也看不到以后能改善这种状况，过较好生活的前景。我看见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觉得他们的悲哀和失望的表情越来越明显，慢慢地模糊了他们的脸庞，湿润了他们的眼睛，以致于我觉得从照片上掉下了眼泪。

我不想再看他们了，因为我受不了那凝视的目光和那悲哀、失望的表情。我差一点儿把那张镶着镜框的照片从墙上摘下来。记得有一天中午，当我做好了午饭正要动手去摘的时候，听到了你叫门的声音和你敲门板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你爸爸紧跟在你的后面上楼的脚步声和钥匙转动锁舌的声音。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一动不动地站在照片的下面，旁边放着一把准备踩上去把它摘下来的椅子。那天上午，我觉得他们好象在指责我们过那样穷苦的，甚至是赤贫的生活。

我们开始吃饭。大家很少说话，只有你，胡安，你说了不少关于你观看的足球赛的情况。你爸爸带回来了几张报纸，也许是在某家酒店里，某个比他走运的人吃完饭后留在那儿的，他却把它们拾了回来。他念了一条体育通讯。其他几张报纸上有关于政治、世界大战和同盟国军队向德军前线推进的消息，但我记得很清楚，你爸爸只是粗粗地看了一下标题就放下了，好象那些述评争端、战斗和死亡的文章会

彻底损坏他的受伤的胃和粉碎他的疲劳的心似的。

我们总是感到下午很长，而且非常烦闷。碰上晴天，我就带着针线盒到平台上去补袜子，补你爸爸的工作服，你的裤子和衬衫，以及我自己的早已打满了补丁的筒裙和衬裙。我曾希望能有这么一次，他呆在我的身旁，我暂时停下针线活，肩并肩地两人一起眺望全城的景色，俯瞰下面的那条非常狭窄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的大楼，快要互相碰着的阳台和在褐色的路面上过往的行人；我曾希望我们俩能一起斜靠着栏杆，眺望别的阳台或屋顶平台，眺望到处高耸着的钟楼、形状不同的大厦、高挂的电线 以及许多园林、街心花园或公园构成的绿色空间。它们有的轮廓清晰，有的却形象模糊。我曾希望能这样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一面欣赏城市景色，一面亲切交谈着 比如 谈谈我们将来的打算 因为将来情况可能会好转。我想，这可能会使我们产生某种幻想。但是，你爸爸什么也不想说，即使闭着嘴在那儿呆上五分钟他都不愿意。在那些漫长的星期日下午，或者在天高气爽的黄昏时刻，每当我在大平台上主动谈起我们未来的打算时，你爸爸就说我象一个听仙女故事的孩子，欢喜幻想。我知道 他已经变得粗鲁、冷漠、孤僻和沉默了 而且也许会永远这样下去。我尽量找机会跟他说说话，问问你们上午在外面玩得怎么样，以及你到巴列卡斯或四马路去看足球赛，是否比逛旧货摊更加好玩。他回答我说，你什么地方都好玩。我没有问他自己怎么样（那是不合时机的），但他却接着说，他自己也一样觉得到处都好玩。这时，在他那营养不良的

嘴角上，露出了半缕悲哀和冷漠的微笑。

我知道，他这样的表现，不是单纯地出于任性，也不是无缘无故地故意想让我感到难受。他已经精疲力竭，越来越衰弱了。病痛折磨着他，但他强忍着不说。实际上，他的精力已经耗尽了，所以有一天，当工友们把你晕过去的爸爸从工地抬回家来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十

“安赫尔 你在我的床尾躺下了……”

他做得对。他一定以为我睡着了，可是我怎么想睡也睡不着。我好象看见了蛇，看见了龙或者看见了变成妖魔的女人，只要稍有疏忽，她们就会来吮吸你的血液。现在，我似乎看见有个人面马身的女人，她正在从那个窗户往里爬。我急忙睁大眼睛，但是，除了百叶窗的阴影和光线发黄的灯泡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那个担任看守的男护士，他好象脚不点地似的轻轻地走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说了几句话。可我一点也不懂，根据猜测，他是在问我想要些什么。

我在回想，我在哭泣，但没有眼泪。我的和我们大家的生活，象幻灯片一样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每一幕只停留几秒钟，而许多悲惨的场面使我已经破碎的心激烈地搏动。

“你这样睡我很高兴，我要把这告诉胡安……”

安赫尔睡着了，胡安。他大概是直接从上班的地点来的，因为他连衣服都没有换。他收到电报后感到的吃惊、激动和痛苦有多大呢？现在，他正睡在那儿，还轻轻地翻了个身。他这样会冷的。

“睡到这儿来 安赫尔……”

胡安，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对不对。我从床上下来，觉得寒气袭人，两条腿直打哆嗦。我想，如果有人把暖气关掉，我和安赫尔会立即冻死的。

“睡到这儿来 安赫尔……”

我把他拖到床的中央。他困倦极了。

“安赫尔，我是你的母亲，你可以和我睡在一起……”

我把他的腿拉直。他的裤子是用冰冷的布料做的。他现在伸直着身子睡在床上，姿态自然。我给他盖严实了。我将躺在床边，要是有人看见我们这样睡，将会怎样想呢？安赫尔睁开了眼睛，欠起身来。他不愿意躺着，却睁大了眼睛看我。我要说，他是害怕。我也看着他，开始用这双颤抖的手抚摩他。他往后躲闪着，好象要从我的身边逃走似的。

“好 安赫尔 你就呆在外面吧。你想去活动活动腿吗？你想抽烟吗？穿上你的加克。我没有睡着，我是太疲倦了。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妖魔就会来的，抽你的烟吧，你放心好了，不要因为我把你拖到了床上来睡而有不好的想法。”

为什么我会想到有人要来抢我的儿子呢？是路易莎在那儿吗？哎，胡安，不知你是否听我说过索莱达，我现在想起她来了。她变成了蛇，变成了妖魔，想来偷我的东西，至少企图打破我的相对和平的生活。我想着路易莎，因而又记起了索莱达。她们两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我一直认为，当一些人怀着邪恶的目的去接近另一些人的时候，他们

就会变成妖魔，就会变成害人的动物。这也许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读了我父亲的一些神话故事书的缘故吧。这些故事我至今还模糊地记得，有好几次我看得毛骨悚然。据罗马人说，宙斯神，即朱庇特，为了占有特巴斯的国王厄勒克特律翁的女儿，珀耳修斯的孙女阿尔克墨涅，把自己变成了她的丈夫，即提任托斯的国王安菲特律翁。在安菲特律翁远离王宫的漫长岁月里，强大的宙斯一次又一次地同美丽的阿尔克墨涅睡觉。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也忘不了。还有其他同类的故事，给我的印象都很深，现在还全记得。宙斯为了占有奥林匹斯山上所有美丽的女神和人间的美女，即国王和英雄们的女儿，他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变成火，有时变成动物。

索莱达的脸象仙女，但身体象吃惯了人们作为祭品奉献的面包和童男童女的海妖。她一进我的家，我就看出她已经变成了妖魔。当然，这话也许有点儿夸大，因为可能由于她的原因，你爸爸才和我生了安赫莱斯，后来又生了何塞·安东尼奥。

我现在头脑中想的全是这些事。安赫尔到那边去转了一会儿，又回来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医院里一片寂静。明天，他们将把必要的证件给我带来，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这些讲外国话的人将对我们说“再见”，我们将在宽阔的德国公路上行驶，我永远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国家来了。我们将穿越法国，将看到在西班牙的边境上等候我们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灰白的父亲。随后……胡安，随后我将为你痛

哭，现在我的眼泪干涸了。生活的重担，一直压在我的背上；还有你，多少年来我一直把你背在身上，紧紧贴着我的身体，因为不管你是和未婚妻呆在一起，还是和这个吸尽了你的精力的下流女人睡觉，不管你是在那边的工厂工作还是后来到了这个潮湿寒冷的国家，你总是在我的身边，总是在我的心里，你的心贴着我的心，两颗心总是在一起搏动。

我现在看见了索莱达，看见了索莱——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你父亲不能继续工作了，我必须重新出门去找出路，谁也不能阻止我这样做。

“你必须呆在家里 安东尼奥 这是为了你的身体 你如果再去起石板 很快就会送命的。”

“我们正在疏通排水管或下水道。”他说 并无力地吐了一口痰。

我在杂货店、面包店或女人去的其他地方，听见有些妇女在议论她们从事的买卖，有几个我认识的女人早已开始做那种生意了。但是，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她们竟然敢公开谈论这种黑市买卖。她们指名道姓地高声议论，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这也许是由于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即那些在艰难的岁月里受煎熬的人，已逐渐失去了害怕的心理，甚至对最严厉的法律也不敬重了；但是，也可能因为所有那些搞转手买卖的人——一般都是女人——大多是小本经营，而那个市场上往往有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比塞塔的交易，所

以就不值得对她们兴师动众，追查缉拿了。这些女人的丈夫，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患病，有的已在内战中死亡。她们都是出于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这样干的，因为一般来说，到附近村镇去跑面粉的女人，都是一些对经商不感兴趣的人，只要还能生活下去，就不会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买卖。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两条腿抖得厉害，许多迹象表明，我的心已经衰竭了。但是，我却从一贯认为找不到力量的地方找到了力量并象其他许许多多女人一样走上街头，来到通往马德里城外去的各个车站，从那儿奔向卡斯蒂利亚和曼恰地区的各个村镇。不久，我就认识了许多和我从事同样生计的女人，她们到各个村镇去购买面粉、土豆、食油……我是一个新手，打扮得比她们稍许整齐一点，很少说话，感到浑身颤抖，内心惊恐，提着一只我做姑娘时候用的箱子，以便遮掩检察人员的耳目。我跑了几趟，没有出什么事，这给我增加了勇气。我从乡下买来上等的白面，每公斤可以多卖四至五个比塞塔。然而，我的手提箱只能装十五公斤，所以几乎赚不了钱，因为有时路程很远，算上车马费和路上的食用，几乎所有的收益都赔进去了。我只好多带容器，除了原来的手提箱，又带了一只旅行用的方形柳条筐，里面塞满了小口袋。开始的时候，车站上和火车上的警察和便衣没有注意上我，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我完全加入了那个庞大的女人队伍，因而随时都可能被他们抓住。那些女人，与货币不甚流通的战争期间从事以物易物买卖的女人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说，内战时期的那些披头散发，一贫如洗的女人，

她们成群结伙地在火车上大声喧哗，尖声怪叫，毫无顾忌地带着布匹、鞋子、花边、化妆品等东西离开首都 奔向周围的村镇 用这些杂货交换面粉、面包、鸡蛋、肉、油、土豆、腌猪肉等东西；如果说，她们根本不怕突击队并敢于对警察大叫大嚷，伸拳舞臂，同他们扭打抗争，甚至有时还要缴他们的枪 在绝望的驱动下 她们把一切都弄翻了天(这些事 我都是从你爸爸那里知道的。当时他多次被派到火车上去值勤，面对那些成群结伙的女人 他受了不少罪)那么 如今这些包括我在内的女人，我们不仅不厉害，也不危险，而且都是些愁容满面、胆小怕事的人。虽然我们中有的爱骂人，但是都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怕这怕那，什么都怕，连说话也怕。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正是这种害怕的心理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最痛苦、最绝望的路上，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的运气还不坏 但是 躲过了今天 躲不过明天 因为差不多每个女人都被抓住过，受到了没收商品的惩罚，我不可能是例外。真的，我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挫折，有好几次当火车已经驶入马德里市区，快要进站的时候，被他们没收了货物。我们后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车才好。我们有时在城郊，当火车通过交叉口放慢速度的时候，冒着跌伤的危险——常常摔得鼻青脸肿——从车上跳下来，接着就扛起货物，钻进小巷。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翼翼地哆嗦着往前走，觉得每一个迎面而来，从我们的身边走过去的男人 都是“别动队”的成员 因而都有权盘问我们和搜查我

们的行李。

我每天天一亮就出门，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晚上，你父亲总是和我呆在一起。我希望赶在纳西萨太太起床以前走，但不管我怎样早，有时还免不了在打开楼门的时候碰到从工厂里值夜班回来的疲劳和困倦的安塞尔莫先生。那时我感到特别害怕。我原来想，如果清早出门，晚上十点以后回家，不仅工作的时间可以长一点，而且不会被邻居们发觉。但是，自从那天撞见安塞尔莫先生以后，我就认为二层左门的房客会马上知道，这样，我刚刚开始的小买卖就可能做不成了。我甚至还想到，这可能会使你父亲再次被关进监牢，因为象大家经常说的那样，我们说话做事都“必须十分小心”。然而，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也曾这样想：安塞尔莫先生只有一次碰到我背着手提箱和柳条筐，也许对我不会有什么怀疑。可是不久，我又连续碰到他好几次，好象他是计算好了时间专门在那儿等我似的，好象他在偷偷地跟踪我。有一天，他竟然奸笑着直截了当地问我黑市生意好不好，还说很多搞这种买卖的人赚了大钱。我吓得直打哆嗦，知道我们一切都完了。我攥紧拳头，牙齿咬得格格响。艰苦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使我变得坚强起来。与我一起跑村镇的女人，她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她们跟我一样不得不这样干。贫苦生活的煎熬，给她们，也给我灌注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克服害怕的心理，无所畏惧地继续前进。因此，我的处境只是千万个例子中的一个，它赋予我和他人同样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大超过了我

本身的力量，推动我去克服千难万险，继续向前，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胡安，在那些年月里我作了多么艰巨的斗争啊！过了一些时候，你爸爸又能出门做事了。他提着手提包，五公斤、五公斤地逐步把面粉卖出去。每天我都觉得会从门缝里给我们塞进一张警察署的传票来，把你爸爸叫去警告一番，告诉他警方已经了解我们的非法买卖了……我的孩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或在火车上，当我看到宪警的时候，心里的恐惧有多大啊！……士兵们有时帮助我们，他们见了我们就大声嚷道：

“做黑市生意的人来了。”

接着又说，似乎想减轻我们的恐惧：

“喂，太太，把你的筐拿到这儿来，还有你，把那只手提包递给我。在这儿，就是我的老子也不敢来碰它一碰。”

有的女人，胡安，就是我的一些年轻伙伴，她们受那种保护和帮助的引诱，或者害怕被告发，不知廉耻和自尊，顺从地跟着他们走进了失身的去处。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结婚，有的丈夫在生病或被关在牢房里。她们这样做，开始时也许出于生活的逼迫，但是后来……唉，真是没法说！多么无耻！她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丧失廉耻和自尊的！无论是姑娘还是有夫之妇，能继续过正经生活的女人已寥寥无几，即使后来结了婚，或重新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们也不能过从前那样的正经生活了。生活给我们的打击太沉重也

太残酷了，我……也差一点成了那个悲惨的戏剧中的演员。处处是陷阱！到处是无耻的行径！到处受人欺凌！因此，你父亲不让我出门，只要求我把你和他照顾好并把家里的事管好，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一半以上的居民正在为社会的文明而工作，所以我们就只能干这个。我当时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

一天，在曼恰地区的一个村镇小站上，我的货物被没收了。我坐在又黑又脏的地上，干瘦的脊背靠着灯柱。我的同伴们的货也被没收了。她们企图把我从被煤屑染黑的地上拉起来。我不想上火车，我想永远留在那儿了。记得那天天气炎热，车站对面的打谷场上堆满了麦秸和小麦，以及没有脱粒的麦捆，男人们赶着大车，来来往往，不时地朝车站这边张望。

我过去见过那些留着大胡子的脸，而且看得很真切。那是在一个村镇的客店里，当时他们不得不在那儿过夜。他们拖着疲劳的脚步，动作迟缓，表情狡黠，懒洋洋地“偶然”——他们这样说——闯进了那家我们已经住上的客店。现在他们站在远处往这边张望，可能在说：“那些等火车的是做黑市生意的女人。”我的一些经历过最严酷的生活考验的同伴说：“走，咱们找那两个大胡子去，捞他几个比塞塔再说。”于是真的跟他们走了。但结果是，她们不仅没有弄到钱，反而被灌得烂醉，还被打得鼻青脸肿（我至少亲眼见过一次）。那些野兽，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当他们不能自制地占有女人的淫欲到了疯狂的程度，而又不能

达到预定目的的时候，就采取施行暴力的原则。诚然，他们的暴行往往被其中个别比较理智的或比较文明的人所劝阻。没有心肝的野兽！他们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些女人的呢？至少对我来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妖魔，是一头吞噬我们肉体的巨大的野兽。我做了许多可怕的梦，在那些恶梦中，我看见地球长着妖魔的脚和头，无数的野兽和亿万个居民在它内部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嚷，在野蛮主义的驱动下，绝望地互相乱咬。

我当时背靠灯柱坐在地上，同伴们无法把我拉起来，因为当她们来拉我的时候，我就死抱着灯柱不放，指甲都掐进了坚硬的绿色漆皮里。我哭着，蹬着脚，不让她们把我拉上火车。火车进站了，停了一分钟，又载着令人作呕的、卑鄙的货色离去了。我又看见了那两个警察，他们叫来了两个在车站上工作的青年，用手推车把没收到的货物送往营房。

看见我坐在那儿的有车站站长、托运员、扳道工和赶来看火车的人。我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面低头哭泣——他们听不见我的哭声——一面用紧握着拳头的右手，不时地捶打那没有知觉的，肮脏的地面。

就在那个时候，索莱达姑娘走到了我的身边，她也是搞那种买卖的。也许为了陪伴我她才没有乘那次火车走，也可能是因为她象我们大家一样，被没收了货物才留下来的，但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她的，因为接着我就知道了她就住在那个村里，她不是冷漠无情地自己急着回家，而是走到了我的身旁，对我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

十 一

当然，在这之前，我已看见过她好几次了，我们曾多次在一起旅行。我抬头看了看她，不知说什么好，好象绝望使我失去了知觉。

“起来 跟我走吧。”她的口气很坚定 但又很柔和 轻轻地触动着我的心。

我抬起头来，朝着车站的办公室望去。有三个男人一面瞧着我们，一面在说话。接着，我看见其中一个向我们走来了 但是 在他伸手来拉我之前 我就站了起来。他朝黑色的石板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就转身走了回去。我听见他在走近他的同伴时大声嚷了几句，好象很生气。

索莱达拉住了我的胳膊，对我说：

“ 到我家去吧。”

“ 我可以等下一列火车。”

“ 咱们走吧 依着我 别说傻话了。”

“ 我丈夫会等我的。”我辩解着。

“ 得了 我想这不会是你第一次在村里过夜吧。”

她是一位健壮、结实的姑娘，栗色的大眼睛，两条腿很有劲。尽管生活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她还是满面春色。当时她刚满二十岁。我对她的身材，她的精力，以及她的气质

非常羡慕。我说不上她是否也象别的女人一样和士兵或随便哪个男人睡过觉。有许多这样的男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向女孩子们提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当时我觉得，索莱达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把我领到了她的家里，胡安。我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而是有另一个人在关心我，在为我操心。几分钟以前感到的巨大悲痛，这时好象已经消散，慢慢地我的胸腔又能正常呼吸了。我看着那些不用象我们那样去奋斗就可以吃上雪白的面包的农民，已不感到憎恨，甚至瞧着宪警的营房，也没有愤怒地往地上吐唾沫的强烈愿望了。因为当索莱达扶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她家里去的时候，对我说了许多有力而亲切的鼓励话。

可是你瞧，我后来觉得这个女人是魔鬼。一个人怎么也不会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她把我带到了她那可怜的家，我进屋时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坐在地上的女孩。

“请进 您不要害怕 她是我的傻妹妹罗萨里奥。”我脸上一定有了什么反应，否则索莱达是不会这样说的。

那女孩子突然站了起来，又蹦又跳，又叫又闹，直吵得母亲出来为止。她母亲是个干瘦的女人，穿着一身棕褐色的破衣服，蓬头散发。她先瞟了我一眼，接着走到傻子身边，随手操起一根棍子来吓唬她。那根棍子可能是专门放在门边的，以备随时取用。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傻女孩给我的刺激太强烈了，使我呆若木鸡。

“请进 请进。”索莱达以请求的语气说。

我看见在母亲的吓唬下 罗萨里奥拖着右脚，一摇一摆

地朝水井走去，一面嘟囔着。但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麼，大概是在说，她要跳井。索莱达哈哈笑了，她走到妹妹身边，轻轻地推她。我感到茫然，感到害怕；我瞧着姊妹俩和她们的妈妈，真不知道眼前的一切是不是现实。院子又窄又长，它的一边是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垛长长的隔墙，隔墙外面有一所式样跟索莱达家的房屋相同的房子。院子的后部，有一扇用木棍插着的门，与临街的那扇门一样，上面打了好几块白铁皮或罐头皮的补丁。那门好象是通向牲畜栏的，因为从门后面传来了母鸡的咯咯声和猪的哼叫声。水井在隔墙的墙根下，旁边有一个水泥平台，一个洗碗池，一个石砌的小水槽，里面泡着碟子和上了锅的沙锅。屋门口挂了一块用麻袋布做的门帘，墙缝里塞满了头发、废纸和破布。当我和索莱达进屋的时候，她母亲显然正在梳头，所以在她拿木棍吓唬傻子之前，先走近墙根，把从梳齿上取下来的一小把灰白的长头发塞到墙缝里去。

我自己也不甚明白，为什么当时看到的一切现在还记得那么多，而且觉得有必要详细地加以回忆。我好象又看到了当时的一切，我一想起索莱达，一切往事都涌上了心头。那个村镇的街道很长，尘土飞扬，一直伸向田野，通向平原和平整过的山地，通向常常可以看到吉卜赛人部落的地方。索莱达的家就在这样的一条街上。我觉得索莱达不是一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姑娘。当母亲气势汹汹地向罗萨里奥走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她那严厉的表情。我望着已经安静下来的傻女孩，想去接近她。可是她见了

我，又开始叫嚷起来，并朝着水井那边跑。水井上有个倒扣着的破缸做井栏，盖井的木盖上压着一块石头。索莱达告诉我，这是为了保证罗萨里奥不能象几年前的一次那样跳下井去。听她这样一说，我就开始想象当时的情况。我的想象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因为在我的想象中，那次投井不是发生在某个夏天当男人们还在睡午觉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我到她家去的那个下午，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好象索莱达对我讲的一切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我仿佛看到村镇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在街上跑着，喊着，说傻子罗萨里奥跳井了。接着又“看见”刚从床上起来的睡眼惺忪的男人，懒洋洋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我“看到”一个、两个，所有的人都陆续来到了出事者的家里，有一、两个人下到井里，把罗萨里奥弄了上来，但她没有死，她只是摔晕了，她还活着，正如几个女人说的那样，她还要继续“捣乱”。我把想象和预感混杂在一起，觉得这些都是真的，好象我又看到了当时的情景，而当时究竟怎么样，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

胡安，那天下午我见了那个精神失常的女孩，心里非常不安，后来一想起她来就感到难过。有许多次，我感觉到她又跳井了，而我好象就在她的身边，几乎碰到了她的身体。这些想象我觉得都是真的。当时罗萨里奥已经走到了井边，双手抱着墙边一棵快要枯死的无花果树。索莱达走过去拉她，一面对她说：

“跟我走吧，别再演戏了，你吓不了我们。”

她母亲看着我。罗萨里奥跟随着索莱达离开了无花果

树。过了一会儿，傻子走近我，平伸着两只发抖的手，对我说：

“您不是这儿的人 对吗？”

“对的。”我回答说。

突然，她又惊叫起来。临街的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八至十岁的小孩。

“我们回来了，”大一点的孩子说，“还有东西。”

他们把大门敞开，搬进来几个没有装满的口袋，并从每个口袋里倒出了大约二十公斤重的捣碎了的麦穗，那是他们上午在收获过的麦地里拣的。孩子们穿着长短合适的裤子，上面打满了补丁，裤腿上尽是泥巴。阳光的烤晒，使他们身上的汗毛变成了红色。嘴角上很脏，好象刚刚吃过葡萄或香瓜。索莱达走过去帮助他们倒口袋。

“见到爸爸了吗？”她问两个孩子。

“翻车了。”年龄小的那个回答说。

“住口。”另一个对他咕哝了一声。

索莱达接着问，她很想知道翻车的经过。母亲站在一旁瞧着他们，他们的谈话似乎没有引起她的注意。我也注视着他们，但同时应付着罗萨里奥的没完没了的问话。

“您不是这儿的人 对吗？”

“对 对。”我迅速回答她。

接着，我又把目光转向那两个男孩。他们的父亲在村镇的一个大打谷场上当短工。当时他们正在讲述其父亲的大车是怎样在装满了麦子快要拉出庄稼地的时候翻倒的。

索莱达情绪很坏，她说：

“唉，今年……算是碰上了。阿尔弗雷多先生和爸爸的关系已经很冷了，如果这次他不辞退爸爸，那一定是奇迹！”

年纪小的孩子不停地抠着鼻子，并用手指头搓着鼻涕，嘎巴。罗萨里奥开始在院子里乱走，嘴里哼着我们谁都不懂的歌曲。索莱达好象突然发现我站在旁边，而且还是她邀请来的客人，因而搬来了一张矮脚藤椅请我坐，同时以责备的目光瞧着母亲，可能怪她对父亲翻车的事竟然没有说什么话。她对母亲说：

“您……”

母亲气急地问：

“什么？”

“没有什么。”

“那么……”

随后，母亲叫男孩子们到打谷场去弄点下脚麦子回来喂猪，因为那天下午已经没有麸皮煮猪食了。索莱达这时告诉她母亲，我是她的同伴，要在她们家过夜。

“你的同伴……？”她咕哝着说。

她说话时带着轻蔑的口气，我真想马上离开她家。但是，片刻之间，正当我要走的时候，那女人的心好象软下来了，说道：

“好吧，住客店也并不舒服，这您一定是知道的。这里的一切您都看见了，如果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这一切把我弄得头昏目眩。我坐在藤椅上，望着那个

可怜的白痴，感到恶心，想吐，我真不愿意再看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些事，几乎使我一时忘记了在车站上度过的可怕时刻。但我还是想起了我的被没收的货物，也想起了你爸爸和你。他可能从太阳落山的时候起就焦急不安了，而这种不安的心情可能会越来越强烈，使他彻夜不眠，他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在屋里踱来踱去，同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每一个微小的响声。索莱达一面审视着我的表情，一面对我说：

“不用那样哭丧着脸。”接着又说：“我明天就去找人。如果您把钱都用了，也没有关系，好赖我们都能办点儿货走，人家认识我，可以先取货，后付钱。这样我们可以带上几公斤，乘上午十点的那次客货车走，您看怎么样？”

“我还是今天晚上走的好。”

“今天晚上？”

“是的。快车几点钟到站？买车票的钱我还有。”

“快车在这儿不停。”

“不停？”

“唉，您留下来就算了，说这些傻话干什么！”

我本来可以住到客店里去，但是，看到索莱达如此殷勤，我就不好意思走了。

我留下了。天黑的时候，我看见索莱达的父亲回家来了。他是个矮胖子，脸好象有些浮肿，留着大胡子。他说了一声“晚上好”就径直走到牲口棚里，把手中拿着的一把狗牙根草扔下后就回到前面来。他谁也不瞧地说：

“今晚我得留在打谷场上。”

“翻车的事怎么样了？”索莱达问。

“车子摔坏了，而且坏得相当厉害。”

“阿尔弗雷多先生生气了吧。”

“嗯，是的……”

他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看一眼就准备走了。对他来说，罗萨里奥好象根本不存在似的，但却飞快地朝我瞥了一眼。

索莱达把他拦住，指着我说：

“你看，她不想空着手回家，我叫她留下来，等明天……”

他一边往外移动着脚步，一边说：

“行。”紧接着又说：“我现在就上打谷场去。”

我目送他走远了。两个男孩站在门口。在他走出屋子以前，罗萨里奥笨拙地对他说：

“爸爸，爸爸，这个女人不是这儿的……”

他连头都不回，继续往外走，直至一只脚跨出了门槛，才转过脸来向她微微笑了笑。然而，那笑容好象很快就被深切的忧愁撕破了。

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罗萨里奥。”

这句简短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动听，充满了对傻女儿的爱。这种爱，平时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仅仅以那样的方式，即用简短的语言和瞬息即逝的，难得看到的目光才表露

出来。

他走了。母亲在那儿嘟囔着：

“什么都是我的过错，一切……”

我见她掀起麻袋片门帘走进了屋子，从里面搬出一张小桌子，又取来了一只红陶瓷盆，准备盛切成片的西红柿。

“我什么都得忍着，什么都得担着。”

大门口来了一群小孩，他们站在门口朝院子里东张西望。屋里的两个男孩呆呆地站在那儿，显得有些紧张、胆怯和害怕。门口的那些孩子已经象背诵陈旧的连祷词一样开始齐声叫嚷：

“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

这时，罗萨里奥拿着一块石头，正在往门外冲。母亲和索莱达同时站起身来，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两个男孩子已经靠近墙根，街上的那群孩子正在准备逃跑，索莱达走上前去，对孩子们说：

“你们在叫谁滚出来？谁？要是让我抓住了……”

罗萨里奥一下子坐到地上，一面哭，一面用石头在地上划着曲线。她没有把那块石头扔向那些孩子。

“非得教训教训你们不可……”索莱达一面说，一面盯着妹妹。接着，她又转向两个弟弟，对他们说：“你们干什么吃的？两个无用的东西，不对吗？多么勇敢的男子汉！如果我把他们抓住了……你们就可能会把他们吃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别装那副傻样看着我。这些孩子也太没有教养了！”

索莱达的那些话我听了非常刺耳，她好象不是在车站上走来安慰我的那个人，我甚至觉得她的美丽的鸭蛋脸也变了形。我明白，在那个家庭里，只能厉声厉色、忧郁苦闷地生活。

“请您原谅，”她随后对我说，“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 天天如此……该死的流氓！”

母亲在切西红柿。她切好以后，又把一瓣蒜切成细末，撒在西红柿上面，再加上油、盐等佐料，拌匀。接着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坐下吃晚饭了。孩子们带着饥饿的目光，怯生生地走过来，好象感到害怕似的；罗萨里奥还躺在地上，哼着歌曲，似乎一切与她无关。最后，母亲走过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温和，甚至亲切的态度把她拉了回来。与此同时，索莱达递给我一块面包，并说：“吃吧，就着凉菜一起吃，他们还有上午炸的一点儿腌猪肉。”

我们坐在暗淡的灯光下面，默默地吃着。萤火虫和飞蛾笨拙地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舞。不管怎样，那确实是美好的时刻。我真想走出屋子，到田野里去，到打谷场去，躺在田沟旁或禾草上，让自己陶醉在夜晚的凉爽、宁静与和平之中。我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某种美好的、不令人伤感的东西；希望能静静地躺在大地上度过整个夜晚，尽力做到什么也不想：不想罗萨里奥，不想两个面黄肌瘦的男孩，不想索莱达说的粗鲁话，不想母亲的粗暴和冷漠的态度，也不想那位父亲的简短、和善、内含温情的话，如有可能，也不想你们——你的爸爸和你，不想他在深夜还不见我回家时会感

到的焦急乃至绝望。

因此，当索莱达告诉我，我得睡在靠门口的地方时，我对她特别感激，因为这里靠近户外，中间只隔着一块麻袋布帘。

“我们在那儿给您铺上一只麻袋……我想，这比和我妈挤在一起睡要凉快些。”

我真心实意地感谢她。等他们都上床以后，我抱着麻袋和毯子离开了屋子。我躺在露天处，仰望着满天星斗，无忧无虑，什么也不想。我听着小伙子们的歌声，蟋蟀的叫声和狗吠声；我看着一颗颗流星飞逝，望着象棉花一样洁白光辉的银河。我这样躺着，时光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从我的面前过去 最后 我起动嘴唇 念念有词地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在和晴朗的天空说话，还是在背诵一首永远忘不了的旧祷词）进入了梦乡。

十 二

那是什么声音？是安赫尔在喊叫吗？不对，安赫尔在那边的扶手椅上睡着了，他什么都听不见。可是我却听到了一些巨大的响声，使我浑身战栗，感到害怕。大概是风，是风声和怪鸟的叫声，对吗，胡安？为什么我现在会听见这些声音？我感到今日之夜象一个永不消失的黑影，我好象走在一个很长很长的隧道里，即使加快脚步，也永远走不到尽头。我的眼睛都痛了，有时我觉得我终于要睡着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我一直在回忆，整个长夜我一直在回忆往事，并勾起了我内心的痛苦。现在，好象所有那些响声都聚集在一起朝我冲来，压扁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风声，是飓风的响声，似乎还在下雨。树梢在摇曳，粗大的、光秃的树枝在摇动，它们象巨人的尸体上的干涸的血管。也许还有可怕的怪鸟，它们正窥视着你们这些永远闭上了眼睛的人。这是二月的一个夜晚，但也可能是十一月的圣徒节之夜。我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讲死人和冤魂的故事。谁给我讲的呢？我努力回忆。是一个老太婆？对，是一个干瘪、驼背、支着拐杖走路的老太婆。她住在我们那个区，她家里是否还有别的人，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这些孩子——男孩和女孩——一见她在门口晒太阳，就把她围住了。区里的每一

个孩子都认识她，放学以后，我们总是去找她给我们讲故事。她在十一月里总是讲饮恨而死的冤鬼，讲她自己家里的一些怀着悲痛到阴间去的，而且还在向她显灵的人。

今天是十一月的一个夜晚，胡安，我要出去找那个老太婆。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很快就要到那个地方去了，从那儿，穿过一道坚固的金门，就能到达极乐世界或苦难深重的黑暗世界。我要走，我要离开这儿，我要让阴雨淋，寒风吹；我要去见那个讲鬼魂故事的老太婆，求她给我讲一个最悲惨的或最吓人的故事。如果她觉得合适并愿意给我讲的话，我就不怕听了以后可能会象小时候那样做恶梦，也不怕在那些恶梦里会看到鬼魂跳舞或对着骷髅哭泣，对着石雕像发笑或对着风烛残年、忧愁伤感的老太婆们叹息。这些老太婆还不会死，她们既看见了光明，又看到了黑暗，仿佛将在无穷无尽的痛苦中长期挣扎下去。

今儿好象是十一月的一个夜晚，你们这些死难的人将出席天审大会。你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隐在云彩中。也许你看见了我梦中的那些老太婆，她们已经走到了幸福世界的门口，但是，世俗的迷信思想却又牢牢地控制着她们，因而还在哀叹不止；你可能看到了那座大门，它一打开，就会把你引入盛大的晚会。我害怕，我听到了那些响声。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听完悲伤的故事以后，我总是蒙头钻在毯子里，连手臂都不敢伸在外面，觉得如果把它们露在外面，马上就会被一只冰冷的巨手，一只干瘪得只存骨头的死人之手抓住。可是，我今天怎么啦？我一生经历了这么多

的事情，对一切都已习惯，为什么现在还在发抖呢？为什么我好象又变成了小孩，想起了梦中那些凄惨的故事就感到害怕呢？这些声音不是来自在云端中举行的舞会。天使不在歌唱，乌鸦也不在呱呱叫唤。外面在刮风，风吹动树梢，刮起了纸屑，拍打着窗棂子，使露天的电缆发出尖厉的啸声。我躺在这张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仿佛来到了旷野，到了干旱的褐色的原野，那里有我的城市，刮的风也与这儿的不同；我仿佛听到了那不同的风拍击电缆时发出的啸声，看到了暗红色的雀鹰围着一座钟楼在翱翔。大雨如注，我让冰凉的雨点任意亲吻我发烧的脸颊。

我没有做梦，我没有做恶梦，也没有说胡话，我没有发疯。我躺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医院里，头脑很清醒；我看着坐在扶手椅上的安赫尔，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甚至明白为什么我现在眼睛睁得那么大，大得我害怕眼珠子会炸裂；我知道胡安你已经死了，躺在那边的太平间里，暗淡的小油灯的火苗在不断地跳动，犹如受了惊吓而战栗。我在这里等待他们给我办理有关的证件，以便把你带回西班牙，带回我们居住的城市，在那儿，我将把你，把这件心爱的行李埋入三尺深的黄土中。我对自己说的和做的全明白。但是，我希望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到我们自己城市的郊区去，到墓地去向我的父母倾诉衷肠，随后坐在你的坟墓的门口等待黑夜的降临和接受猫头鹰的问候；我希望到那所乡村小屋的旧房间里去看看，然后，再到我所憎恨的马德里城，跳上屋顶，飞檐走壁，从窗户进入我们曾经居住过多年

的小阁楼，并在那儿等待索莱达。她是那样的好，又是那样的坏；她具有天使般的容貌，身体里却流着魔鬼的血液。我也想在这个大城市里逛逛，然后投入那条通航的黑水河中。我想到那儿去，我想叫喊……胡安！

“不，安赫尔，你不要动。是我，你继续睡吧。你害怕了？你认为我疯了？现在……如果我现在笑，安赫尔，那你将会怎样呢？你惊恐地看着我……”

胡安，安赫尔又合上了眼皮。什么时候才能天亮？我要起床了，我要到自己城市的公园里去，孩子们可能正在那儿玩耍。我从前常常带着你和你的弟弟、妹妹到那里去玩，我织毛衣，你看护着他们，艰苦的日子好象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现在就要到那个公园去，也许还能听市立乐队的演奏，也可能碰见我爸爸手拿报纸坐在一张长椅上。我想走，我想马上就走。不，现在我不能走。安赫尔一定累坏了。我也有可能遇见那个青年小伙子——你的爸爸，他可能穿着突击队的制服站在几棵松树下；也许会碰到刚举行完婚礼的路易莎，看见她穿着白纱做的礼服，和丈夫一起站在盛开的玫瑰花丛旁准备照相。我希望……但是，只要不是跟你一起走，我一个人是决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看了看安赫尔，他又睡着了。如果他愿意睡到这儿来……胡安，我希望你的双手能象小时候那样抚摩我的哺育过你的乳房，我希望我的很久以前就干瘪了的、只剩一层皮的乳房上感到你们——你，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的六只洁净的小手的抚摩，我希望还能哺育你们，抚摩你们的小小的身体。那

时，我将成为一个拥有千百个乳房的母亲，能哺养千百个长得一模一样，都有象带刺的荆豆杆上的绒毛那样金黄色细发的孩子，我将成为千百个长着金丝头发的天使的母亲。你们将吮吸着我的千百个乳头，我的身体将象彩云一样慢慢地拉长，在天上遨游，将象赫拉女神在哺育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生的儿子海格立斯时那样，留下一条星光灿烂的银河。

我头痛。我希望变成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排出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卵，这样，你们将是一些小头小脑的黑小子，将永远在我们地下泥沙宫殿的小径上行走。我干嘛要成为其大无比的、有千百个乳房、身体象奇妙的彩云一样的女人呢？你去告诉司变之神，叫他不要改变我的形象，不要改变我这个玛丽亚的现在的样子。因饥饿、失眠，以及种种灾祸和无数的苦难的摧残，我的肉体已经完全枯萎，骨瘦如柴，连眼泪也干涸了。告诉那位能使一切生灵改变形状的神，我这个胸脯扁平、没有性欲的女人，要继续作你的母亲和安东尼奥的妻子；我只想成为一只形容丑陋的动物，成为一条同类中最强大的蛇，我要伸出我那有毒的舌头，把路易莎留在我心中的毒汁喷到她的脸上。现在，我看见她在走廊上往前跑，这是真的，胡安，你别以为我糊涂了。我刚才看见她了 那孩子长着翅膀 为了能看见你——他的生身父亲，他展翅跳跃。我看见她围着你躺的长桌转来转去，她越转越快，变成了许许多多的路易莎，她们同时围着你转；那孩子却变得很小很小，站在你的冰冷的额头上，拍击

着翅膀，象一只刚孵出来的蚂蚁，小得微不足道。她在唱，我大声向她喊叫。安赫尔吓了一跳，惊骇地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怎么啦，问我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我对他说：“哎，好象有几只怪鸟贴在那边的墙上。”他瞪着圆圆的眼睛望着我，我却还在问他看见了没有。最后，他不愿意再看我了，跑出去叫值班护士。护士给我取来了一粒药片。我吃药的时候，看见路易莎抱着孩子坐在不知什么东西上面哭，她丈夫手里拿着一束送给她的鲜花，正在求她看看呆在旁边的女孩，但她置之不理。那女孩是他们的女儿，我看不见她的全身，只能看到她的腿和身子，但看不清头部，她的头发好象某种奇异的植物的绿色细丝。

谁在拉我的衣服？你看见了吗，胡安？没有人在拉我的衣服。我睁开了眼睛，我好象睡了一会儿，尽管睡得不好。安赫尔不见了。现在我又要入睡了。等我起床的时候，我要到卫生间去用凉水冲冲脑袋，我需要止住头痛。他们给我的药片管什么用？我愿意想你的父亲。他已经出门了吗？邻居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可以议论好几天。索莱达怎么样了？我已经想起她许多次了。她的傻妹妹罗萨里奥又跳井了，而这一回真的淹死了。索莱达说：“唉，正当青春年少应该好好生活的时候，却……”我想起了她当时是怎么瞧你的父亲的，那时我想：“这个女人要抢走我的丈夫，她想把他从我这儿抢走……”你爸爸……女邻居们……我那天见她进屋时真高兴：索莱达到我家里来了……后来……在那个阁楼上，当吃完饭洗碟子的时候，我心里常常嘀咕着这

些谚语：“助人为乐 别管对方是哪家”；“养乌鸦 眼睛被啄瞎”……“平静的河水不用怕”……生活就是这样……安赫尔回来了吗？也许他和护士一起去取什么东西了。他将回国度假。“您瞧，我们俩是一起来的，而……”现在他回来了，坐在扶手椅上。大概他认为我睡着了，这样更好。我要闭上眼睛……现在闭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到一些微弱的，几乎贴着我的眼皮的小火光在黑暗中闪动。生活中会发生多少事啊……索莱达……你父亲……这个世界上的事太多了……“虚构的小说”，人们这样说。为什么要鞭笞如此虚弱的人呢？我的父母……村镇上的那一家……一声巨响震撼了天空……扔下了多少炸弹？……突击队……胜利的军队在检阅……监狱……一切都会发生……艰难的生活……饥饿……索莱达叫我到她家里去……她的母亲……她父亲的简短的话……索莱达……啊，对了，过去的一切……眼前的事变……我为什么还要活呢？

十 三

你父亲一点儿也没有睡，一直等我到天亮。他认为我可能又“挨警棍”了，还以为我在宪警队的队部过夜呢。他并没有完全想错，因为我的确“挨警棍”了，而且差一点被拉到宪警队去，并在那儿过夜，甚至可能不仅仅过那一夜。

后来我对索莱达说：

“我衷心感谢你。”

“感谢我？”

“是的，我要感谢你，我过了很好的一夜。”

“凉快的一夜。”

“非常好。”

第二天，索莱达陪我到一个农民家里，并且弄到了货。

“这您看见了吧，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不死，总是有办法的。”上火车以后，她对我这样说。

我回答道：

“请记住我家的地址，只要你愿意并可能的话，请到我家来玩玩。我要让你认识我的丈夫和孩子，他们见了你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我将对他们说，你就是把我带到家里去的那位姑娘……而他们一定会说：‘啊，索莱达’，因为在这之前，我一定会向他们介绍许多有关你的事。”

我真的给你们讲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我是一个多么无知、多么可怜的女人！后来我常常回忆我小时候的故居，回忆我从前读的一些书，回忆过去的岁月。那时父母非常溺爱我，我学到的一切都是他们教给我的，他们把生活中所有善的和最美的东西教给了我。后来遇到了多少冲突！因此，看着我父母放大的照片，我禁不住浑身战栗。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一些天真的人，受了轰炸和战争年代暴力的惊吓，悲愤而死，因为他们对各种罪恶的行径和破坏活动理解不了。他们印在相纸上的静止的肖像，在惊愕地望着我，好象在问我：“是你女儿？”是你我们的玛丽亚？”对，是我；我就是从前陪着爸爸散步、偷阅他的书籍——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及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的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拿着一本诗集一读就是几个小时的女孩子，但是今天，那个女孩子已经成了一个只会唉声叹气，常常不能自制地埋怨生活，埋怨生活中遭受的一切苦难的女人。

索莱达对我说：

“总有一天我会去看您的，我很想认识您的丈夫和儿子。”

我经常跟你们谈起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为她担心起来了。我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她的生活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一面又想她的家。我想象着罗萨里奥怎样在院子里乱蹦乱跳；想象着两个浑身肮脏、满嘴污物的男孩怎样忍受着别的小孩的嘲骂；想象着对日复一日继续过那种生活感到厌倦的索莱达如何气愤地走到门外去吓唬那些

孩子；想象着绷着脸，谁也不理睬的干瘦的母亲怎样被叫骂声、半截子话、罗萨里奥的乱蹦乱跳及其跳井的企图弄得怒气冲天，乃至伤心绝望；想象着那位父亲回家以后，怎样对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只瞥上一眼，只说上两句话（而那两句话也许是对傻姑娘说的），接着又回到主人的打谷场上去的情况。

“她至今还不来。我希望见到她，希望知道她家里每个人的情况。”我不断唠叨着。

你爸爸说：

“哎，你可以停一停了，你怎么象唱机似的。”

我不作声了，但并没有因此而不想念那位姑娘，她对我太好了。我当时感到精疲力竭，只想自尽，我抱着灯柱子，指甲都掐入了又脏又硬的漆皮里。因此，那天当我见她进屋的时候，不禁大声叫喊起来，以致于你爸爸——一个经受过世界上最可怕的惊吓的人，都吓了一跳。

“玛丽亚，你这是怎么啦？”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开始大声叫喊，后来又拥抱着索莱达失声痛哭起来。

“是你，索莱？”我终于说出了话。

你爸爸从屋里走了出来，接着你也来了。索莱达好象也很激动。她是直接从自己的村镇来的，出来时带着货物，在火车上被没收了。那个时期，因为我改了路线，有很长时间不见她的面了，所以时时刻刻在念叨着她。不知有多少次，我曾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到她的村上去一趟，可是

等我一拿起箱子和柳条筐，却出北站到坎波斯地区去了。也许是我害怕再回到我曾经想自尽的地方。

“请进 请进 索莱。”我一面说，一面擦着眼泪。

接着，她谈起了她的妹妹，几天前刚给她举行了葬礼。

“她又跳井了 知道吗 而现在……”

索莱达不能继续在家里生活下去了。不管运气是好是坏，她想再跑几趟生意，然后来马德里居住。

“我妈妈嘛 她怪我。”

“怪你 怪你什么？”

“就是那不幸的事呗。”

据她讲，那天她从井里提了一皮囊水，却忘了把那块石头压在井盖上。象往常一样，当时罗萨里奥的精神受了刺激，也许比平日的刺激更大，因为几分钟以前，那群孩子刚从街上过去 他们在大门口一齐冲着她喊“滚出来”这不仅使她，也使家里其他人，包括索莱达、母亲和两个男孩都气得要命。索莱达的牙咬得格格响，母亲破口大骂，男孩们也一反常态，准备同那帮小孩拼。

“我没有把石头压上 因此……”

不仅她母亲说这是她的过失，而且全村的女人都这样说 弄得索莱达——据她自己说——每次上街 都不得不当着那些女人的面忿恨地吐唾沫。

“算了，你现在别想它了。你没有什么过错，那只是个疏忽。”

“对 是疏忽 可是……她指责我说：‘你！你！谁也没有你那样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了！’ ”

“好了 你先冷静一下。”我安慰她说。

你爸爸象观察一件真正稀奇的宝贝那样注视着索莱达。她穿得很破：一条细布裙子和一件红色针织紧身上衣。一对又大又结实的乳房把上衣撑得鼓鼓的；裙子又皱又短，在她弯腰或坐着的时候，半只大腿就露在外面。索莱达是个强健的姑娘 胃很好 什么东西都能吃 因此 尽管她生在艰难的岁月，脸上却保持着青春的光泽。我第二次对你爸爸说话的时候，他还在盯着她瞧。

“看看她吧 安东尼奥 她就是我经常谈起的那位姑娘，你要是愿意 就拥抱她吧 她就象我们的亲妹子。”

他好象在颤抖。索莱达一面用手帕擦眼泪，一面说：

“我非常高兴能再一次见到您的妻子…… ”

说着，她把你抱在怀里。

“这孩子真讨人喜欢 你做我的朋友 不同意吗？”

你说：

“同意。”

你爸爸不断地瞧着她。为什么要那样瞧她呢？当时你爸爸怎么啦？索莱达的到来可能会变成悲剧？我已经干瘪了 瘦成了皮包骨，一双悲哀的眼睛都眈眈了 相反 索莱达鲜嫩健美，身体结实，每块肌肉都显示出女性的特征。我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想的，但她犹如一位仙女，一位刺激性欲的仙女，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和无耻的阿芙洛狄

蒂^①，她使男人热血沸腾，驱使他用那样的目光瞧她。

她紧紧地抱着你，你们立即成了朋友，而且象早已相识的老朋友。你开始笑了，我们家里充满了欢乐。过了一会儿 她说：

“明天我得出去找点儿事做，找个工作或去给人家当佣人。”

“咱们等会儿再说明天的事吧。”我对她说 并开始准备晚饭。

吃晚饭的时候，我对你爸爸说：

“啊 安东尼奥 我们应该做的是这个。”

“这个……？”

“是的 让索莱跟我们住在一起。”

她微笑着说：

“算了 您这样太过分了 玛丽亚。”

“我过分？唉，你要是能知道我的高兴劲儿，就不会这样说了……还有他，安东尼奥，且不说胡安吧。这都是因为我忘不了那一天的事 索莱达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我接着说：

“只是我对你家里发生的事感到遗憾。可是 对 我们不应该再去想它了，我真傻……”

在她的脸上掠过了一层阴影，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你父亲不时地用眼睛瞟她，他当时连最简单的话都说不上来，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偶尔说上一句，也不是直接对着索莱达说的。我忘了后来索莱达怎么又谈起了找工作的事，我当时想出了和她合伙做生意的主意（后来我曾多次想过，那是一个该咒骂的坏主意），就是说，她可以住在我们家里，和我一起到村镇去办货，由你爸爸替我们去兜售，赢利按三股分。她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你父亲也感到兴奋。他对我说，他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尽管他不赞成每次都由我和索莱达两人跑外，因为他至少也可以跑上一、两次。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发现了一个合作商店，从那儿可以买到各种剩余的配给商品，或者就是从计划数以内克扣下来的配给品。

我们怀着某种兴奋的和相当有希望的心情不断地议论着。为了使买卖顺利，每个人都提出了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主张。你爸爸提出，如果在那个合作商店里能买到我们需要的全部货物，我们就必须加紧作准备。确实应该作些准备，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必须考虑运输货物的方式。由于左邻右舍都认识我们，所以最好不要把货带回家里，或者想法把它伪装成自由买卖的商品以后再带回我们的阁楼。

第二天，我们想出了利用蔬菜罐头和药品的包装匣子来装运货物的办法，这样，我们就一切考虑妥当了。我们三人个个精神百倍，勇气十足。

所有的准备工作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索莱达已经成了我们家的皇后。我这个天真而可怜的女人，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父亲在和她相处中表现得那样笨手笨脚，而她却显得非常纯朴，自然，一点也不感到拘

束。从你父亲瞧她时的那种神态可以看出，他似乎永远不能把索莱达看作我们的真诚的朋友和我们家庭的一员，而我却早已这样看待她了。因此……但是，我得控制我的奔放洋溢的回忆，它又把索莱达带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并给我增添了一大堆新的痛苦。

我们已经在大商场和许多小店里找到了不少主顾，挣的钱除了吃饭，还有盈余。于是我想把你送到学校去念书，可是你爸爸却说不用急，他说你以后会有时间学习的，我们必须照料你的身体。要让你长胖一点儿真是费劲，多少灾难不断落到了你的身上，索莱达有时下午带你去看电影。你成了她亲密的好友，你和她一起睡，或者说，是她和你一起睡，因为我们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你睡的那张放在小房间里的沙发床。那个小房间同时又是我们的货栈，就是在那儿发现了老鼠。我所以还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索莱达住在我们家的那一段时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

她终究还是个姑娘，所以一天晚上，当她看见一只老鼠在床上跑的时候，不禁尖声叫了起来。她叫喊着说：

“啊呀 玛丽亚 你来瞧 你来瞧……！”

我急忙走过去。不能否认，我当时也有些怕，因而往后退了一步，让你爸爸进去。他一面追捕老鼠，一面给索莱达壮胆。她笑了，帮助他一起追打那只小动物。索莱达只穿着吊带式连衣衬裙，你爸爸先是犹豫了一下，这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但索莱达请他进去并说老鼠会咬你们的，所以他就进了屋，而且象个英雄，开始与老鼠搏斗。你抱着索莱达

的强壮的腿；她叫着，笑着，不时地把手夹在大腿中间。那只被迫得走投无路的老鼠竟然跳到了她的腿上，她说了一句我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粗俗、反而认为很自然的话。她说：

“ 哎呀 我没有穿裤衩…… ”

我差一点儿笑出声来，但是你父亲却站在那儿发呆。我发觉某种事情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即某种坏念头钻进了他的头脑。

我瞥了他一眼，对他说：

“ 哎 安东尼奥 快把那只老鼠干掉吧。”

然而，他的两只眼睛继续不停地审视着我们那位女友的模样和身段，上下打量着她的透过薄薄的连衣衬裙可以感觉到的，甚至看得见的强壮而结实的肉体。老鼠在屋里跳来跳去。索莱达把追捕老鼠当作有趣的游戏，高兴得竟然撞到了你父亲的身上。她一面笑，一面说：

“ 这小东西又逃过去了 这小东西…… ”

这时，你爸爸的脸色都变了，他忘了老鼠，开始颤抖起来。最后，老鼠从一个砖缝里逃走了，索莱达也终于从你爸爸的身边走开了。

我随后对他说：

“ 不能这样了，我们应该…… ”

“ 什么不能这样？”他打断我说。

我瞥了他一眼。

“ 嘿，老鼠呗。应该下毒药，那只半死不活的猫比米修

瑟拉^①还要老 老鼠走到身边它都不会知道。”

他什么也没有说。接着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他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好象有一只老鼠在啃他的肉体似的，而这只老鼠比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一只要危险得多。

你爸爸在颤抖，他象水银中毒似的在床上来回翻动；他看我时的那种粗暴的神态，似乎我突然成了他的绊脚石。但如果我能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正常的话，那么一切仍然都是正常的。

危险正在威胁着我们。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的生意还不坏，赚的钱够吃够穿。索莱达好象更加标致，更加鲜艳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一定会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以致考虑是否停止搞合伙买卖并叫索莱达离开我家，以便让我们，至少让我本人能恢复自从那天晚上闹老鼠以后失去的平静生活。

我心里忌妒极了，所以每当知道她一个人在家，而你父亲在我回家之前就很早结束工作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吓得浑身哆嗦，手脚冰凉。索莱达年仅二十，正当妙龄；她又有健美的身体，银铃般的笑声。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敌手，一个比一切贫困都要厉害的祸患。如果她把你父亲对我的爱夺走的话，我就彻底地完了，因为推动我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前进的动力恰恰是他对我的爱，恰恰是我知道有人还在爱着我。

^①《圣经》中的人物，传说他是诺亚的祖父，活了 969 岁。

记得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你父亲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索莱达。晚饭前他俩已经单独在一起呆了一个多小时了。她不时地笑着，先看看我，接着又看看你爸爸，突然开玩笑似的说道：

“ 安东尼奥先生今天真象一个小伙子，总是那样严肃，那样…… ”

我马上警觉起来了，你父亲却低下了头，但不一会儿，又抬起头来望着索莱达。他怎么了？我无法知道。晚饭后，我默不作声地开始洗盘子。索莱达想帮我一起洗，我冷冰冰地拒绝了她。

“ 今天晚上您怎么啦 玛丽亚 ？”她问。

“ 没什么。”我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头去，看见你爸爸正在小心地卷纸烟。配给的烟草不用卖掉了。他已经喝了一勺治胃病的药水，显得很愉快。接着我见他在看报纸。我不能老是背对着他，于是我突然转过身去，这时我才看清楚，他根本不是在看报，而是在看正在脸盆里洗内衣的索莱达的大腿。于是 我一洗完盘子 就拉了你的手 粗暴而又生硬地说：

“走 咱们去睡吧！”

我真想让你和我一起睡在我们的床上，并且不让你父亲进屋。我感到痛苦，感到忿恨。他们或许以为我还会回到他们呆的地方的，但我让你睡下以后，自己也躺下了。索莱达和你爸爸说着话，我在床上虽然听不太清楚，但是他们说些什么还是听得见的。

“哎 您……”她说。“您在认识玛丽亚以前大概已经有不少未婚妻了吧 对吗？”

他回答说：

“不，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是这样……要是说女朋友嘛，谁都有……可是正式的未婚妻，一个也没有。”

索莱达笑着，这笑声犹如某种沉重的、冰冷的和刺人的东西灌进了我的耳朵。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心烦意乱，心想你父亲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连我生气了也没有发觉。也许他知道我生气了，但认为无所谓，这就更糟了。胡安，虽然他对我从来都不是太亲热的，可我当时还想，他总会来和我说几句话的，问问我怎么啦。我是这么想的，而且当他们的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笑声不断地传进我的耳朵的时候，还是继续这样想的。我真是一个傻瓜，经常想入非非。我一面觉得他对我突然离开厨房无动于衷；一面又认为马上会听到他站起来时移动椅子的声音，认为他很快会进来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然而，我听到的却是他的笑声，而且你要知道，那是突然而起的哈哈大笑声。笑声过后，又是一片寂静。他是在想你和我吗？为什么他不来看我们呢？她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这就是原因。索莱达给你爸爸疲劳的血液中注入了某种毒汁。我想，我过去如此艰苦奋斗，常常忍饥挨饿地把饭省下来带到牢房里给他吃，而现在却得到了这样的报答；我想，我完全是为了他们俩，

为了使大家不再挨饿，不再受别人的支配，使你父亲不再听命于某个老板，我才担惊受怕地搞那样的买卖，而现在却从他们两人那儿得到了如此的“奖励”。

我哭了。开始时只是暗暗地流泪，后来却哭出了声音，我想让他们听见。然而，他们已经打开了刚买不久的收音机，正在谈论着广播节目和广播电台。我听见她说：

“您想听比利牛斯山广播电台的节目吗？”

“比……不 听音乐吧。”他说。

“那么听安道尔的广播吧。”

“好 就听安道尔的广播。”

接着就响起了轻快的舞曲，那音乐犹如在催促他们搂抱起舞。我不再哭了，眼泪停滞在我的喉咙口，快把我憋死了。

“您会跳舞 对吗？”

“嗯 跳舞……双步舞 探戈 这些还行。”

“我太喜欢跳舞了。过去在村里……无法想象我在那儿是怎样‘跳’的。现在，因为我妹妹的事，我已经很久不参加舞会了。您是知道的，那些地方的丧礼……但是在这儿……而且我并没有穿丧服，不管服丧期间是应该伤心呢还是不该伤心，我反正跟平时一样。因此……听，现在是探戈舞曲 您愿意咱们跳一个吗？”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胸膛来了。他们会搂抱着跳吗？你爸爸正盯着她瞧吗？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来呀。”她催促道。

我想象着她正在拉他的手臂，叫他站起来。

“不 不……”我听见他说。

一瞬间，我心里充满了快乐。

“您我两人就好象……”

我下了床，站在过道上看着他们俩。你爸爸低着头，可能他想到了我。只听见她又说：

“我在这儿……在这种地方，一个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总是比较放荡。有过两次以上……我是指在我们跑火车的那个时候。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倒喜欢搞这种黑市生意：只要我高兴，就可以把警察弄得神魂颠倒……”

我感到愤怒。她竟然卖弄起自己的青春美貌和她那二十岁少女的健壮而富有诱惑力的肉体来了。唉，假如……！但是……难道我也曾想这么干吗？我的上帝，那些事都快要把我搞疯了！我呆呆地望着他们，却没有勇气走进厨房去。

“别说了，索莱。”他说。

我见他站了起来。探戈舞曲已经结束了。

“那我到别的地方玩去。”于是她说。

我看见他转过脸去瞧着她，脸色变得象死人一般。

“不。”

索莱达嫣然一笑，我却浑身一震。

“那好，”她说，“我就在这里跳……”

说着她又跳了起来。你爸爸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线条优美而鲜明的躯体不停地转动；他伸出双臂，疯狂的

情欲使他的两只手变成了野兽的利爪，颤抖着朝他盯着的目标扑去。我大声地叫道：

“不 安东尼奥！”

他好象被冻僵了似的，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那欲火中烧，索索颤抖的身躯好象突然挨了一斧头。

“不……”我又叫了一声。

我一把抱住了他，对旁边站着的索莱达看也不看，我不知道是否对她产生了恨。我阻止了他们互相拥抱，我偎依在你父亲的胸前，激动得颤抖不止；然而，我很快又放开了他。我简直感到后悔，后悔不该跨进厨房去，因为我想到了我的骨瘦如柴的大腿和扁平的胸脯。我喃喃地说：

“原谅我……原谅我 安东尼奥。”我开始往外走。

我以为他会跟着我出来，可是他一动也不动，只是目送着我走出了厨房。

“你们玩吧……”我边走边说。

静默无声，他们谁也不说话。我再不愿意看见他们了。索莱达却跟在我的后面走了出来，好象某种东西突然触动了她的良心，尽管她的话恰恰并不反映这一点。

“您是怎么想的？您以为我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吗？”她思想混乱地说。

“你只有二十岁。”我小声地说。

我轻轻地把她朝你爸爸那儿推，但她站在过道上，任我怎么推，她都不动一步。你爸爸这时开口说道：

“来吧 既然她推你 你就来吧……”

他疯了，我认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我走，”她说，“我是一个女流氓。”

“来吧 别说了。”

“您别说了！”她叫道。

胡安 那时你醒了 正在叫我 见我不理你 你就哭了。
你父亲抓住了索莱达的胳膊。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和我干了些什么？你说呀，
你到底和我干了些什么？”他问。

索莱达气得直哆嗦。

“走开 你给我走开！”她反复地说。

他好象除了差一点儿就能享受到的肉体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只好把他推开，随即跑进了你睡的房间，插上了房门。你还在叫我，但很快就不作声了。你父亲低着头，呆呆地望着厨房地上的磁砖。他是一个性格温和，对女人冷淡的人，但那时却神魂颠倒了。我见他紧握拳头，跑到你房间的门口，举起了威胁的手臂。但是，他没有敲门就把手臂慢慢地放了下来，恢复了自然的姿势，捏紧的拳头也松开了，似乎他的一切愤怒化成了一声深沉的叹息：他的全部身心被失败和羞愧压垮了。接着，他望了望我们自己的卧室，终于移动了脚步。他走得很慢，耷拉着双臂，低着头，下巴贴到了胸脯。他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脱了衣服，倒下躺在他常睡的那一边。我睁着满眶泪水的眼睛，也不愿意跟他说话。最后还是他先开的口：

“你不该把她带到家里来 责任全在你。”

“是的。”我说。

我想赶快入睡，尽管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竖着耳朵在听，索莱达可能正在脱衣服。她在跟你说话，语调很平静。我敢肯定，你爸爸一定会羡慕你的。接着，传来了索莱达躺下时床发出的咯吱声，你爸爸烦躁不安地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了那床铺的嘎吱声，可能索莱达也一样睡不着，正在床上翻动着呢。你爸爸的头一会儿抬起来，一会儿靠在枕头上。我看他这样实在太吃力了，就叫他把耳朵贴着隔墙的墙壁好好听。

就在那时候，从你们的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索莱达已经起来了。她碰响了隔墙，你爸爸却为之一震。随后又传来了一些轻微的响声。索莱达开了房门，走出了房间。她要到厨房里去吗？我想她一定象闹老鼠的那天晚上一样只穿一件透明的衬裙，我似乎看到了她的结实的小腿，健美的大腿，丰满的乳房和乳房之间的那条深沟，你父亲曾不止一次地、以不寻常的目光盯着那儿瞧，洁白的皮肤早已使他的眼睛陶醉了。他那时正竖着耳朵在听。索莱达的脚步并不是走向厨房，我们听见她拉开了楼梯门上的插销，于是他问：

“是不是她要走？”

接着传来了下楼的声音。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喊道：

“索莱达！”

她正在往楼下跑，你爸爸走到过道上停住了。

“索莱达！”他又喊了一声。

我抽泣着，看着他象一个疲惫不堪，神情悲哀的醉汉，慢慢地回到了房间。

“她走了，”他喃喃地说，“这下你可高兴了。”

“走了……”

“这正是你所希望的。”

“我想死 我希望的是这个 安东尼奥。”

“为什么？为什么？”他抓住我大声问。我感到他的两只手象两把铁钳。“为什么？”他又问。

他那时简直不象一个男子汉。

“为什么？为什么？”他反复地问。

那问话，犹如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是从他的牙齿缝里，从发烧的和失望的嘴唇中间蹦出来的。他一面撕着我的睡衣，一面重复着那句话。

“你想死 为什么？”他还在问。

他气喘吁吁。我感到他爬到了我的身上，陷进了我的肉体，还感到一种轻微的疼痛。他的神经质的双手揉搓着我的身体。

“为什么？”他继续说。

我一点都不想动。而且还转过脸去躲着他。他似乎想撕裂我的身体，撕下我身上仅存下的一点皮肉。我感到羞愧、害怕和厌恶，我想事后他一定也会感到惭愧的。他想使劲揉搓的是索莱达的身体，而这时却把他的可怜的和微不足道的妻子当作了牺牲品。我对他说他疯了，并说索莱达使

他失去了理智。突然，我的一切厌烦，恶心以及任何微小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他又开始说：

“为什么 如果你…… 难道你不是……？”他的话断断续续，很不连贯。我好象听到了他的哀叹声，一种他自身的某一肌体的撕裂声，他想把我变成那样的女人，有了她就不会再向往别的女人了。

那阵子可怜的狂热举动，使我感到震惊。

“安东尼奥……”我说。

他回答说：

“玛丽亚……”

接着又说：

“玛丽亚 不……你……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你……你想着她吧，只要你愿意……”

“别说了…… 别说了，玛丽亚……”他恳求道。

我的名字，又是我的名字，从他那沉闷的呼唤声中微弱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安东尼奥……”

我温顺地听从他的摆布，直到那次突发性的，意外的，同时又是激动和愉快的双人漫游结束为止。我们同时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接着就谁也不看谁地闭上了眼睛，去寻找梦境……

那天晚上，我有了你的妹妹安赫莱斯。事情竟是这样……！

十 四

但是，那个男人怎么可能是你爸爸呢？他中了什么邪了？为什么不愿看我？为什么老是那个表情？我记起了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幻想着你将有个妹妹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当我真的怀孕了，他倒好象无所谓似的。我们经受了多少苦难，但对我来说，那时才是最难熬、最辛酸的日子。忧愁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因为他不理我，我也就不理他，我们就这样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好象每时每刻都在背叛我，似乎已经和索莱达睡过而现在又正在跟她鬼混。那天晚上以后，他连我的衣服都没有碰过，然而，等了多少年，我的肚子又孕育了新的生命，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你经常和他一起去逛商店和市场，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我几乎站立不住，因为胎位不正常，身体又很虚弱。我真想去找医生看看，可是说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不止一次地想要求住院，但最终还是默默地呆在家里。我也曾想过到阿圭列斯区去，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再去哭求堂娜帕洛马。我一个人呆在厨房里，面前放着那架几个月前买的收音机，但我不想听，我觉得不可想象的是竟然还会有人听音乐，更糟糕的是，在那些还有心思听音乐的人中间，就有你的爸爸。有许多次，他晚上一回家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或音乐，

尽管继续板着面孔。我们简直都不说话了，我们俩都为此而痛苦。一天晚上，他对我说：

“你也应该出去走走，我都觉得累了……”

他总是感到疲倦，原有的疲劳又加上了新的疲劳：过去的疲劳来自种种不幸的事件，今天的疲劳却产生于对生活的厌倦。

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已经接近临盆，我快要第二次当妈妈了，但是我的肚子还几乎显不出来。

另一天晚上，是我主动对你爸爸说：

“也许是个女孩，你早先希望有个女儿。”

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浑身一股酒味，那时你爸爸喝上了酒。恰恰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他把他的一个狱中相识的老朋友带回了家，我和那个人只见过很少几次面，确切地说，我很少注意那个人。他叫拉蒙，是个矮小滑稽，有点畸形的人，老是用一双嘲讽的小眼睛瞧着我。你爸爸买了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两人相对而坐，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谁也没想到要请我呷一口。他们谈论着同盟国赢得的世界大战。拉蒙出狱才几个月，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找到你父亲的。我一见他进屋，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到狱中探望你父亲的那些岁月。我一面想，一面不时地偷眼观察那个人的脸。后来我就不再注意他了，甚至忘了他正在我家里作客，忘了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如今又一次流落街头，除了和老朋友们闲聊外，似乎就无事可做了。他对战争的结局有些失望，因为他曾经认为——我听

他说过——，如果同盟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政权就会垮台，但事实并非如此，于是他开始骂美国人，说他们为了一己之利，完全有可能和西班牙结盟。你爸爸对他说：

“唉 都一样。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他们现在的想法跟我们过去的想法都不一样。”

“和我们现在的想法也不一样。”拉蒙微笑着接过你父亲的话说。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你父亲又参与到政治里面去了。胡安，我一向认为，他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过去被卷进了那股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民兵刮起的旋风中，那是因为他处在警察的位置上，不得不帮助那些以各种方式起来保卫给他发薪的那个政府的人。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过那些事，甚至连报上刊登的有关同盟国军队向前挺进的消息他都不看。而现在，当他和拉蒙议论的时候，我觉得他变成另一个人了。当然，有很多理由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天晚上，他和拉蒙一起出去了。我听见他们谈到了索莱达。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有些话还是被我听见了，因此我知道了索莱达从我们家走后不久，就在街上撞见了你的爸爸。“街上”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怀疑 使我想到索莱达也许当了妓女。当时你爸爸已有了几分醉意，所以毫无顾忌地把什么都给拉蒙说了。后来……你父亲后来又对拉蒙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了，但是，记得你父亲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酒味中还夹杂着我从未用过的脂粉香味。

他肯定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过夜了，而根据他对拉蒙讲的话，我猜测那个女人就是索莱达。

另一天晚上，他可能也去找她了。当时拉蒙的眼睛都亮了，他站起来的时候说：“对，咱们走……”你父亲很晚才回家，他一头倒在床上，既不看我一眼，也不碰我一下，连一句话都不说。他象一件无生命的物体那样跌倒在床上，并且很快就睡着了。这时他离我——他的妻子——既近又远，但尽管如此，当他进入梦乡以后，我还是用我颤抖的手抚摩着他的头发。

我想自己应该重新走出家门，象过去一样去奋斗，去做买卖。他已经对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们不能在一起谈心，我曾试图和他谈一件比工作更重要的事，但是他不愿意听。有一天晚上，我对他说，也许我会生个女孩，生个他早先所希望的女儿，然而他却一声也不吭，这是使我感到最痛心的事。只要他对生活还抱有一星半点的希望，我就会有勇气去忍受一切。但看来他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他感到绝望，却又把它闷在心里，不断地折磨着自己的心灵。

但是，在另一天晚上，当我又一次说到我们将生个女儿时，他突然摸起我的肚子来了。他又按又压，弄得我很不高兴，叫了起来。于是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开始抬起头来，好象呼吸困难似的，接着又用床单蒙住头，闷声呜咽起来了。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我叫他。

他没有回答。第二天他又出去了，直到晚上才喝得醉

醺醺地回家。等他躺在床上，鼾声如雷的时候，胡安，我的这双历尽苦难、饱尝辛酸、索索发抖的手又一次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发。他大声地说着梦话，提到了索莱达。索莱达将回到我们家来，因为你父亲执意请她回来。她进了圣马科斯街的一家妓院，你父亲常去看她。现在，他在睡梦中指名道姓地说到她，我却很平静地听着这一切。除了我们的老朋友索莱达，他在睡梦中还说到了酒店和拉蒙。拉蒙鼓励他加入以马德里为中心，跟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保持联系的那些人的行列。我被迫听着他这些使我感到震惊的话。说真的，他过去也经常说梦话，而且声音很大，但都是些不连贯的和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所以很少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因为他根本不象在说梦话，或者和过去说的梦话完全不一样。过去只是一些淡而无味的话，甚至还有笑声，现在却成了大声怪叫。很多晚上他被自己的喊叫声吵醒了，而每次都是我使他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我想 我不能恨他 也不能不爱他 他在那绝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我对他的爱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强烈的爱，不是在他心平气和地跟我面对面坐在饭桌上的时候流露出来的，那时我几乎看都不看他，他也只跟你说话，或者用间接的方式谈一些专门说给我听的事，好象我是个陌生人似的。但是，当他熟睡的时候，或喝醉以后回家的时候，我就反复地抚摩他，给他脱去衣服，紧紧地搂着他的干瘦的身体哭泣，觉得即使把眼泪哭干了，也消除不了我内心的痛苦。我从不认为他是个流氓或无赖；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在

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不幸的生活留下来的烙印。他喝酒，和索莱达乱搞，这些我都原谅他。我的眼泪，犹如灌溉的泉水，可以洗净那个不幸的人所沾上的一切污秽。他和索莱达搞在一起，是因为我很久以来就成了一个不能满足男人要求的女人了。索莱达的结实的肉体及其二十岁少女所具有的青春活力，搅昏了他的头脑。那天晚上他那样粗野地摆弄我，完全是他想玩弄索莱达的结实肉体的欲望的流露，所以我甚至想到，我的女儿是索莱达的。你父亲使我怀孕并生下了她，但他完全是受了索莱达的健壮的和白嫩的肉体的诱惑才疯狂地找我来发泄的，因此，完全由于她的原因，我才成了你妹妹安赫莱斯的母亲。按理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地感谢她……

通过你父亲的梦话，我知道了很多东西。后来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但是，在此之前，在他紧紧地搂着我并温柔地吻我的失去了青春光泽的脸之前，我心中的苦闷有多大呀！在此之前，胡安，我胸中积聚的苦水有多少呀！他经常和拉蒙在一起说话，因此，真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他又被叫到警察局去了。我都不愿意再谈起那些日子。他们在追捕他。拉蒙已经被抓进了监狱，因为他与一些恐怖分子纠合在一起了。警察捕获他们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小型兵工厂，搜出了许多手枪和修理钟表的器械。这件好事警察干得很及时。那批恐怖分子落网以后，就开始了大搜捕，你父亲就是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抓走的。那些人都与抵抗运动和以图罗兹市^①为大本营的流亡分子有联系。警察早已注意

到你父亲常常和拉蒙在一起。我不知道与朋友在一起究竟犯什么罪。但是，警察看见他去过贫民区的小酒吧间，而光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把他逮捕法办。他们都是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过去被判过刑、在警察局挂了号的并长期被监视的人，正因为如此，你父亲过去的行动总是很谨慎的，他后来那个时期的行为完全是在胡闹，是最愚蠢的举动。任何跟拉蒙有联系的事，都比花上两个我们急需的杜罗^②去和索莱达睡一次还要坏得多。

我想去向希门内斯·罗纳夫妇求助，但我没有立即付之于行动，因为我当时的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实在羞于见人。我的肚子并不太大，但我脸上布满了黄色斑点，却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我怀孕的状况；我两眼深陷，还有很多花白的头发。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里与一个腼腆而谦恭的年轻突击队员结识时的那个姑娘，现在到哪儿去了呢？我的父母为什么要躲在那张发黄的相纸上如此看我呢？我被迫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流泪，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也不知道什么叫希望。灿烂的太阳高高地悬挂在美丽的、蔚蓝色的天空，我却好象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国家；鸟儿在树上，在电话线上和在屋檐下歌唱，我却听不见；汽车在街上奔驰，行人们喜气洋洋、儿童们笑声朗朗，我却觉得一切都象无休止的哭泣声。

法国边境城市，离西班牙国境一百多公里。

银币名，相当于五个比塞塔。

我盼着他回来，也许他们会很快把你父亲释放的，但日复一日，我的等待变成了失望。你拉着我的裙子，吵着跟我要东西，我不理你。你快满七岁了，已经到了参加领圣体仪式的年龄，但是你——一个不是因为战争就早已师范学校毕业的女人的儿子，当时什么也不懂。你是一个可怜的、体弱多病的孩子。望着你，我就怀念起我出生的城市，想起了秋天在公园里度过的那些星期天，春天在亚森松的教堂里做过的弥撒，以及在那春色满园、万紫千红的时候，有数百个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孩子一起参加的领圣体仪式。我随着自己的思想，仿佛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希望能驾长云，飞向遥远的天涯海角，并希望变得无影无形，再也感受不到现实中的痛苦。最后我对你说：

“别吵了 别吵了 胡安 我现在就给你拿。”

一会儿以后，我和你一起去合作商店买东西。日子一天、一周地过去了，从你父亲被捕的那天算起，快满一个月了。我的肚子突然大了起来，我感到有些害怕，我将一个人在家里生第二个孩子，这是多么可怕呀！我用拳头按着两边砰砰直跳的太阳穴。头几天，他们禁止你父亲与外界联系，当我后来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简直不愿意瞧我了。他呆在铁窗下，变成了一具活僵尸。他一接触我的目光，就马上低下头去，好象我的眼睛在谴责他似的。他也不向我要东西，我把带去的食品递给他，他看都不看地把它放在脚旁边的地上 接着对我说“再见”并叫我好好照顾你 但是对我的那个膨胀起来的肚子，对他的快要出世的第二个孩

子却只字不提。可是后来，我发现他瞪圆了眼睛盯着我的下半身瞧了好一阵子。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见他的瘦弱的双手紧紧地抓着监狱探视室窗户上的铁栏杆，脸上露出了痛苦和绝望的表情。

十五

在那样的情况下，胡安，我能做些什么呢？换一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怀孕 我就可以去工作 比如可以回到希门内斯。罗纳先生家里，或者到二层左门去当佣人。我不怕低声下气地向人哀求，为了找到工作，就是下跪也在所不惜。

我又等了一些时候，可他还是出不了狱。再不能等下去了，于是，一天天刚亮我就动身上阿圭列斯区去了，但我后来没有走进希门内斯·罗纳先生和夫人的家门。因为他们为我们已经办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不想再去麻烦他们，同时我也不愿意他们看见我。我自己都不太明白究竟为什么，但我为我们的贫困感到羞愧，而且我也不能对他们说，你父亲又被关进了监狱。

我到商店里去买了一点大米，把大米分成许多小包装在木箱里，你帮助我一起推着手推车。必须弄几个比塞塔用，尽管那个时候，黑市买卖已开始衰落，利润率很低，赚不了多少。此外，我们能跑的次数也有限，因为要把货箱搬上我们的小阁楼，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现在我觉得，我当时决定重新做那些查禁商品的买卖所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管邻居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在忙些什

么，过去的确一直没有人在楼梯上打扰我们，但有一天，我却预感到将要出事。从来没有人向我们问起你的父亲，可是那天下午，我们的女邻居却冲着我问起他来了。

她要去参加一个宗教活动，正从楼上下来。她先向我问好，接着问我为什么不见你爸爸，问他是不是病了。我紧紧盯着她，不知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如此看人的，我血管里的血大概已经沸腾了。卡门太太微笑着，但脸上露出了遗憾的神情。我不知不觉地——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愤怒迫使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您是个伪君子！”

当时我正搬着一只木箱上楼，你留在马路上看守小车。我一进楼就被纳西萨太太看见了，她这时已经走出了她的脏得象猪圈的小屋。

“是的，您是个伪君子……”我重复着说，气得直哆嗦。

“您说什么，您侮辱我？”

“您完全知道我丈夫在哪儿，您完全知道！……”

我想夹着木箱继续上楼，她却站在我的前面，瞪着我说：

“这就是我得到的报答，我过去对您好，您现在却用这样的方式报答我。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让您倒霉，这您知道吗？”

她男人出来了。安塞尔莫先生正准备到工厂去，他也伸出那白发苍苍的头来瞧热闹，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一见她男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哆嗦得更厉害了。我知道我还能说出一些别的话来，谁也不能封住我的嘴，还未出世的

安赫莱斯使我看到了积聚在我的嘴边和手指甲上的力量。我什么都经历过了，我的身心已被损伤过千百次，已破损不堪，所以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不怕粉身碎骨，不怕抛洒沸腾的热血，也不怕积在我心头的怨恨爆发。

“您对我妻子说什么啦？”

我并不害怕。你在街上，你爸爸在狱中，安赫莱斯在我的肚子里，你们都在激励我用喷着怒火的眼睛瞧他。我已经气得说不上话来，但是，在我颤抖的嘴唇上，显现出了代表‘伪君子’的字母‘H’和代表‘假基督徒’的字母‘F’和“C”^①。我不怕那个男人，就是一千个拿着手枪或者都有细长、肮脏、善于签发告密信的手的男人一起来我也不怕。正当我要往上走的时候，他问我：

“能否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一下我可真的失去了勇气，感到了害怕，同时也明白，由于一时不能控制自己，我们都要遭殃了。

“这……里？”

我只见一只微微颤抖的手和几个手指头在推我夹着的木箱。木箱往后倒下，顺着楼梯一直往下滚，滚脱了两块用钉子钉的木板，露出了装着大米的小包。

“安塞尔莫……”

“说吧，堂何塞。”

“你把它拿起来，我去打电话。”

^①“H”是西班牙语 *Hipócrita*（伪君子）的第一个字母；“F”和“C”是 *Falsos Cristianos*（假基督徒）的第一个字母。

我想说“不要”，但是，我的话在几分钟以前就从我的发抖的嘴唇上，从我流露出来的指责性的表情中溜走了。那个男的往楼上去了，而那个女的却以怜悯的表情瞧着我。这时，从三层右门出来了另一个女人，她走到我的身边，拉起我的胳膊就往上走。我跟着她上了三层，她家的小男孩下楼去把你也叫了上来，随后我们两人一起喝了杯牛奶，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给我喝的是一杯牛奶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位我刚刚认识的女人一言不发，但在我走的时候却给了我一包东西，我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才把它打开。

我的气闷慢慢地过去了，手和嘴唇也不再哆嗦。周围是一片寂静。我们的买卖从此结束了。如果警察来找我，我将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好怕的，也许我们可以在警察来之前离开那儿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即使他们不来找麻烦，我们也很难继续在那儿住下去了。

第二天，我们呆在家里等待着令人心惊胆战的传讯，但一直没有人来。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想着前一天发生的事，我渐渐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虽然我还在想着你的父亲，但那个坏念头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听到了屋顶上鸟儿的啾啾声，这是真的；但我不知道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才抱起你上了屋顶平台。仰望苍穹，碧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但是，我头脑里的那个想法并没有消失。我俯瞰马路，希望从高处亲吻那灰色的路面，你也将和那路面用力接吻——同死亡接吻。我抓着你的腋下把你抱了起来。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他想到要和死亡接吻时竟然感到幸福。我

当时就有一种如同挠痒那样的愉快感觉。我望着灰色的，几乎发黑的马路对你说：

“ 看见了吧 你看有多好 以后…… ”

这时，我又听到了鸟叫声。黄昏时的柔和的微风轻拂着我的身体，在远方看不见的云层里，好象有人在叫我继续等待，然而我却不愿意再等了。我站在那儿，身子贴着栏杆，胸中怀着那奇异的幸福感。我想象着大街上血流成河，而我却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终于从那些好奇地走近我们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害怕和恐惧。我从容不迫，几乎平静安详地看着自己走完了通向死亡的路程，我离开了苦海，进入了完全和平的世界。我希望镇静自若，摆脱一切失望、紧张和冲动 等待着时机 我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想到“ 里面有人 ”但也想到 对他的要求活命的呐喊应不予理睬。

然而，我不能平静地等待，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想，虽然晚了一点，他们终于来了，不知是要我交罚款呢还是要我跟他们走。最好的时机到了，等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我们将已经高尚地拥抱着死神躺在大街上了。

“ 有人敲门 有人在敲门 妈妈。”

“ 啊 ？喔 对…… ”

“ 我去开门？”

“ 不 等一下 我说你过来。”

“ 干嘛 你要干什么？”

“ 你害怕吗？对，你是会害怕的，因为你没有我内心的那种感觉。我去开，也许有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你

认为不可能吗？”

是她，是我们的老朋友。她穿着高跟鞋，拿着高级的手提包，一身妓女打扮。她不早不晚，恰恰在我的想法已经考虑成熟的时候来，真不知她究竟来此有何贵干。那一次，当我绝望地抱着灯柱，指甲都掐进了坚硬的绿色漆皮里的时候，也是她走到了我的身旁。我好象对她微微笑了笑。稍许想一下就能明白，索莱达不是一个偷人家丈夫的女流氓，而是我的守护神，因此，我继续对她微笑着。在我还来不及请她坐的时候，她自己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姿势优美地把一只腿跷在另一只腿上，裙子一直撩到吊袜带以上，接着，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了烟卷，开始吸烟。她完全成了一个职业妓女。我瞧着她，觉得那个职业对她挺合适，甚至还为你父亲不在家而感到遗憾，因为虽然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也比过去消瘦，但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不知她来干什么，也没有问她。

“你在这儿见不到他了。”我嘟哝着对她这样说，好象她已把来意告诉了我似的。

她瞥了我一眼。由于找不到烟缸，她把烟头丢在地上，用鞋头把它踩灭。

接着她说：

“他好吗？”

她真的是来看望他的。很自然，对过去幽会的怀念使她不顾其妻子是否会感到不愉快或当场发作，竟然忍不住亲自登门拜访。

“ 他在坐牢 所以不去找你了。”

“ 哦。”

“ 一旦出狱 肯定他会在回家来以前先去看你的。”

她站起身来。

“ 好吧... .. ”她说。

你还在屋顶平台上，这时被她看见了。

“ 跟我亲亲 胡安？”

她吻了你一下。我对她说：

“ 很遗憾 你自己都看到了。”

“ 别说了！”她大声说。

“ 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 ”我喃喃地说。

“ 我们还是朋友。”她说。

“ 当然... .. ”我轻声回答道。

“ 您心里很痛苦。”

“ 嘿 痛苦... .. ”

“ 我已经堕落了，但我愿意。我最不愿意的是他来看我。”

“ 你这就走啦？”

“ 是的 我要走了。”

我叫她再呆一会儿，我说我想再听她谈谈，但她已经转身下楼了。她从楼梯上朝你说“ 再见 ”，同时叫我“ 保重身体 ”。真有趣 她叫我保重身体 谁都明白其中的意思 还不如说 她希望看到我死呢。诚然 如果仔细想一想 我有什么对不起她呢？没有；她有什么对不起我呢？也没有。慈善

事业要求给饥饿的人布施食物，那么，你父亲就是一个饥饿的人，他渴望面包和女人。索莱达和我尽力工作，使家里面包不断，但如果我自己骨瘦如柴，已没有能力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另一种食粮，为什么不能欢迎拥有那么多好东西的她来供给他这种食粮呢？

“索莱达！”我大声叫她。

已听不到她的高跟鞋踩着楼梯发出的“嗒嗒”声，她已经走上街了。我走到平台上，看见她象一匹正在溜达的小马，袅袅婷婷地沿着大街往前走去，接着，拐过一个街角就不见了。

刚才不久，想与死神接吻的念头曾给我带来了幸福——悲惨的和彻底失败的幸福；现在，我站在原来的地方，又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遭遇的一切。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轻轻地用手按着自己的肚子，好象以极其深厚的感情抚摩活在我体内的那个生命。无论如何，他将和我们一样继续活下去。在我的多年以前就感到疲惫不堪的身体内孕育着的生命正在搏动，他使我彻底打消了与灰色的——现在成了黑色的——马路亲吻的念头。

十 六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故乡去，好象到了那儿以后，我将看到那已经死亡的世界会复活，那逝去的岁月会重返。那个世界还能复活吗？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吗？什么也不会找到，这是肯定的，但我们还是到那儿去了，似乎坐火车走完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以后，我们就能找到房子、家庭以及受到几双友好而热情的手的欢迎。我当时真的处在万分绝望的境地，我已无法继续住在那个阁楼上。我当时连上下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同时我也忍受不了和住在楼里的先生们见面；我们必须离开那儿，因为就是我过去非常欢喜吃的传统的午饭，那时间闻了都感到恶心。此外，我一上屋顶平台，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索莱达叫门之前的那个时刻，就会看到死神，看到映在红色磁砖上的死神的影子，就有可能探身栏杆外面，再次希望和下面坚硬的灰色马路进行最后的和不幸的亲吻。

当你父亲知道了我们已经离开那时，他会说些什么呢？最好不要去想他，应该鼓起勇气向前看。我克服了一些糊涂的想法，带着一只大箱子和一只提包，与你一起到了我们的故乡。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寒气袭人，你站在我

的身旁索索发抖。我心里明白，要我们不去想念刚刚离开的暖和的床、厨房和你常在上面玩耍的平台而继续前进，简直是不可能的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世界留在我们的后面了，但是，在我们的前面将会遇到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家，即我婚后安的唯一的家给抛弃了吗？

不管在前面会遇到什么，我们不宜往后看，而应继续向前奔。整个世界象一片墨黑的污迹，象一个巨大的泥潭，我们浮在上面，随时都有被发臭的污水淹没的危险。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幸福呢？为什么我这个年轻时富于幻想的人遇到了如此艰苦的生活现实呢？

我们在火车站外面的小广场上走着。灰暗的灯光亲吻着被雾气浸湿的墙壁，地上和长椅子上满是焦黄色的叶子。有几个行人用风雨衣或雨衣的领子，半遮着脸从旁边走过。雾也许会变成雨，人们犹如一个个吸收雾气的黑影。然而，一切都还在沉睡之中。朝哪儿去呢？我过去居住的区处在城市的另一边，但即使到了那儿我又能找到什么呢？市中心的街道变了样。突然，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幼年和青年时期的形象，看到了我的双亲，看到了那次和他们一起乘这次火车从马德里旅行回来时的情景。为什么那时不觉得困，不觉得累，也感觉不到黏糊潮湿的雾气呢？胡安，我背着箱子和提包，和你一起去那儿寻找已不复存在的东西，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我却一直在想念那早已死亡的世界和多年以前我们过的生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其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尽管现实的生活是如此的艰辛和痛苦（也许正

因为如此），我一直是个好幻想的人。我们从马德里的家里逃了出来，但是，在我身上有一种可能比想逃跑更为强大的力量，它推动我去探寻已无法使之复活的幻想。那座城市是我的故乡，它吸引着我，并给我毫无价值的、虚假的和只是在梦中才能感觉到的温暖。我们默默地走着，不知道究竟要往哪儿去。眼前的景物既陌生又熟悉：林荫大道、广场、狭窄的街道、商店、汽车库、逐渐消散的夜雾、一辆刚开出来的清洁车、一位去做弥撒的老太太、小号的吹奏声、教堂的钟声、一只乱窜的狗、另一条林荫道、银行大楼、酒吧间、学院路、师范学校、医疗所、疗养院、公园 以及在百年老树中间漂浮荡漾的晨雾……

我们一面走，一面环顾四周 我热泪盈眶 两眼模糊。我的城市，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我们已经回到了它的怀抱，胡安。那所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即你的外公和外婆，他们正从那所房子里出来给我们开门。我即将第二次当母亲了，你的弟弟或妹妹将在我出生的城市降生尘世。那个世界是我们的，是我的，也是你父亲的。他不能因为我抛弃了我们在马德里的家而生气。他已经不爱我了，所以我们的一切举动跟他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但他不是坏人，在那个潮湿的十月早晨，如果我们在那座城市的大街上和他相遇了，他也许会跑来拥抱我们的。索莱达会去看望他，她怎么会使他如此神魂颠倒呢？我多么爱我的城市啊！那边是影院，我和我的女友们有时去那儿看电影，那些纯朴的、快乐的下午，现在离我多么遥远……

过去和我交往的人还能认识我吗？我还想寻找那所房子吗？你父亲是在那儿爱上我的。他回到小阁楼去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给他写信吗？

在那个雾气弥漫的早晨，孩子，我想到了这么一大堆的问题。你冷得直哆嗦，我们沿着安查街一直往前，走到了公园的门口。粗大的树上不紧不慢地往下掉落着叶子，好象是被雾气挤压下来似的。片片树叶，有的掉在石子路上，有的落在栅栏旁或长椅子上。除了叶子，从树上还掉下豆大的水珠，水珠滴落在草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们在花园小径上走着，灰白色的晨曦给树干和树枝蒙上了一层潮湿而柔软的薄纱。没有音乐，但我好象突然听到了某个乐队在星期日上午演奏的和谐的乐曲。我拉着你的手，在一张潮湿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你好象对我说了几句抱怨的话。我继续听着音乐。突然 我笑了 我把你搂在怀里 你的脸紧贴在我的胸上，接着，我开始轻轻地，继而非常激烈地亲吻着你，我们谁都不想走了。又一次响起了 铛铛的钟声 附近有个教堂。有两个带面纱的女人从我们的面前走过，接着又走过去两个孩子，他们把风雨衣的领子竖得高高的，双手插在衣兜里。咱俩相对而视，但接着我又把你紧紧地抱在胸前，用我的破大衣裹着你的身子，你紧贴着我的没有光泽的脸，贴着我的大肚子，即将成为你的妹妹安赫莱斯的那个小生命在里面活动。我真想在那儿坐上几个小时，我已经伸出双手，准备去复活那已经逝去的生活。你瞧，胡安，我伸出这双常常颤抖不止的、瘦成皮包骨的手去抓那微小的

露珠，我想牢牢抓住某种看不见、摸不着、象使你咳嗽的雾气那样没有形状的东西。有几个女人从旁边经过，其中有人看到了我的面部表情，因而都转过脸来盯着我，小声议论着，但一会儿又回过头去了。我希望接触已经消失的世界。即使她们议论了我们什么，我也听不见。但是，我听见了音乐，孩子们的笑声和姑娘们的歌声，看见了气球，卖糖果和冰棍的小车，还有你的外公。他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椅子上，不时地抚摩着我的背。我听见他在说话，看见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蓄着胡子、年龄与他相仿或比他更老的老人，他走近我们，彬彬有礼地向我们脱帽请安。我注视着他的黑色的衣服（那个亲切地微笑着的人的衣服），注视着横挂在他胸前的银表链，注视着他的帽子。他可能是学院里的一位老教授或是师范学校的督学，你外公的一位老朋友。他微笑着，问我的功课怎么样。我们周围的笑声不断，阳光驱散了迷雾，甜蜜的音乐在树林中回荡。突然，音乐停止了。谁在哭？是你，胡安，是你抓着我的衣服在哭。为什么要哭呢？是因为你没有伸出手臂去接触那已经消失的世界吗？当然，你是不属于那个世界的，而我是；当我正和那个世界接触的时候，我不愿意你来打扰我。

“看着我，我对你说；看着 胡安 我够到了太阳 我摸到了过去的春天，我能让小鸟的叫声变成音乐，我……可是你在哭 孩子 你在哭吗？”

但是 你什么也看不见 而我呢 连你都看不清了。雾越来越浓。我们又听见了钟声，身上感到寒冷。我过去的春

天溜走了，过去的温暖的太阳也逃跑了，灰暗、沉闷的现实又回来了。我们带着箱子和提包，坐在那儿很引人注目，所以我想还是离开的好。让那双探索虚幻的手臂安静下来吧！但这太困难了，因为我们已到了我们的故乡。我为什么要回到这个使我充满了幻想但又没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放开我，胡安，你让我把那遥远的秋天下午的温暖的太阳吸引到我们这儿来……”

你放开了我，并转过脸去，不愿意再看着我，同时极其小声地哭着，好象理解了我的荒唐的愿望。我把遥远的秋天下午的温暖的太阳吸引到了我们的身边。大量的人群，一批又一批地朝体育场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热烈地交谈着。我坐在那条长椅上，瞧着所有从旁边走过的人群，但却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我看见奥德修斯正在跟企图俘获他的美人鱼搏斗；我看见波塞冬正在施展他的神威，倾七海之波涛，企图摧毁英雄奥德修斯；我看见宙斯变成了金雨，占据了达那厄；我看见俄狄甫斯远离父亲的家，住在科任斯王波立福的宫殿里，国王把他收为养子，以便他日后回到自己出生的家里，按照神的预言，与其生身之母伊俄长斯蒂同床；我看见堂吉珂德正在忏悔，桑乔正在给杜尔西内亚送信；我看见小癞子正在托莱多城的街道上替他自己及其主人，那位骄傲的破落绅士寻觅食物；我看见圣特雷莎风尘仆仆奔走在卡斯蒂利亚的大道上，为建立加尔默罗会^① 历尽艰险；

天主教的一个苦修会，会内订有严格的戒规，主张刻苦修行。

我看见……在那一边，许多人围着二十二个正在踢球的人大声叫嚷。太阳半遮着脸躲藏在树枝的后面，树叶飘落在我的身上，小鸟用它们的最后的叫声向我致意。太阳隐没了，稀薄的雾给枯黄的树叶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面纱；在那绿色平静的水池旁，孩子们正在欣赏池中的活泼跳跃的金鱼，发出阵阵笑声。体育场上的观众开始往回走了，我坐着没有动，却跟随马可·李罗游历了全世界的海洋；在那个秋天潮湿的早晨，我和你一起坐在那张长椅上，冻得索索发抖，然而，我却跟随着堂吉诃德和桑乔走遍了曼却地区的条条大道。人们兴高采烈或愁眉苦脸地评论着我所一窍不通的那场比赛。等他们走过去以后，我也站了起来。人们开始陆续离开公园，首先走的是孩子，接着是老年人和卖糕点的人，最后走的是保姆和士兵。一阵轻微的寒颤传遍了我的全身。水池就在旁边，但已经听不见儿童的声音。我走近池边，鱼儿溜进了水藻中间并向孩子们扔的纸屑（糖纸、一张旧的石印彩色画……）周围靠近。书本在我的手中休息。我那骨瘦如柴的老朽躯体，带着充满幻想的灵魂和一颗准备应付更加艰巨的斗争——当时没有看到这一点——的心，终于慢慢地回到了老家。

你不可能看到那个世界，但我却伸出双手摸到了它。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你说：

“不，不要缠着我，不要和我说话，不要哭，不要打断我……”

我沿着林间小道往外走，一对对，一双双的情侣正在往

里来。他们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公园，在大树的掩护下，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倾吐爱情。但我没有注意他们，我想着过去，我当时对一切，对成千上万种也许是无生命的事物充满了眷恋之情。

“……别缠着我，别说话，胡安。”

你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又伸出了被夜露沾湿了的捧着想象中的书本的手。你不再来麻烦我了，于是，我看到了那玫瑰色的天空，种着土豆的田园，远处的松树林，通向山区的那条呈白色的公路和通向白色村庄——那儿是小麦产区——的那条笔直、平坦的灰色公路，我看到了坐落在市郊的那些低矮的小屋和我们住房附近的那个建了一半，后来成了民兵的粮仓的教堂。

胡安，你那时不该打断我的幻想。但是，我们俩都在发抖，我终于站了起来。我什么也不想看了，我不愿意看到你外公和外婆的那幢早已倒塌的房屋，因为不然的话，我将回忆起后来的那个充满了痛苦的世界。我拿起箱子和提包，开始和你一起离开公园，几道好奇的目光不时地向我们在晨雾中变得潮乎乎的身上投来。

十 七

风声不止，我的眼睛一定肿了。胡安，我怎么能躺得住呢？那是我累了，我已经精疲力竭，安赫尔到达这儿的时候也一定困倦不堪了。他冷吗？我现在觉得好受了一些，心里比较平静。我只睡着了一会儿，后来一直在想心事。难道我对已经发生的事不能正确理解？你躺在太平间里，难道我对你躺在太平间里这样的事不觉得严重？也许正因为我觉得事情严重，才一刻不停地惦记着你，同时，不管我愿意与否，总也摆脱不了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而你总是我回忆的中心。

我拉了拉衣领。天快亮了，风吹打树枝和拍击窗子发出的声响，有时使我感到害怕，因为我想起了从前有人给我讲的那些陈腐的鬼故事。故事里的那位老奶奶可能会升入天堂，但我们是否也有那样的天堂，胡安？什么是天堂？怎样上天呢？成天祈祷的人能上天呢，还是受苦的人能上天？上帝是啥样的？他公正不公正？为什么他要这样折磨我们？我问他们是否给你请了忏悔牧师，他们说请了，说先请来了一个天主教教士，后来又请了一位西班牙神父。那位西班牙神父还很年轻，和你的年龄相仿，穿着深灰色的衣服，脖子上系着衬领，一身西班牙人的打扮。他对我说，他

在这儿很忙。他的语气很自然，但有点儿激动，我无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似乎是个明白人，他象亲人那样温柔地抚摩着我的头，想把积聚在我花白的头发下面的那些有害的思想驱散。我对他说：

“唉 要是你能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啊 多少……”

他一言不发。他的沉默促使我流下了眼泪，帮助我逐渐平静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和你的两位朋友积极活动，到处交涉，以便让我能尽快带你离开这儿。也许天一亮，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就会来的。安赫尔一定认识他，我虽然和他谈得不多，却谈到了路易莎。他说：

“这种事嘛 这种事嘛……”

接着，他象做祈祷似的双手合十，陷入了沉思。我必须躲着他，一个人呆着，否则我还会对他讲很多关于我们的事情，讲我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事。你死了，开始时路易莎呆在你的身边，后来她带着孩子走了，可能她认为我恨她。我确实有点儿恨她，但同时我也谅解她。有时候，一个女人……她有自己的丈夫，她还需要什么呢？你当时对她说什么了？我一定要找时间和她谈谈那个孩子的事。从前的情景好象就在我的眼前，我仿佛看见她正从我们住的那条街上经过，男人们拥出了车间，工地上的泥瓦工停止了和灰。你有时骑着摩托车飞快地从她的身边驶过，似乎想吓她一吓 而据我所知 她骂你“缺德鬼”。我对那个服饰妖艳的女人很反感 后来我知道 她继续叫你“缺德鬼”然而 你却是一个能讨她喜欢的“缺德鬼”，因为每当你从她身边经

过，停下来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对你微笑着。后来，好象是她丈夫自己叫你去给他修理煤气灶的。可怜的人，他还被蒙在鼓里！但也许他不是一个不知道情况的人，因为他后来一切都了解了，却没有对她哼一声。你想想他到底为什么要把你叫到他家去呢？各式各样的男人都有。从那以后，你经常到她家里去，而且象自己的家一样随便进出，所以恩卡娜生气完全是合理的，然而，你却有办法和她言归于好。有人说，你是一个可鄙的小人，但我从未听见有人说你是个坏人。你不是坏人，就象你父亲从来都不是坏人一样。他甚至对女人无动于衷，我是他的唯一的女人，当然……你们男人总想占有一切女人。你那时已经跟她打得火热了，而如今 路易莎……我为她感到痛心，这你愿意相信吗？她会来送我们吗？现在，她……

我马上就要看到铅灰色的晨曦，听到汽笛长鸣。工厂开始打开大门，可能炉灶已经点火，医院里马上就能闻到热气腾腾的早餐的香味。风已停息，整个德国将伸腰揉眼，开始一天的活动。我憎恨这个国家吗？这是一个新兴的和重建的民族，我看到的东​​西很有限，除了听别人讲的以外，我对它什么也不了解。我来的时候，一路上什么也顾不上看，就象我到了这儿以后一样，思想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和我们的生活遭遇上。

明天，也就是说天亮后，大批大批的劳动者将奔向车间、工厂、实验室和办公室，奔向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你再也听不见汽笛的尖声哀鸣，你的伙伴们将拿你议论，安赫

尔将以悲愤、伤心的心情向同他在一起工作的斯图加特市的工友们讲述许多关于你的事情；随后，他们将慢慢地忘掉你 忘掉我 忘掉现在的这些日子 忘掉一切……

我们将在今天走吗？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看到了幽灵显形，但是新的一天即将来临，所以我内心感到比较平静。你父亲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还有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呢？女邻居们大概都到我们家去了，其中也许有人拿着念珠已经在为你的灵魂祈祷了。

今后，每年到了这个日期，到了寒气逼人的二月的日子 我一定会想念你，一定会哭，一定会微动嘴唇 慢慢地念起天主经来的。这个日期将完全用令人不能忘却的丧色，即黑色书写。现在，我又想抗议，一直压在我心头的呐喊又冲到了我的喉咙口，我要大声说，没有权利使人如此受苦，这是不公正的，但是，这样的叫喊又有有什么用呢？

我又平静下来了。我曾希望安赫尔的手能变成你的手，来抚摩我这瘦弱疲劳的身躯。我的头嗡嗡直响，胡安，它似乎装满了各种思想、形象和恶梦并想脱离我的躯体。我受了惊吓，在西班牙边境上同你父亲见面以前，我的神经质还将多次发作，因为给我的打击太沉重了。残酷的刽子手用斧头不停地砍我，把我的身体分成了千百块。当我的心疲惫不堪，停止跳动的时候，我将告诉上帝——如果我看到的是上帝，如果在某个时候对我来说真的存在上帝——我已认真地服满了他加给我的苦刑，他使我遭受了一连串无休止的痛苦和牺牲，好象我曾经以愤恨的目光仰

望过天国似的。但是，关于上帝我知道什么呢？关于处在九霄云外的那个世界，我们知道些什么呢？

我两手发抖。周围，生活已开始苏醒，但你已经不在其中了。从我的眼睛里没有掉下一滴眼泪，我要哭，但不要在这儿哭，而是在那儿，也就是在那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你一个人的陪伴下，让雾气沾湿了我的衣服、皮肉和精疲力尽的骨骼的城市中哭泣。

十 八

客店的老板娘赫罗玛老是盯着我看，好象我是一只奇怪的动物，真叫人厌烦。我怕她早已认识我，怕她最后会说，她过去见过我。没过多久，她真的问起我的情况来了。她一面问，一面目不转睛地瞧着你。我尽力装出听不懂的样子，可是你却代我回答了她的问題，我甚至还偷偷地耸耸肩膀示意你别作声，可你还是告诉她我们是从马德里来的，还说我们在那儿有个带平台的小阁楼，你很喜欢那个阁楼，尤其喜欢那个你常在上面玩耍的平台，从那儿你可以眺望别的平台、屋顶和电线等。接着，那女人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好象怀疑我曾想阻止你回答她的问题。她为什么如此无礼？我差一点儿提起箱子和旅行包离开那儿到别的客店去住。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到我父母住过的那个区转了一圈，我本想在那儿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但后来我们还是决计来到街道窄小的市中心，来到小小的“花园”广场并住进了那个“花园”客店。住在那儿的人都非常忧郁，好象都不是我们西班牙人似的，其中有一个从事古董买卖的女人和一个整天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他们与我们一样，好象背上都压着悲伤的沉重包袱。然而，赫罗玛却是一个爱说话、爱打听、冒冒失失欢喜打抱不平的女人，可是，当房客们向她

投射出表示厌烦的目光时，她会满面堆笑地请求原谅。

她老是盯着我们，还不停地问这问那，弄得我厌烦极了。我们租了一个小房间，小窗户对着一个白天黑夜亮着电灯的狭长的小院。阴沟里的臭味，厨房里的香味，一位青年姑娘的难听的歌声，以及她不断地开水龙头，在水槽里搓洗衣服的声音，都通过那个小窗户同时往我们的房里灌；上午，我们还能听到化粪池里流水的声音以及脾气永远不好的邻居们的吵嘴声。那是一家最低级的客店。我不久就确切无误地了解到，那个强装笑容、表情神秘的赫罗玛过去从事过更有利可图的买卖。她的花白的头发，巧妙地染成了金黄色，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脂粉，束着紧身的裙子，就是在家也常常穿着高跟鞋。她走路时扭动着臀部，似乎她还能象从前那样，把周围男人的不抱希望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所以住到那个客店里去，是因为我觉得那儿不会有人认出我。我过去很少到“花园”广场及其附近的街道去，那儿开设着许多酒馆、酒吧间、小咖啡馆和妓院。广场上有两个由稀疏的树墙围着小花园，一个干涸的小水池，四周的房屋破旧不堪，但都带有阳台。住在里面的女人，常常披头散发地在阳台上晒太阳，她们一面抚弄着晾晒的衣服，一面互相交谈着。上午，有许多上班的男人从那儿经过，他们脸色阴沉、胡子拉碴、满身泥灰或油污，在“鲜花酒家”的门口，有个卖烟的老头在那儿摆摊，远处，一个还很年轻的瞎子正在叫卖证券和彩票。

客店的房间，有的对着广场，有的靠着全城区最繁华的一条小巷。我们住的是一间内房，而胡安你希望住一间靠广场的，上午能晒到令人羡慕的太阳的房间。饭厅在整幢房子的中央，终年不见阳光。除了那盏五臂灯外，赫罗玛还安了一个度数很小的灯泡。小灯泡日夜点着，在暗淡的灯光下，饭厅染上了一种悲哀的气氛，看上去犹如一个日夜用灯光照明的地窖；四周的墙上全是又旧又黑的石版画，在石版画之间，还能辨认出退了色的裱糊纸上面印着的由叶子、谷穗和花卉组成的阿拉伯图案。

毫不奇怪，靠着那条热闹的小巷的房间是专门为一些以酒吧间和咖啡馆为其营业场所的女人留用的，她们常常在那些房间里过夜。这使我想起了索莱达和你的爸爸，想起了使你父亲第二次进牢房的无政府主义者拉蒙，也使我产生了远走高飞，离开那儿逃向任何别的地方的愿望。在那些失眠的夜晚，我特别想回到过去的那个世界。跟在女人后面的男人，投射出可怕的、不安的和闪闪发亮的目光，由于想到很快就能纵情享受而激动得连手都在颤抖。他们轻轻地敲一下经常虚掩着的大门并说一声“哈啰……”，老板娘就会满面笑容地、几乎是弯腰曲背地把他们引进空着的房间，又给他们送去几块毛巾和热水，随即退出房间，一面以喜爱的心情数着刚接过来的几个杜罗。

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因此我只能租一间最便宜的房间，我要求把餐具留给我们，以便自己做饭吃。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两人的新生活。但是，最糟糕的事儿将在几星期内

发生，就是说，几星期以后我将什么也不能干了，我只能坐等你的弟弟或妹妹降生。我想，到那时怎么办呢？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我跟老板娘以及那位穿着黑制服、成天象影子一样在店里走来走去的女佣人和各位房客都不太熟悉，所以不能求他们帮忙，而到了这个时候再去找工作将是十分轻率的。

我需要请医生检查一下。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拉着你的手一起到了医院，医生给我作了详细的检查。一个月以后，我将在那儿生产，可能一切都会顺利的。先是医生，后又来了一个修女，他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对修女讲得比较详细，她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是吗？唉，我的天啊！”但她并没有感到震惊，因为在她当修女的整个生涯中，对各种惨绝人寰的灾难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心里感到了振奋。医生给我开了几支针药，叫我每天到医院去打；修女给了我一瓶强身剂，后来咱俩分着享用了。医生还嘱咐我要多散步，所以从那以后，我们每天上午出门，我们先去医院打针，然后走向公园，而且不可避免地每次都要到你外祖父母居住过的地方去。

全区的面貌已经彻底改观。从兵营到市区，沿公路的一大片土地都被一家建筑公司占了，到处都是堆满了石灰、水泥、钢材和砖瓦的大仓库，载重汽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稍远处，几台机器正在粉碎黑色的石块，扬着阵阵尘烟。工人们满身肮脏，不时地往地上吐着深色的，甚至黑色的

痰——一种必然会伤害其肺部的混合物。

我不能在那儿呆很久。从前，在我们家的后面是几片菜园和几幢白色的房子，有许多大车和骡马。每天清晨，从那儿传来公鸡的啼鸣，母鸡的咯咯声和哞哞的牛叫声；如今，一切都消失了，那片土地战时被军队和民兵占用，战后又被卖给了那家承建公路、街道和高楼大厦的建筑公司。

胡安，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站在那儿，呼吸白色的石灰灰尘和灰色的水泥粉末，听马达的轰鸣和男人的谈话声呢？难道还能看到我的故居吗？它有一个用红色磁砖铺砌的内厅、一个宽敞的厨房、一间你外祖父母住的宽大的卧室和一个兼做藏书室的小客厅，我父母过去常常一起坐在小客厅里，一个织毛衣，一个看书，他的手又白又小，微微有些颤抖。难道我还能看到那些深色的家具以及镶着镜框的石板画和那幅油画吗？那油画是你外祖父的一位朋友画的，是一幅城市风景画，就是店铺林立、招牌醒目的本城马约尔大街的景色。胡安，所有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就象我离开马德里的家那样，当年离开我的故居时几乎什么也没有拿，因为我想，我们还会回去的。但是，后来既没有回我的故居，也没有回我在马德里的家，你父亲一个人回去看了一下，见到我们的房子，象全区所有的房子一样变成了弹药库。记得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哭了一会，我心里想，也许家具都分给民兵了，反正都一样，什么也追不回来了。战争一结束，所有那些房产的主人或他的继承人，大概又把那一切卖给了一个富翁。天知道他是怎样发财的！

我们沿着公路往回走。我不知道住在现代化的住宅里的女人中间 是否会有人认出我来 我都不敢瞧她们。当然，对她们来说，也许我只是一个不相识的、步履艰难的和在破旧的衣服下面藏着一个并不太有生气的大肚子的女人。我们在市中心的狭窄小街上逗留了片刻，那里的一切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我朝教堂望去，看见在它正面的石阶上，有几个卖烟头的男人坐着晒太阳，不上学的孩子们在玩跳房子游戏，交换石印彩色画和儿童杂志，他们以此消磨时光。我们在马约尔广场，即菜市场上转了一圈，买了些蔬菜、土豆和一个大黑面包，我把面包放在提包的底部。我早已开始考虑以后能干些什么。根据我当时的精力和身体状况，我什么也不能干了，往后怎么生活呢？在我生下孩子不久，我们的钱就会用光的。但是，为什么我总是往坏里想呢？为什么总想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呢？

我喜欢在我自己的城市的街道上溜达；我和你一起到处游逛，走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任何一个坐在自己家门口或公园里的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都可能是你的起死回生的外公。每当看见这样的老人，我都要走上前去盯着他看。你对此很不理解，不耐烦地拉着我的手要走，我不知你急着想到哪儿去。

回客店以后，我就上厨房做饭，然后我们一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位年轻姑娘的难听的歌声、水龙头的哗哗声、厕所里的流水声和邻居们的激烈的争吵声中默默地吃着饭。与此同时，从那个点着灯的狭小的院子里飘来一阵

阵清水熬白菜的气味和其他没有油腥气的菜肴味。破旧的水管在往外渗水，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破裂，所以小院的墙壁潮湿不堪。“明天……我们明天将会怎么样呢？”虽然我不愿意预想未来，却常常这样问自己。不想将来是不可能的。我也想念你的父亲，关于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他怎么样了？很快就能出狱吗？他会来看我们吗？他会跟索莱达走吗？他会去找他的老同志继续胡闹吗？最后我不禁大声说道：

“为什么我们不给他写信呢？”

你瞧着我问：

“写给爸爸吗？”

“对。”

“给他写吧。”

“我是要给他写的 对 明天我就给他写。”

记得那天下午，为买信封和邮票，我们又一次上街了。

十 九

亲爱的安东尼奥：

如果你很快出狱——愿上帝保佑——并回家的话，也许你会留在那里，甚至都不会向管理员打听一下我们的下落。你那样做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行动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你；然而，事实是我们不能继续住在那儿了。也许你认为，我们的出走是由于我们不再需要你了。别这样想，安东尼奥。胡安经常提起他的爸爸，不时地问起你来；至于我……为了重新得到你，为了使你能温顺地呆在我的身边，我有什么不愿意干的呢？你知道，我很快就要分娩了，或许会生一个你所希望的女孩。我能再次当妈妈，也许是她的功劳，是索莱达促使你那天晚上以疯狂的和野蛮的动作接触了我的身体。开始时我恨你，安东尼奥，厌恶和反感胜过了我内在的力量，但是后来我想，你要紧紧拥抱的不是索莱达，而是我，是你的玛丽亚，是你自己选作妻子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她又一次接受了你的爱，你的激烈而又真实的爱。索莱达去过我们家，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去的啊！如果你来找我们，我将好好地跟你谈谈这一切。使我不能继续住在马德里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少要比你不理睬我这个原因大得多。请你相信我，什么事儿我都能原谅。我想念你，一想起你，我的被生活摧残的身体就开始战栗。胡安是我的陪伴，是我的安慰。有时我说……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去想，比如拉蒙，我就不愿意想他，

因为他使埋在你心中的，还没有彻底熄灭的造反精神死灰复燃，重新滋长起来。我没有去向你辞行，因为我缺乏勇气，我害怕见到那个你把他称作朋友的人。朋友是不会伤害朋友的，可是那个人却把你送进了监狱。虽然你可能会气得捶胸顿足，打门窗，砸家具，永远不来找我们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马上出狱并立即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象过去那样，没有求助于任何人，我不愿意到希门内斯·罗纳先生家去，我当时非常绝望，如果去了，我一定会在堂娜帕洛马面前痛哭一场的。在你被抓走以后，我们娘儿俩孤苦伶仃过的那些悲惨的生活，你是无法想象的。我不给你讲这些了，你也可能正在苦恼呢。你会给我们写信吗？就象你可能想到的那样，我们目前住在我出身的城市，这儿……我想重新获得某些已经失去的东西，重新获得被多年的寒冬冷却了的温暖。在我的周围，已看不到任何过去的痕迹，唯独城市及其古老的狭窄街道、小广场、教堂和公园依然如故。胡安和我每天上午在城里游逛，走遍了昔日富有幻想的那个女人——她完全不象形容憔悴的今日的玛丽亚——常到的地方。我们到这儿来的心情是这样的，觉得等我们到达的时候，会有亲人出来爱抚地欢迎我们。安东尼奥，给我们写信吧，但愿我们不会失去你。你如果愿意，如果真的需要索莱达，那你就去找她，但你不要完全忘了我们，我快要替你生第二个孩子了，我害怕分娩的时候一个人呆在象马德里这样的城市里。我将在这儿的一家医院里生产，医生已经给我进行了检查。你希望给小家伙起什么名字？我想 如果是男孩 就叫安东尼奥或何塞 或者给他起个双名 叫何塞·安东尼奥；如果是女孩，就叫安赫莱斯。你看怎么样？如果有可能，如果准许你写信的话，你就给我们来信吧！你想象不到……我干嘛要把自己的身体想得那样坏呢？我现在应该做

的是想念你。安东尼奥，我没有什么怨恨你的；你也别因为我离开了家而记恨我。你一出狱就马上到这儿来吧，咱俩将共同奋斗，找一个永久的、真正的家。爱你……

我等待着回信。但是，信没有等来，阵痛却开始了。你瞧着我说：

“妈妈 妈妈……”

我拉着你的手准备上医院去。戴墨镜的青年正在和做古董生意的太太交谈，赫罗玛那时也从屋里出来了；人行道上站着一个妓女——一个形容憔悴、四十来岁的索莱。她正在同一个长着一对金鱼眼睛的胖男人谈生意。已是黄昏的时候了。

“我需要一辆出租汽车……”我胆怯地说。

戴眼镜的青年跑着出去给我叫来了汽车。

我们俩单独上了医院。那天晚上十二点，胡安，你有了一个妹妹：安赫莱斯降生了。她的小脸蛋很红润，头发深色。我把她抱在胸前。我几乎没有叫一声，医生说我是个勇敢、坚强的女人，我听了很高兴。他们给我端来了味道鲜美的、热气腾腾的鸡汤。我想把你找来，可是你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我将对你说：“胡安，瞧这天鹅，她……”想到这儿，忧愁又进入了我的心田。那些仙女呀，天鹅呀，生儿育女呀，等等富有诗意的和天真的故事离我们的生活多么遥远啊！一切都是那样的严酷，那样的真实，以至于我后来只想对你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将取名安赫莱斯。

我将简单地对你这样说。

我很累，所以很快就睡着了。小女孩哭了一会，根据产科医生的意见，我开始给她喂奶。那时我真的希望你爸爸能推倒监狱的围墙，冲破层层黑云，飞到我的身旁，紧紧地把我抱在他的怀里。看着我给他曾经朝思暮想的女儿喂奶，他的眼睛就不可能再转向别的女人了。然而，胡安，你爸爸连信都不给我们写，我们一直在等待他的信，但却毫无结果。你由几个修女照顾着。我请医院里的人到客店去看看你爸爸是否给我们来信了，有个男护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但他什么信也没有看到。我想哭，然而我的眼睛似乎已经干涸了，没有一滴眼泪，只是紧紧地抱着安赫莱斯。你来看她了。

“瞧 胡安 你的妹妹……”

我再没有对你说别的。沉默了片刻，我接着说：

“是你妹妹 吻吻她吧。”

你对着她说了一句什么话，修女们听了都笑了。后来，我谈到了你爸爸，我自言自语，声音很大。

“他必须来 他一定会来……”我说。

我把她抱得那么紧，几乎把小家伙闷死。我想，我曾多次要自杀，但每次骂自己是胆小鬼，觉得随着我们两人的死亡，会有第三者跟着我们一起死，而我应该对这另一个生命的死亡负责。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非常喜欢你妹妹，我爱抚她，不断地大声对她说着话。修女们比较冷静地瞧着我，似乎理解我的那种感情，好象她们自己也曾有过这种深

厚的母爱。医院里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很快就会复原的。于是，我就想到应该找个工作，但是小家伙怎么办？又是一个难题。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胡安，为什么我们不能象其他人一样有个家，能平平安安过体面的生活呢？我想回马德里去，但头脑里马上出现了另外一些想法：我们呆在那个阁楼上将怎么办呢？我将把你们安置在哪儿？如果我一到马德里就到希门内斯·罗纳夫妇家去工作呢？我能带着你们两个去工作吗？我将不要工钱，只要我们娘儿三个有饭吃，以及能给你爸爸带些吃的去就行了。

“回家去 我们回去……”我心情振奋地说。

我虽然还很虚弱，却讨来了纸和笔，立刻写了一封信……

安赫莱斯已经生下来了，很漂亮，安东尼奥。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他们，你和生活加给我的痛苦将会大得多。我现在要感谢你，同时也要感谢生活，尽管受了那么大的罪，我差不多是幸福的，你愿意相信这点吗？这些孩子怎么会给母亲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呢？当他们——一个八岁，一个刚出生——呆在我的身边，我能抚摩他们，他们也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抚摩我的时候，我感到的快乐有多么大啊！安东尼奥，如果你现在自由了并能够看到你的女儿……我不愿意对你说任何会使你伤心的事。你应该鼓起勇气，应该有信心，你会自由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到索莱达生活和工作的街道去找她。告诉她，我想念她，我不怨恨她，告诉她 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而且从某种意义来看 也是她的女儿。你爱说什么就跟她说什么，如果你有那种要求，就跟她睡

好了 只要你觉得‘那’会使你幸福 但是 你得到这儿来 赶快来吧 来吻吻你的女儿 她是多么漂亮啊！上帝保佑，明天我们就要给她举行洗礼，给她取名安赫莱斯。永远爱你……

日子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回到了客店。钱快用光了。房客们都来看你妹妹。那位做古董生意的女人，虽然神态古怪，而且跟谁也不说话，却给她买了一个奶嘴；戴墨镜的小伙子给买了一个拨浪鼓；赫罗玛送给我一瓶炼乳。胡安，于是那天我说：“这个世界并不坏。”我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最后竟然啜泣起来了。你赶快走到我的身边，感到茫然，以为我突然发病了。婴儿快要从我手臂中掉下去了。我觉得所有的房客，包括老板娘在内，都是有教养的好人，生来就有一副慈悲心肠，甚至我都觉得那两个黄昏时才回来的妓女，她们只是被玷污了身体，心胸却是非常开阔的。她们从店主人那儿知道了我几天前生了一个女儿并知道我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第二天付房租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件礼品。由做古董买卖的女人打头的募捐名单越来越长了，因为接着大家又给我送来了面粉、食糖、咖啡和另外一瓶炼乳。为什么我过去觉得那个世界非常坏呢？为什么我经常想，在那些充满邪恶的狭窄街道上只有自私自利的人呢？我看着他们送到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些礼物，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第二天，我又拿起笔和纸来给你父亲写信，尽管从他那儿连一张纸条都还没有收到过，而……

我给他描述了所有那些人为我们做的一桩桩好事，描

述了他们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的心情。我给他讲，看到这些人如此乐善好施，我简直觉得生活是那样的美好和幸福；但是，我刚写到这里，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有人正朝我们的房间走来。我放下钢笔，开始站起来，两条瘦弱的腿战抖着。我已经听出来，那是你父亲的脚步声，是他的脚步！是他，是你的爸爸来了，胡安！他出狱了，到这儿来看我们了，而且一定会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一时说不上话来，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们；而你和我也同样凝视着他。随后，他把目光转向安赫莱斯睡着的床上，并走过去把她抱了起来。他首先拥抱的是她。他终于来了，跟我们呆在一起。第二次的打击使他变老了，比过去更加疲倦了。

他缓过气来以后 说：

“ 请原谅 玛丽亚。”

我一把抱住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接着他转向你，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

“ 胡安…… ”他说 并把一只手放在你的头上。

“ 拥抱他吧 胡安。”我对你说。

老板娘和所有的房客都知道了那个男人就是我的丈夫，那是他在敲门的时候自己对给他开门的赫罗玛说的。大家都在议论我们。过一会儿，他要去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种种照顾。他把孩子放在床上，不停地注视着她。后来，当你在用椅子临时拼成的床上睡着以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几乎说到第二天清晨。我抓着他的手对他说 我不恨他 他来了就好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得了病，”他说。接着又补充说：“是从索莱达那儿得来的。”

我那时真的憎恨索莱达了，她喜欢你父亲就是为了这个吗？就是为了毒害他的灵魂和肉体吗？我恨她，紧紧地握着拳头。随后我微笑着说：

“可你治好了，对吗？”

“就在那儿的医疗所治的。”

他低着头。我心里明白，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说这些事，说明他对自己背着妻子干的一切感到了后悔。

“我不愿意……”他疲倦地继续说。

“睡吧，安东尼奥，”我对他说，“以后再谈。”

关于我们在马德里的家，他只字不提，我也害怕问他，但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我缩着身子，偎依在他的怀里，头靠在他的胸脯上；他伸长着手臂，抚摩着我们的小女儿。

“你到这儿来啦……”我还在喃喃地说。

他说：

“来了……”

我们的话终于停止了，我们进入了和平的梦乡……

二 十

天已大亮，所有的人都已起床；我早已闻到了早餐的香味。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这儿天亮得很晚，我不知道究竟几点钟了，是早还是晚，反正对我都一样。他们给我和安赫尔送来了早点，这些冷冰冰的人，实际上都很亲切和蔼。安赫尔好奇地望着我，他晚上睡得相当好，而我只睡了一会儿。我对他说：

“哎，快把那杯牛奶喝了吧，要凉了。”

他开始慢慢地、小口呷着杯子里的牛奶，嚼着黄油面包；我也和他一样开始吃早点。我已经起床，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已准备就绪，将马上开始工作，所有的病人将开始用早餐，医院里呈现出一种令人愉快的温暖气氛。风完全停息了，但继续下着潇潇细雨。花园里，树木光秃，给人以一种十分凄凉的感觉。我不想吃黄油面包，尽管黄油面包是很好的早餐，我们西班牙人还是更喜欢吃牛奶咖啡或牛奶可可和烤面包。我一定要再看你一眼，整个晚上我都和你在一起，我离开了眼前的现实，回到了过去一些同样严酷的现实，它们是那样的冷酷无情，以致我有时觉得可以把我害怕又要面对的这个现实一笔勾掉。

我来到了太平间，安赫尔跟在我的后面。小油灯的灯

光很微弱，另一个死尸前面的一支蜡烛已经熄灭，房门口坐着一个女人，她可能就是我，因为昨天晚上我一直呆在这儿没有离开过一步；也可能是路易莎，她也许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以后，又哭你来了。

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抚摩你，你的身体如此冰凉！他们会把我要的证件带来吗？多么冰冷的脸啊！你看不见我了，胡安，也看不见安赫尔，而我们都在瞧着你。不管他们来还是不来，不管他们是否能把证件给我带来，我决心不再离开这儿了，我愿意长期呆在你的身边。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要去睡在那张床上？有那样累吗？我把你孤单单地一个人留在这儿了。这一晚家里的人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时我问你爸爸，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他到我们住的故城去找我们的情景。我们很少谈起它，因为感谢上帝，从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变了样。过去的一切最好就让它过去吧。然而，昨天晚上，我们就有可能在一起谈谈过去，生命已经止息的你能促使我们进行这样的谈话。我想起了过去，他也可能想起了过去，安赫尔也可能回忆起了在我们的城市里过的美好生活和在德国同你一起度过的倒霉的日子，随着回忆，他的脑海里会出现多少形象呢？路易莎可能也回忆起了许多往事 她一定想起了骂你‘缺德鬼’的那一天 想起了她投向你的第一个微笑和你们初次发生关系时你对她的狂吻。这种关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现在见不到她，她还会来吗？他们什么时候给我送证件来？安赫尔碰了碰我的胳膊，我转过脸去，看见那位年

轻的神父站在前面。他的黑色大衣外面套着一件塑料雨衣，因睡眠不足，脸色有些苍白。他说，他见到了厂里的那些小伙子，他们上午就能把手续办妥。我终于要把你从这儿带走了，也许我用不着再动了，就是说，已不需要我亲自出去料理事情了。

雨继续下着。我从窗户里往外眺望，我们将离开这儿，通过这个复兴的国家的宽阔的高速公路，驶向法国并在西班牙的国境上同你父亲会合。到那时，他的情绪将会怎么样呢？我不愿意想象这次会面的情况。

“胡安永远离开了我们……玛丽亚 这我受不了啊！”

他还有别的同伴，但你是他的朋友。为了寻找住房和工作，是你陪着他走遍了我們城市的大街小巷，自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自从他忘记了酒馆和妓女，你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到什么地方你都跟着他，后来，你有什么事都向他说 甚至“与路易莎的关系”他也认为是“男子汉的行为”。多么通气啊！说他爱你，这完全不假。在他到达客店的那个晚上，看到睡在我们床上的安赫莱斯以后，他就开始喜欢她，对她产生了各种希望，就象后来他对何塞·安东尼奥产生希望一样。但你是“他的胡安”是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和我们一起留下了脚印的儿子。你们一起上酒吧，一起去看电影，你要买摩托车，他陪你一起去。当时你们俩真的差一点“吵”起来 因为我们还不到“买摩托”的时候。但是 你对他说 你可以采用加班加点 分期付款的办法 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当你把摩托车骑到军营里去的时候，

你爸爸和我就非常替你担心，觉得我们平时太迁就你了。

我以为神父走了，实际上他还在我的身边没有走。他在做祈祷，可能在为你祈祷。我低着头，连一句天主经都念不出来。我改日为你祈祷？我又在抚摩你的冰凉的身体。突然我说：

“不！不……！”

安赫尔过来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

我继续说：

“……不！不……！”

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自己觉得快要哭出来了，我开始感到哭出来的好处，眼泪能使我心中平静。然而，我的感觉不是真的，我不会哭，这样巨大的痛苦，应该睁大着眼睛忍着，一滴眼泪也不应该掉。

时间在流逝，你的同伴们终于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位我没有见过的先生，也许是工厂或工会的某个领导。他们交给我一个文件夹。一个年轻小伙子朝医院的门厅走去，安赫尔跟在他的后面。过不一会儿，大伙儿都进屋来了。有的是青年，有的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们一齐朝我走来，一直走到我的身旁，走到你的脚边，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其中一位递给我个塞得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我马上就明白了）纸币——厚厚的一叠马克。

“这算什么？”我问。

一个眼睛湿润，言语悲哀的人说：

“这……是我们唯一还能……还能为他做的，希望能帮

助他……早日回到西班牙。”

我感到好象闷得透不过气来了。为什么我不能一下子哭出来呢？我犹如一棵失去汁液的枯木，犹如一块被寒霜覆盖的石头。我瞧着面前的年轻人和刚才结结巴巴说话的那个人，心里想，也许他们曾经说过你的坏话，或者你说过他们的坏话，也许你们曾经吵过嘴，但现在他们却到这儿来向你告别，把他们捐献的钱交给我，还希望尽快把你带回西班牙。他们为这耗费巨大的葬礼出了钱。我要把这些告诉你爸爸，他会写信感谢他们的，等他们回西班牙后，他还会请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听我一说，你爸爸一定会两眼湿润，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谢谢 谢谢……”我说。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他们几乎一直低着头，似乎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我真想大声呼喊，叫他们抬起头来 叫他们笑 叫他们唱 并告诉他们 你的死完成了为移民殉难的任务，至少我将要求他们稍许笑笑，不要用那种模糊的眼睛盯着你躺的那张桌子。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如果我说了，他们会把我当成疯子的。我慢慢地伸出我的冰凉的和颤抖的手，他们一个个和我握手道别，有的还激动地吻我，滴着男人的粗大的泪珠。胡安，看着男人哭真是不好受。或许你在这块土地上也曾经哭过，也许你双手捂在有病的胸膛上，一面流泪，一面想念我和我们的家。这些小伙子，这些男人，他们对我说的一切话我几乎都听不见。他们慢慢地从我身边鱼贯而过，鸭舌帽或贝雷帽拿在发抖的手

里，朝你注视了几秒钟，然后走向门口，最后在门外消失了。剩下我陪伴着你，还有安赫尔，你的两个为了让我能尽快把你从这里带走曾四处奔走的同伴，以及神父和我不认识的那位先生。你的其他同伴都走了，他们要去尽自己的义务。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机器上的油污，他们的心想着远方的亲人，等待着回家的日子。今天他们可能要迟到，但是，他们在这儿已经做了一件美好的工作。留下的人把我团团围住。我很难忘却那些走了的人在离开时瞧我的那种神情，很难忘却在他们握我的手，吻我的手，祝愿你永远安息和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一些无用的安慰话时的那种表情。胡安，我应该把这一切统统告诉你父亲吗？我不能，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许我能哭出来了。

现在……

安赫尔在说什么？抬棺材的人来了，是两个彪形大汉。他们掀开盖在你身上的毯子。我说：

“不要掀！不要……！”

于是，他们停了下来，一齐朝着我看。我对他们说：

“可以把他抬进棺材里。”

神父慈父般地抓住了我的一只胳膊。两个大汉把你抬向停在院子里的货车，安赫尔跟在他们后面。我们开始往外走。我朝另一具死尸躺着的长桌瞥了一眼，坐在那儿的女人看了看我。她是一位老太太，和我一样没有眼泪。我们走到院子里，医院里的医务人员都站在汽车旁边，你的两个朋友就他们交给我的文件夹向我交代了几句，那位陌生

的先生向我微微鞠了一躬。他是个高个子，神态严肃，非常健康的脸上 装出了一副感到内疚的表情。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就有些厌烦。又有一批人同我握手，耳边响起了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德语讲的话，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安赫尔帮助我上了车，那两个小伙子瞧着我。我连一声“谢谢”也说不出来，是路易莎向大家表示了感谢。她一定早就等在那儿了，但也许她是刚刚跑着赶来的。她真心诚意地拥抱我，我对她说什么呢？她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她就等着这个时刻。将来她可能会到家里来问我把你葬在什么地方。

“由于这个孩子 我不能走。”她说，“但是……”

她真的哭了。我瞧着她的眼睛，路易莎的眼睛很美丽，胡安。我想，那双眼睛曾经爱过你，曾经充满了欲火，非常深情地注视过你。我有些恨这双眼睛，但同时又为这双热泪盈眶的眼睛感到惋惜。把你装进棺材并把你抬上汽车的那两个人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我坐在他们的旁边。其中一个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另一个却用西班牙语跟我说话。他说 我们应该动身了。“好 走吧。”路易莎抓着我的手，她还想吻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她跟着汽车跑了几步。我还看见了那位不相识的先生，看到了你的两位出了大力气的朋友，看到了那个连名字我还叫不上的年轻神父，看到了出来为我们送行的医务人员，但就是没有看到安赫尔。他到哪儿去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他怎么能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刚才没有叫他？突然，我回过头去，透过驾

驶室后面的小玻璃窗，看见他紧靠着棺材，坐在你的身旁。我知道他不跟我说一声和不向你辞别是不会走的，我感觉他就在我们的附近，而他真的就坐在那儿，两只眼睛盯着棺材板和银色的十字架。我浑身战抖着，无法控制自己。我叫了一声：

“安赫尔！”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接着又低了下去。我转过脸来继续望着前方，我看不见高楼，也看不见使这座大城市的街道蒙上了一层灰色云雾的细雨。随后，连宽阔的公路，绿草如茵的田野，巨大的工厂和喷洒细雨的乌云都看不见了。我一直望着你，你在安赫尔的身旁，笑着，因为你的朋友正在给你讲你们两人共同的奇遇。我后来半睁着眼睛，仿佛看见在你们的身边坐着一位消瘦的、白发苍苍的人，好象他对你们说：“咱们一起去喝杯啤酒吧”你说这主意不坏，还朝你爸爸笑了笑。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高速公路，看到了绿色的田野，看到了几乎擦着工厂的烟囱移动着的变化莫测的灰色云层，同时想到，安赫尔至少会呆在车箱里陪你到下一个城市。他给了我一种家庭的温暖，一种犹如火力集中、温度适宜的西班牙老式火炉提供的温暖。最后，我又排除了眼前的一切，一心想着你的父亲，我们将在西班牙的边境上和他会面。

二 十 一

不知为什么，事物总是在变化，不管它是往好的还是往坏的方向变。我们的生活一时也发生了变化，而我觉得那好象是不可能的事。你父亲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他后来说，他还是老样子，他是不可能变的，并说他过去酗酒和玩妓女都是由于长年累月感到的疲劳和精神上的痛苦压得他无法忍受而引起的，但他的确变了，他现在住在我们的故乡，显得很安静，好象从今以后，他再不会痛恨任何人和任何事。

我想，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但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将另租一个房间，以后可能还会弄到一套房子。我们犹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严酷的风雨季节，经受了暴风雨和冰雪的袭击，看不到田野，也看不见道路，经常处在各种危机之中。现在，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原来到处是水洼和寒冷的田野，现在露出了笑容，喷吐着温暖的雾气。我看到了那些雾气，看到了阳光灿烂、没有水洼、冰雪消融的田野；也看到了道路、树木和蓝天。生活终于向你伸出了温柔、爱抚的手，我感到了它的令人愉快的、宜人的热。我们在马德里住的时候欠了三个月的房租，所以当他去搬家时，被迫把收音机和一些家具留给了管理员。尽管他还在为此

生气，尽管他还经常闹胃病并因找不到工作而垂头丧气，但这些都没有关系，生活还是变了，温暖的太阳已经出来，寒冷的阴雨、严酷的寒风和终年不化的冰雪都已消失。房间是我找到的，是我和做古董生意的女人一起去看房子。那套房子里住着一对夫妇和两个年龄与你相仿的孩子，丈夫似乎爱吵架，而妻子是个动不动就会尖声怪叫的女人。他们喜欢听内容伤感的故事和吉卜赛女歌手唱的歌曲，常常把收音机开到最大的音量。然而，正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太阳。我开始想并自言自语地说，从此我们将不会遭受暴风雨的袭击了，我们的航船将徐徐驶入风平浪静的海洋。

我不愿意去请教赫罗玛，问她什么地方能租到一间带厨房的房间，因为我想，她准会叫我在她的客店里挑一间大房间的，所以最好等我们把房子租定以后再把情况告诉她。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带一个宽敞的阳台，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可以在上面感受阳光的爱抚。

虽然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我无论是呆在家里，或是带婴儿到医院去熨烫和缝补衣服，脸上总是露着笑容。我确信，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你爸爸很快就能找到可靠的好工作，用他的工资就能养活全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得那么突然，但也许没有发生任何异乎寻常的事，因为如果我们能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几乎跟原来的一样。可是，我却想啊，想啊，不仅想到了，而且还看到了。我看到你们还象过去一样，但却站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已经离开了寒风凛冽、大

雪纷飞的地区；我们的身体还很虚弱，还在挨饿，但却受到了温暖、洁净的和风的抚摩，而这温暖的和风可以医治一切创伤。当然，我不能把这些幻觉告诉他，也不能告诉你，因为只要我一说，你们就一定会认为我的头脑不太正常，一定会说我生孩子后身体太虚弱了，会说我们永远摆脱不了疾病、忧愁和痛苦。我保持沉默，或者只在心里嘀咕；我沐浴在慷慨、洁净和明媚的春天的阳光里，暗自感到欣喜，多少年来积聚在心头的痛苦的创伤将要痊愈了。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好象搁浅了。我们仅仅有了一个较大的房间和一个较大的厨房，而且厨房不是我一个人用，而是和那个女人合用的。那个女人整天冲着两个孩子大叫大嚷，经常跟她的穿着机械师的蓝色制服、每天晚上十点过后才能到家的男人吵架，好象她不这样做就会感到不舒服。差不多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唯一的变化是我们现在正朝着另一个目标前进，我们好象突然走上了一条大道，它将引导我们走向正在举行节日联欢的地方。它可能是能医治创伤的太阳和和风的节日；可能是那些生活在类似过去的景况下，但却听到了他们新生儿子的笑声的人们的节日，因为那笑声成了他们的希望；也可能是那些女人的节日，她们虽然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子女充饥，也没有好衣服给他们遮盖瘦骨伶仃的身体，但却听到了远离的丈夫的极端信赖和友好的倾诉。那是在遥远的地方举行的节日联欢，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节日，但我们正在朝它前进。

因此，那个又胖又脏、乳房肥大的女人的叫嚷声对我也就无所谓了。她一个人既要做饭和照顾孩子，又要替一家服装厂缝衣服。每星期六晚上，她男人嚷得比平日更凶，这我也不在乎；她的孩子和你吵架，我也不介意。我不仅不护着你，反而护着他们，而她却不仅不因此感激我，反而更加恼火。她还没有看到太阳，她还在暴风雨中受浇淋，她也听不到安赫莱斯的笑声，安赫莱斯的笑声不可能对她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她常说，她对自己的儿子都感到厌烦了，而我却叫你父亲不要为他得过的那个病担心，求他让我再生个儿子。如果那两个妓女，赫罗玛和做古董生意的女人一起到她的房间里去，她会感到不高兴，而我呢？当一天下午她们一起到我们家里来看安赫莱斯时，我却感到十分愉快；我听着小鸟的歌声，就会觉得缺少食物的肠胃并不那么难受了。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几乎跟过去和往常一样，但是我看事物的方式已经不同了。你父亲呆在我的身边，已是一个没有苦闷，也没有憎恨的人。他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和任何人谈论有可能使我再一次失去他而单独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事。我们还缺很多东西，但是，当我们一旦重新看到了希望，我们想要的东西就都会有的。他经常说我象个傻子，劝我不要那样异想天开，因为说到底，我们的日子还是相当坏的。我笑着叫他看看小女儿，他真的看了看她，尽管好象有点儿勉强似的只瞟了她一眼，接着就叫你陪他出门去了。我后来去过几次客店，我喜欢和做古董生意的女

人聊天，她近来身体不太好。我也和常常上楼来的那几个女孩子闲聊。如果不是由于我在那个客店里住过并且处境困难，接受了那些人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是不可能跟她们来往的。

我真想把我的梦讲给你父亲听，但他还是那样闷闷不乐，说起话来还是象从牙缝中蹦出来似的，我不知道是由于胃痛还是因为找不到他所喜欢的工作的缘故。但是，我总得找个人说说心里话啊，于是，我想到了你可以听我说。我也可以去对我的女邻居说，她近来由于丈夫不象过去喝那么多酒而变得和气起来了。可是我最后跟谁也没有说。你跟爸爸走了，女邻居叫我去听收音机，但听不了一会儿，我就不得不听她唠叨别的事儿。开始时，她给我讲她故乡的故事，讲她自己当姑娘时的情况和弗朗西斯科向她求婚的情况。弗朗西斯科就是她现在的男人，跟她的第一个男人一样粗鲁。我找不到可以说话的对象，就只好一个人自言自语。我睁大着眼睛，舌头一动也不动，开始重温关于太阳的梦。正当午时，艳阳驱散了一切阴暗，从天空照射下来，温暖着我们建造的新房，我们光着身子躺在花园里接受它的沐浴；太阳周围的其他星辰也在花园上空闪耀着。远处，在没有阳光的田野里，白雪皑皑，黑色的怪鸟到处乱飞，树上叶子脱落，枝干折裂，见不到青草，也见不到鲜花。太阳打开了它的满载着神秘的方舟，我们乘上方舟，准备去游览其他花园。只要我们善于呆在我们自力更生建造起来的庭院里，不走动，不性急，安静地等待，我们就能到达那些无

人居住的花园。别的星辰的颜色与太阳的不一样。当某个不受约束的雨神敢于在充满了温暖、芳香和平静的土地上停留下来播撒烦恼，就会立即受到从我们的金屋顶的房子后面冲出来的巨人的严厉惩罚。

我本想问你父亲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会梦见这一切，它包含着什么神秘的东西以及恶梦怎么可能会变成充满了阳光和温暖的美梦呢？但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实际上，那一天我本来是可以跟他说说的，因为他和你回家时高兴极了，似乎他也做了个美梦，和我一样梦见了晴天的太阳，看到了给予我希望的阳光，使我沸腾的热血得以平静的和平景象和视野宽广、景色秀丽的田野。然而，他没有做梦，照耀他的阳光，不过是他工作时头顶上的烈日。当他给我讲述所发生的事时，他的脸色变得很阴沉，甚至还说那好象是不可能的，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说的是莫拉加。我让他一直说完。莫拉加不是梦里的人物，不是伸手从我们的金花园中赶走雨神的巨人。在那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日子里，莫拉加曾经穿着和你父亲一样的制服并在一起战斗过。他们的年龄不同，却是很要好的朋友。莫拉加没有跟你父亲一起开小差跑到马德里去，因为他不喜欢冒险，也不想当英雄，他不希望这些人战胜那些人，也不希望那些人战胜这些人。他只想干他所干的事，他躲了起来。等后来再次露面时，他变得又白又胖，红光满面。他脚踩两只船，他说，愿国家永存，愿领袖永生，愿所有的领袖所有的军队和所有的军官永生。于是，也在两边的人的帮

助下，做起买卖来了，逐渐变成了富翁。到处都有象莫拉加这样的人。他现在是“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为了兴建新的高楼大厦，那个公司占据了我过去居住的那个区的全部土地。你爸爸说，他找到了工作，接着又说，那一切好象是假的。他说，人就是这样，不管情况怎样，不管对方是懦夫还是食客，你也只能接受，何况莫拉加他还能帮助和救济我们呢。

我对你爸爸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恰恰说明莫拉加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如果出现了另一派马上要上台的危险，这个建筑师可能会考虑如何投靠这另一派的办法的。莫拉加已经给了他工作，那就干活挣钱，别的什么也不用想。各人过各人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生活的太阳。我们的，尤其是我的布满了皱纹的、憔悴的脸颊需要太阳的温暖，我吃了那么大的苦，也许我的脸上再也不会出现一丝儿光泽，但现在，令人不可相信的是，我竟然有了奶水，可以喂安赫莱斯了。她不停地吮吸着我的奶头，吮得我受不了，只好让她停停再吃。

我非常想换个话题，谈谈我的美梦，向他倾诉我早已准备要说的心事。我刚才说的那一席话，使他受到了鼓舞，他说，真的，我开我的车，到星期六领我的工资，谁也管不着谁。我不知道是否由于这个原因，他几乎让我把提到了喉咙口的话给他讲了，然而我刚刚开口，他就把我打断了，他叫我别说那些蠢话，同时走过来抚摩我身子。于是我想，他又在动什么念头了，他又想骑在我的身上跳舞了。可是，当

他想到索莱达传给他的病时，他真的害怕跳那样的舞了。我叫他别害怕，叫他跳吧，还说我也想跳，哪怕只跳一个晚上也好，因为太阳照得我心里暖烘烘的，充满了芳香的空气使我觉得浑身洁净。记得他说，应该带我去看看医生，因为听到我说那样的话，他简直感到害怕，于是——我也还记得——我把头倚在他的脖子上哭了。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时候，但他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哭，不是因为有病，也不是因为感到痛苦，而是因为我们正在走向比较幸福的人们所过的正常生活。一旦明白过来以后，他就轻轻地吻我，并说：

“ 玛丽亚……你要是想哭，就哭吧，玛丽亚，我和你在一起…… ”

二 十 二

在这种和平的气氛下，如果我对他还有一些吸引力的话，他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和我睡觉的，而我对他应该是有某种吸引力的，因为尽管他下班回家时已经很累了，还是亲热地挨着我，这除了说明他想跟我在一起外，就没有别的解释了。

“你怎么了 安东尼奥 你变成了小孩 还是成了老头？”

他没有回答。他既不是小孩，也没有成为老头，或者至少不象我理解的那样如此快地变成了老头。我当时就证实了这一点。

“安东尼奥 亲爱的……”

那是幻想，是明媚灿烂的初升的太阳，太阳也照亮了他的心，也使他产生了幻想。充满了忧愁的云雾已经消散，我们看到了晴朗的蓝天。的确，我们不可能样样都如意。我们的房东太太的两个孩子又吵又闹，她本人也又叫又嚷，安赫莱斯经常生病，你已经上学了，但常常和马路上的孩子打架。然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全家团聚在一起，我们差不多过上了有工作的人应有的生活：那就是太阳，就是使我做了许多美梦的现实。

你父亲开着卡车干得很欢。晚上，我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给我讲他的工作，讲莫拉加的生意，以及他计划在

南城区建造几组经济住宅。我们也许能弄到一套房子（“情况可能会有变化”。你爸爸说）。这不是会引起我更多的幻想吗？这不是会使我看到充满阳光的花园和永远不受不合时宜的冰雪的袭击的田野吗？此外，大家的生活都已经不象战后头几年那样艰苦了。那些年的生活，胡安，我永远记得，就是一万年以后我也不会忘记。现在，每个人都比过去高兴，一切都开始活跃起来了，城市在建设。虽然电影票有些贵，但电影院里挤满了看来吃得不坏的观众。我们也上电影院，上帝，我也去看电影了！我觉得那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似乎不太真实，犹如使我看到金屋顶的那些美梦的一部分。住在马德里的时候，我有许多次看见在我们区的电影院的售票处前面排着长龙。排队的人几乎都是大声叫嚷的小孩、拉着孙儿孙女的老头和让男朋友抚摩着的姑娘。人们在电影院里一面看电影，一面吃着点心、花生，嗑着葵花籽。我们却从来抱这样的幻想，也没有时间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唯独你跟着索莱达去看过几次。因此，当你爸爸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整整激动了一天。那是一部确实非常好看的彩色片，名叫《美人鱼学校》（你看，这象其他许多事一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笑个不停，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充满了欢乐，以致于我自己都觉得成了另一个人。我想，我当时一定象傻子似地瞧着那个演员，她的游泳技术那么高，长得又那么漂亮。我紧挨着你父亲坐在靠椅上，我的那双除了艰苦生活中的粗糙、无味和刺耳的杂音外长期听不到别的声音的耳朵，这时听着那些皮肤

黝黑的人演奏的愉快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觉得他们的金黄色的小号是贴在我的耳边吹的。我那时觉得好象又在做美梦了。我们看到的一切是多么美啊，胡安！那做梦的感觉有多好啊！我好象和你父亲一起，渴望着和平和欢乐，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个不知其名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哪一個美好的仙女把我们带到了山清水秀、歌声悠扬、人民欢笑、也使我们欢笑的那个世界上的呢？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继续相信我的美梦。但是，所有这些又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其他许多人都能享受的一部分。他们也有悲哀，也有痛苦，但却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在电影院里过上几个小时，暂时忘掉一切，置身于几乎是幻想的世界里。这些大家都能享受的很平常的东西，我们过去却没有发现，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而现在，我们也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了，因为很简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切受苦受难的，但也有说有笑的人所过的正常生活。

安赫莱斯长得很快，已经会走了。光阴飞逝，恰恰当我们开始尝到了一点儿生活滋味时，日子就过得更加快了。你每天上学，已经行过第一次圣餐礼，是在你们学校举行的，那也是使我激动的一天。你爸爸给我买了一块衣料，请房东太太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虽然她是一个爱嚷嚷、举止粗鲁的女人，却做得一手好针线。我还买了一双鞋，你爸爸也买了一套不太合身的衣服，上装的袖子太短。我因此很不高兴，可他却说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到学校去看你，

我们站在你的旁边，心情很激动。有多少时候我没有上教堂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当你和别的孩子一起排着庄严的队列走向圣坛的时候，我激动得都喘不过气来了。我随即跪了下去，低垂着头，于是，我看不见你了。但过了一会，当你领圣餐的时候，我却用手捂着嘴哭了起来，眼泪刷刷地往下掉，你和你爸爸看着我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呢，说真的，我当时什么也不需要，只想看着你，一刻不停地看着你。你穿着我们给你买的海员服，两只清澈明亮的眼睛，放射着快乐的光芒，好象从此以后，再不会有痛苦和忧愁进入你的眼帘。在我们生活艰难的年代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一直认为，对无忧无虑、毫无痛苦的人来说，这些仪式是非常美好的，正如一件他们生活中所必需的装饰品一样。通过莫拉加这个社会各阶层中有影响的人物的介绍，学校才免费收了你。就在那所学校里，你爸爸和我，还有呆在我们身边的安赫莱斯，我们大家都注视着你，心里感到了我过去在举行这些仪式的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喜悦，因此，当你爸爸邀请莫拉加先生和几位一起工作的朋友，以及做古董生意的女人和赫罗玛来家吃饭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儿异议，而且后来我还给房东太太的孩子送去了几袋糖果。我们不能花费太多，但是，当有那么多人围着我们向你祝贺的时候，我们觉得，那顿早餐犹如一次最盛大、最不平常的筵席。

感谢上帝，我们的日子已经变了，再过几年，我们也许会有自己的房子。为什么我从前没有想到过我们还会生活

得比较快活呢？现在的一切，好象都出于某种恩赐。看着你父亲下班回来，接受他的亲吻，听着他给我讲述有关工作的事情；这些确实都是我过去没有想到过的。因此，虽然我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女人，更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有几个晚上，在我上床的时候，我向上帝表示感谢。在那春光明媚、清风拂面、对我们来说好象是脱离了现实的日子里，你接受了上帝的圣体。

生活的改变使我们产生了幻想。我们希望有一所独门独户的房子，希望你学一门好的手艺，希望你妹妹能学习裁剪，当一个出色的时装设计师。这些都是梦想吗？即使是梦想，也只是要求不高的老实人的梦想，是达到了某种要求就感到高兴和满足，甚至感到幸福的人的梦想。

“别想过去的事了 安东尼奥 丢掉那些古怪的想法。另外 你不是看过医生了吗？”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胡安，最后还得由我对他这样说。我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常常想做母亲的缘故，然而，由于看到你前后受了那么大的苦，我又害怕当母亲。

他瞧着我说：

“是的 医生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我很好。”

“那么 干嘛要有顾忌呢？”

他终于克服了害怕心理。他害怕给我的身体和可能生育的孩子带来某种不洁的东西，这使我更加爱他了。我几乎以羞怯的姑娘的焦急心情等待他克服那种害怕和厌恶的心理。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先到公园里转了

一圈。我望着刚长出来的嫩叶和卵石铺砌的、刚洒过水的园中小径，一面觉得那种毫无意义的怀旧之情已永远在我的心中熄灭，而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眯缝着眼睛，看到了过去时代的公园，听到了孩子们歌唱和嬉耍的回响和乐队演奏几段说唱剧的优美和谐的音乐。那是我父亲散步的公园，是我在那黄色秋天的下午常来游玩的公园。这说明我还缺少某种东西，我还不能看到各种事物的现实美，因为内容更加丰富的过去高高地竖立在现实生活的前面，遮住了我的视线。我默默地走在我永远热爱的人的身边，望着树枝上、玫瑰花上和爬藤树上刚刚长出来的新芽；望着一群欢乐无比的儿童；望着卖气球的和推着小车卖糕点的人。望着你们 胡安 望着你和你的妹妹 你手里拿着一小包腌杏仁，你妹妹正在吃棒糖。但是，不时地射入我的眼帘的却是遥远的过去的秋天下午的黄色——叶子和夕阳的黄色——的反光。我想观赏的是现实存在的那个公园，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旁边走着你爸爸，前面洒过水的石子路上跑着你和你妹妹的那个现实的公园。为此，我竭力闭上眼睛，抓着你父亲的手，象一个胆怯的和罗曼蒂克的新娘。我们不会情意绵绵地喁喁私语，我相信他不会和我谈情说爱了，对我和你的爸爸来说，谈情说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事实上，他对我的爱不是用罗曼蒂克的、温柔的和甜蜜的语言来表达的，而是寄寓于对一般琐事的闲谈中（就象他当时和我谈着公园里的那些新奇的花卉一样），这是一种充满和平的冷静而纯洁的爱。无须别的，只要他捏一捏我

的手或朝你们瞥上一眼，我就明白他是爱我的，胡安，我就知道你爸爸想让我给他再生几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天快黑了，一对对热恋中的青年情侣背靠着树干在拥抱接吻。他抱着安赫莱斯，我拉着你的手，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睡在你爸爸怀里的妹妹。她长得胖乎乎的，很漂亮。到家以后，我们没有把她弄醒来吃东西，你当时也累了，随便吃了一点儿就上床睡了。歇了一会儿，你爸爸有些神经质地开始帮我脱衣服，就是你第一次领圣餐时我穿的那一件。接着，他无可奈何地谈他得过的那个病，道出了他的担心。他好象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好象感到了持久的和最深切的悔恨。

“别象小孩似的 安东尼奥。”我挑战似的说。

那种一紧一松，一张一弛的战术，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说实在的，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女性的女人，但也不是一个春心已死的女人。我当时觉得有一种欢乐的东西在我的心中翻腾，好象我的那些关于阳光灿烂的原野和金色屋顶的住宅的美梦激发了我的春心，以致于我的没有享受过欢乐、任其在悲哀中衰老的肉体快要燃烧起来了，因此，我打消了他的无益的顾虑。他终于克服了害怕的心理，顺水推舟，上了航船。于是，在昔日的爱情之舵的导航下，我们驶入了海洋。当然，我们遇到的必然是风平浪静的海洋。我的确认为，过去我失去了许多东西，但现在我却突然开始了我的航程。我以青年时期的那股热情，在轻轻波动的海洋上航行，我的双眸一会儿睁开，一会儿又闭上，嘴唇微微

抖动，当我正要开口说话时，却被迎面而来的柔风噎住了，那柔风正是他那急促的呼吸。那么多的事情已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而现在，我又漫步在乐声悠扬、阳光艳丽的道路上；尽管不是现实，我却觉得金色的小号突然在我的耳边奏起了皮肤黝黑的热带人民的歌曲，觉得天生愉快的人民登上了洁净、透明的蓝色水晶座，那儿是浪涛翻滚的另一个海洋。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要使我欢笑，尽管我没有别人的笑声的诱发，也会为这一新的幸福而纵情欢笑。所以……所以我得把这些告诉你，胡安，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在我们爱情的大海中航行，到达了无形无踪的仙女居住的海岛，她们使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我已经变了，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我感到羞怯，甚至不敢看男人的脸，但是他把我按住，不让我下船，而我在船上却感到十分高兴。我变得如此年轻，成了一个小姑娘，以致于想到他过后会感到内疚的，会由于在我的娇嫩和洁净的肉体上留下了某种疼痛的痕迹而感到悔恨。然而，后来我自己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失声叫唤起来了，好象变成了船头的他，这时真的不能乘风破浪地前进了，好象他上岸以后，进入了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中刚刚开拓出来的林间小径；我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睡在摇篮里的安赫莱斯正睁着眼睛看我们，还觉得你也根本没有睡着，正在我们气喘吁吁地终于抵达的海岸边等待着我们。其实，你早已进入了梦乡，安赫莱斯也睡得正香。我们俩先看了看你们 接着互相凝视着 温柔地默默亲吻着。随后 我们关上了壁灯，在漆黑而纯洁的阴影中，进入了平静的梦乡。

二十三

黄粱美梦破灭了，消失了。穷人家里不可能有长久欢乐的日子。也许我们过了几年真正幸福的生活，但这有什么意义吗？此时此刻怎么说呢？当前的现实又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不想眼前的事，不想此时此地的事？我乘坐在一辆德国货车上，坐在两个话不离口，烟不离嘴的陌生的男人旁边，追忆着往事，朝着倒霉的或美好的过去，朝着你还是我的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儿子的时代前进，胡安。

坐在旁边的两个男人请我吸烟。我吸烟？如果嘴上叼着烟卷，我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接受他们的烟，到了镇上再和他们一起喝一杯杜松子酒，那将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我干不了这样的荒唐事？我怎么可能如此沉着，继续保持冷静的头脑呢？

安赫尔还在那儿，他将在与法国交界的边境线上下车。我们在一个村镇上停了下来，他们想喝一杯咖啡，同时给汽车加油。两个德国人把此事告诉了我，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下车，也没有瞧他们一眼。我谁也不瞧，什么也不看。自从在医院的院子里上车以后，我坐在这儿一直没有动过。路易莎跟在汽车后面跑了几步，她现在怎么样了？

安赫尔将留在德国，但不管怎样，我要满怀激情地拥抱

他，是他给了我温暖，是他使那些已经没有人提起的旧话重新在我的耳边回响，也许由于他，我才回忆起了那个并不都是不幸的时代。不，如果他不是近在咫尺，我也会回忆起那个时代的，因为它的确存在过，就象在它之前还存在过一个非常艰难和非常困苦的时代以及在它之后又存在现在这个由于你的死，我和我的父亲的希望突然从心中破灭了的时代。我还能用过去的眼光观察我们居住的街道吗？当在我们住房前面再次响起摩托车声的时候，我将会有什么感觉呢？当我再次看到你过去的同伴手里端着午餐食盒走出塞夫里安修配厂并根据天气的好坏，或坐在人行道上，或跑到酒吧间，一面吃，一面愉快地聊天的时候，我的心将如何跳动呢？当全区的人知道了变故的始末以后，我还能让安赫莱斯到那个一边织袜子、一边卖儿童杂志和口香糖的女人开的售货亭去吗？我还能若无其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你的死算不了什么而让安赫莱斯一趟又一趟地到那个售货亭去买杂志或关于多情的王子的故事书吗？我能允许何塞·安东尼奥收听足球赛的实况转播和到酒吧间去看《风平浪静》、《吉叶尼》和《商队》等电视片吗？

胡安，叫我到哪儿去取得力量，以便至少不把你的弟弟和妹妹的行为看作是十分荒唐的呢？我还听得进女邻居们的愉快的谈话声和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在大街上的欢笑声吗？我们度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以后，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快到法国边境了，我将紧紧拥抱安赫尔，向他告别，随后将继续听那两个德国人的粗鲁的、对我毫无意义的谈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我觉得他们有时还在笑。他们离你远远的，也离我远远的，虽然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驾驶着汽车把我们拉向西班牙的土地，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却隔着黑森林山^①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重重高山。

我们确实慢慢地过上了较好的生活。真的，你有许多次喝了几口酒后走来拥抱我，我幸福地笑着听你说：

“哎 妈妈 和我跳个舞吧！”

我说：

“住口 跳舞 看我用鞋底子揍你……”

我现在觉得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愚蠢的和荒唐的，因为我命里注定要让普天下的痛苦和悲伤凝聚而成的冰冷的巨手抚摩我这扁平的胸脯。

我弄不明白，在生你弟弟何塞·安东尼奥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过上了与往昔不同的生活。但现在，我认为那只是一场梦，是一场不断扩大并把我们推向陷阱，推向我们根本不应该走的道路的梦。当时我想，那只是某种正常的生活，只是楼上的老房客们过的生活，比如那个名叫米加埃拉的粗俗的胖女人和她的丈夫——长途汽车公司的司机弗朗西斯科过的生活。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一对夫妻，而他们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大约二十六岁，一个二十四岁，如果至今没有发生任何与此相同的可怕的灾祸，他们将继续象在梦中一样生活在国内。当然，也许不象我想的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部靠近法国的一条山脉。

那样，也许他们不会幸福，因为他们那时的生活就并不愉快，尤其是因为那个男的，他每星期六总要喝得醉醺醺地在家里闹革命。但是，他们也许没有经历过象我们在马德里过的那种可怕的艰难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同时也不象我们这样，能够体验一下我所认为是幸福的东西。

既然那一切只是一般人过的正常生活，而我又认为已经是非常的好了；既然我们没有别的野心，对自己挣得的一切——不管是多是少——已经感到满意 那么后来 也就是现在，我们为什么又要遭受这么大的不幸呢？

如果我握紧拳头，大声疾呼，叫安赫尔把我放在雪地里拖着跑，把我拉到白雪皑皑的大树下，在那儿把我的衣服剥光，把我扔在那寒冷的野外，那么，孩子，人们将以为我是个疯子，将以为我失去了理智。我现在想向你的朋友喊叫，想叫他撕破我的衣服，剁下我的四肢并把我的肢体扔在高速公路上，那里有许许多多对我们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汽车在飞驰。这样，我将躺在这儿的雪地上，将不会有机会在西班牙的边境上看到你父亲战抖着身子走向你时的情景了。他将把跑了许多人家才借到的我们急需的钱带来，以便租用另一辆汽车，把这件对别人是那样的奇怪，对我却是如此亲切的行李运回我们的故乡。

二 十 四

也许那是一种表面上的幸福，是我们把那些相对平静的日子和另一些十分悲惨的日子相比较而获得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生活得并不好，尽管你父亲不叫也不哼，但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向我说明他的胃有毛病。我陪他一起去看病，医生说最好动手术，但他不愿意。治疗本身就很麻烦，而根据医生的嘱咐，饮食就更难办了，我想尽办法也不能每天替他弄到合适的食物。虽然我们当时比住在马德里的时候要吃得好些，但那样的饭菜对他的胃还是不适合的，至少他和你们兄妹几个人早已应该吃得好一些了。这一切使我感到很难过，我们表面上的幸福也因此而逐渐消失了。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努力奋斗。米加埃拉太太的心情越来越坏，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她那位酒喝得越来越厉害的丈夫造成的。他们的两个孩子常常和你打架；同时，我煤气用得比她多，因为煤气灶是合用的，两家各付一半的钱，所以每当我进厨房，她就给我脸色看。

然而，所有这一切我几乎都不把它放在心上。你和安赫莱斯渐渐长高了。我经常到菜市场去买东西，在那些菜摊子的后面，我看到了过去所熟悉的面孔，看到了许多年来一直在广场上摆摊的那些摊贩，我见了他们就免不了会想

起过去。我每次买了蔬菜 少量的肉、鸡蛋、水果 就匆匆忙忙地回家了，因为安赫莱斯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一面干活，一面为你们和你父亲操心。那些事常常使我们女人哀叹不止，有时使我们感到生活是那樣的艰难，需要有很大很大的勇气才能挣扎着活下去。可是，我竟然这样想，我的一切牺牲将会得到美好的补偿；不管我有多累多忙，不管需要我花费多大的心血，养育子女和照顾好丈夫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仅仅在他脸色变得难看，找苏打水喝的时候，我才感到惊悸，好象旧有的痛苦的伤痕又裂开了。我非常清楚，他尽量忍着疼痛，不哼不叫，表面上还显得很高兴，尤其是星期天，当他帮助我给你们梳洗打扮，准备一起去逛马路，逛公园，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更显得喜笑颜开。

下午，我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缝补衣服。这是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我好象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天地里。安赫莱斯和我呆在一起，我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她。她长得非常漂亮，随着她的逐渐长大，我开始觉得她甚至有点儿象索莱达。这可能是一种狂想，我对你父亲说了，他没有回答我，他似乎讨厌突然又提起那些幸好已经慢慢被忘却了的日子。安赫莱斯长得又胖又令人不可置信的健壮，确实不象是我们的孩子。你长得很高，但很瘦，非常象你父亲和我 这是很自然的 但你妹妹却相反 根据她生长的情况，她将来一定是个结实、健壮的姑娘，好象那天晚上——但愿我能忘记那个时刻——你爸爸想拥抱的和疯狂地企图占有

的索莱达的血液和我们的血液混合在一起了。此外，安赫莱斯是个俏皮、伶俐、滑稽、诙谐的孩子，常常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是多么喜欢她，以致有时候我心里想，你是否已经不再是一直呆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的那个儿子了。同时，也许由于我对你妹妹太喜欢了，所以当我发觉自己又怀孕的时候，我的反应可以说是很冷淡的，我也说不上这是为什么，总之，我当时并不高兴，直到后来，当我为小宝宝准备小衣服的时候，才慢慢地高兴起来。你父亲的反应也很冷淡，尽管他有时用充满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情的目光凝视着我。我心情愉快地缝着衣服。米加埃拉的脸又拉长了，也许是由于什么小事引起的。我力图让她明白，我们之间的不愉快，最好开诚布公地谈出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好改正，但不应该用使脸色和摔椅子的办法，因为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想：天知道，也许我哪儿又得罪了她。说实在的，我对她骂孩子，站在走廊上和另一个女邻居大声说话并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感到很气愤，但比较起来，我更不愿意看她的脸色。那时，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我默默地缝着衣服，希望能隐身潜踪，不再露面，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象成了某种障碍或祸根。

我不得不请米加埃拉帮我做些针线活。预产期快到了，还有些东西没有做，而我希望一切都能在产前准备就绪。我给了她钱，她高兴极了，还以怜悯的目光看着我，祝我走运并顺利分娩。我没有上医院去，请了一个接生婆到

家里来，她干得很出色，一切非常顺利。我生了一个男孩，你们的弟弟，孩子是在那间转租来的房间里生的。记得产前的那个晚上，弗朗西斯科跟他老婆吵了一架。那天晚上两个孩子象疯子似的大吵大闹，米加埃拉却对此置若罔闻，泰然自若地继续听着电台的评奖广播，播音员和参加评奖的人的讲话，引起了评奖厅里的人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正在这时 弗朗西斯科回来了 他又多喝了几杯，一到家 就因为孩子们的吵闹声或许也由于我的呻吟声而大发雷霆，接着，女人就和他吵了起来。他又摔椅子又砸门，后又揍起两个儿子来了。正在这时，一阵阵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抖，不断哼哼着。

你们的弟弟降生了。他也很漂亮，取名为何塞。安东尼奥，但是，直到你父亲带他去受洗礼前半小时，他既不说这名字好，也不说不好。他问我：

“为什么要叫何塞·安东尼奥？”

我回答他说：

“那又有什么呢？”

他好象心不在焉，没有听我说。我见他低着头正在沉思，我猜想他一定又记起了过去的年代。在他还没有参加突击队以前，在一位青年的有力推动下，有一批西班牙人开始行动起来了，组织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后来的右派和左派，黑暗和光明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那个青年的名字正是我给我的老三取的名字。我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对他说：

“ 那么 要是你觉得不好 ”

那时，他可能想起了他的母亲，即何塞法奶奶。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因而母亲是他唯一熟悉的亲人，虽然谈的次数不多，但他还是对我谈起过她几次。最后他说，取那个名字很好。

我必须继续奋斗，你父亲必须振作精神，以便不让劳累和疾病压倒。我们在转租来的那套单元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对米加埃拉的叫嚷声，她的难看的脸色和她丈夫主演的“ 大闹星期六 ” 已习以为常了。你父亲对他们的行为有些反感，幸好他在家的时间很少，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回家。他非常瘦，头发几乎全白了。当我一个人带着安赫莱斯和何塞 · 安东尼奥留在家里（你继续上学），想到以后我再不能出去挣我们所需要的钱时，心里就感到难受。有时我曾想，只要能象以前那样出去挣钱，我情愿不要这两个孩子，但接着我又想，如果那样，就意味着重新回到住在马德里时过的那种生活。想到这里，昔日的悲伤、痛苦和一切不幸又统统涌上了我的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当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凝视着我父母的那张放大的照片，并感觉到他们的失望的情绪时，我的心情尤为沉重。他从马德里来赫罗玛的客店里找我们的那天，带来了那张照片和别的一些东西，我见了照片，当时就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过去，你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为我设想了种种锦绣前程 然而如今 从他们瞧我时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 我们今天的的生活的确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他们如此瞧着我，我甚

至感到自豪，因为……是的，我们生活得的确很不好，我们经常缺吃少穿，你父亲常常流露出无法掩饰的痛苦的表情，自从我们搬到这个城市来住以后，除了在你第一次领圣体时我穿的那件衣服和一件用碰巧买的一块零头布做的筒裙外，我再没有做过别的新衣服了。过去的旧衣服我补了再穿，穿了又补，每一件上都打满了补丁。但是，我望着两位老人的相片，我不仅不因此而感到伤心和羞愧，反而感到自豪。我抚养三个孩子，照顾丈夫，使他能毫无牵挂，毫不内疚，正直诚恳地工作；这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所应该做的事。

有一天，他回家告诉我说，我们可以搬到莫拉加新盖的公寓楼房去住了。我听了之后，差一点儿晕过去。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象过去遇到的巨大的痛苦一样，使我心都快炸了。当那些楼房还在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去看过了。有几个星期天，我们漫步来到城市的南郊，那儿正在兴建一幢幢的住宅。你父亲挽着我的手臂，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房间，喜欢朝东南的 还是朝西北的 喜欢高层的 还是低层的。这些都是多余的废话，因为我们两人都想挑一套向阳的，最好是在二层的房间。但是，他总想找些话来说说，他一定要挽着我的手臂，以充满希望的目光，指引我观看那一幢幢蓝窗黄墙的住宅。他一边说，一边指点我看这看那，好象新郎拉着新娘，站在摆着各式各样的皮鞋和手提包的橱窗前面，问她最喜欢哪种样式一样。我又一次感到那些只是梦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胡安，你瞧……全市的住房建筑还很少，

因此申请住第一批新楼的人非常多。住房问题在若干年内仍将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曾想，我们一家五口可能将永远挤在那间转租来的房间里了。但是，现在我们即将搬进一套公寓房子去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莫拉加象压榨他的所有的工人那样压榨着你的父亲，可对我们还算是相当好的。

米加埃拉近来更加经常地给我脸色看，她那威胁性的狗脸拉得足有三尺长。我告诉她我们要搬走了，她听了大吃一惊。那间房间她每月收我们二百比塞塔，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她还可能想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设法购买新房或自己建造住宅，所以她也许找不到第二个愿意付那么多钱的房客了。从那儿搬走，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她哭丧着脸，祝我们走运，还希望我们不要被迫把房间转租给别人。她丈夫却什么也不说，象往常一样，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冷漠无情，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们。

我们在新居住下来了。我把每一个房间都仔细了一遍，欣赏着从窗口照射进来的明媚的阳光。我探身窗外，俯视下面的街道，眺望田野、建筑工地和在新城区兴建的工厂，心中感到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内疚，似乎那一切都与己无关，似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其所做的许多美梦中的一个。在那些梦中，我看到了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我们家的金屋顶。后来你们兄妹三人，一个接一个地都上学念书了，不久你又到一个饲料仓库当了伙计，每星期能给我挣回几个杜罗。以后不久，安

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先后都参加了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那时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已经走上了女人们梦寐以求的，简朴而正常的生活道路。时间一年年地飞逝而去，你父亲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好象比从前更加消瘦了。我利用空闲的时间替服装厂缝制内衣，我这样做确实累得够呛，但我必须挣钱，因为光靠你爸爸的工资是不够用的。我认识了对门平房里的几个替服装厂加工服装的女人，我跟着她们一起去工厂，结果厂方也给了我活。安赫莱斯长得很健壮，何塞·安东尼奥却跟你一样，比较瘦弱。你穿的都是买的成衣，但因为你在饲料仓库工作，所以还给你做了一件防尘罩衣。你开始长胡子了，开始和朋友们单独出门了。那些年代正是风流少年和大丈夫的年代。你总是把全部工资交给我，但也常常向我要一、两个杜罗去看电影或买杂志，有时你偷偷地在售货亭或向街头小贩卖些纸烟抽。

你们渐渐长大，我和你们的爸爸逐渐走向衰老，这是自然规律，尽管我们的衰老主要不是由于年龄，而是由于我们遭受过的无数苦难造成的。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台收音机，从此你爸爸星期日下午就和我一起呆在家里了。我缝纫，他一边呷着咖啡(主要成分不是咖啡而是大麦芽)，一边听体育节目广播。当时盛行球赛赌博，他也喜欢搞这种赌博，常常购买一、两张这样的彩票回家。我几乎每次都要问他搞那样的赌博心里到底有没有数，于是，他教我应该在彩票上划上 1、X 和 2 等符号。胡安，我当时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尽管我知道那只是另一种梦。因此，星期天下

午……你出去了，安赫莱斯到邻居家串门去了，何塞·安东尼奥只顾自己玩，根本不注意我们的事，只有我们俩，一个缝纫，一个呷着咖啡，满怀希望地一起收听星期天的比赛实况，但几小时以后，希望就破灭了。我们把彩票摊在桌子上，他拿着铅笔做记录。

“等着瞧……如果他们能打平……”

我们从来都没有中过彩，总是以失望告终，但第二个星期天，我们又买了彩票，又开始幻想，开始做梦。我对你爸爸说，中了彩，我要买家具，首先买一套布置起居室的家具：两把扶手软椅、一张茶几、一条质量好的地毯和一盏台灯。我觉得我和你爸爸好象已经坐上了扶手椅，茶几上放着一杯或两杯咖啡（因为我也要喝咖啡了），一瓶白兰地和高脚酒杯，以及时装杂志、电影杂志或一般性杂志，我们听着广播或者闲谈。我们的要求不高，但还是抱有那样的幻想。起先，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不久，我们曾幻想能装备一下厨房和买一架缝纫机。但后来，厨房的用具慢慢地买齐了，你爸爸也在圣诞节前夕把缝纫机买回来了。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圣诞节。

记得那年圣诞节，我们全家五口欢聚一堂；二十五号那一天，我们接待了莫拉加先生，在节日的另外一天还接待了你爸爸的两位工友及其妻子儿女。我请他们吃我预先做好的甜点心，我高兴极了。你爸爸当时很少喝酒，但他喜欢买酒收藏着，因此……我曾历尽了千辛万苦，却不知道怎么突然变成了幸福的人了。那架缝纫机很漂亮 款式十分新颖。他

说是分期付款买来的，但我想，只要我用它尽量多做活，我们就能偿付我们的债务。我喜欢领着你爸爸的朋友及其妻子参观我们的房间和逐步购置的一切。我们的厨房也布置得很好，各种餐具应有尽有，你爸爸还在业余时间做了几个木橱。我用印花布做的罩子罩着盘碟沥干架和锅台上的灶眼。我们常常在厨房里吃饭，因此，家里的其他房间就能保持整洁。只有我做衣服的房间比较乱，但一到星期六我就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样，星期天我和你爸爸就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休息。星期天我也做一点儿活，那是因为我什么也不干光坐着就感到难受。

我们，尤其是你爸爸所走的道路，简直是一条奇怪的路。想让他把过去的一切或大部分事情忘掉，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他很少看报，也不注意听广播，他只注意体育消息，似乎政治那东西对他已不复存在，似乎他从未参加过政治斗争（顺便说一句，那些斗争曾使他离开过我们），我能为此高兴吗？他真的只想平平安安地这样过日子了吗？他对谁也没有仇恨了吗？他当时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他成了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人的好友，甚至成了象我们的保护人莫拉加那样脚踩两只船，谁也不得罪，后来又过上了好日子的人的好友。看到这种情况，上述的种种疑问就同时涌上了我的心头。给我的感觉是，除了家庭，他自己和我们全家人的健康以及我们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和平生活，其他的一切他都漠不关心了。

那年的圣诞节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为了向朋友敬

酒，他自己也少量地喝了两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他在祝酒时亲口说的话。但他接着又哼起了过去的革命歌曲，朋友们立即用手捂住了他的嘴。接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你们做得对，还是不唱它的好。”他紧接着又说：“那么就唱这个吧。”

于是，他开始唱《向着太阳》。朋友们又急忙把他的嘴捂住，一面对他说，无论是那支歌还是这支歌，两支歌都不能唱，因为这不符合他自己刚才说的话。他微微一笑，不无高兴地说：

“哎哟，真的。”接着他高呼：“祝我的儿女长寿！祝你们的儿女长寿！”

“祝他们长寿！”我们齐声高呼。

他接着又喊：

“祝我的老婆长寿！”

“祝她长寿！”大家同声呼喊着，我没有喊，我都快要哭出来了。

他最后高呼：

“祝你们的妻子长寿！”

“长寿！”我们一起欢呼。

随后，我们打开收音机，开始跳舞，一面继续欢呼“长寿”，好象我们突然高兴得非要大声叫嚷不可似的。然而，那种高兴的气氛却被我打破了。说真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哭出声来的。当时我和你爸爸跳着舞，却禁不住哭

起来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为了不让客人们听见我的哭声和看见我的眼泪，我把嘴紧贴着他的胸，几乎都咬着他的衣服了。那突然而来的喜悦，使我的心开始燃烧，并使它不断地膨胀，爆裂，直至变成了眼中的泪水。一听见我的哭声，大家都停止了跳舞，走拢来问我怎么啦。你爸爸告诉朋友们说，没有什么事，是因为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终于也象其他人一样过圣诞节了。他瞧着我，吻我的前额；朋友们也开始亲吻各自的妻子。接着大家把你们和其他孩子都叫到前面，给你们分发果仁糖，并让你们也喝一点儿掺水的茴香酒。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分享那激动人心的喜悦，它使我流下了不少眼泪，但哭过以后，我的内心却变得十分纯洁和平静了。

二 十 五

以后.....

但是我们停下来了。我现在看见坐在我身边的那两个人了；我回过头去，安赫尔正注视着你，注视着棺材。我们到了法国边境，他们下了车。在那个时候.....我的头脑已经不能思考了，已经麻木了。有人向我索取证件。安赫尔已经下了车，正在望着我。我也必须下车。我请安赫尔带我到有卫生间的酒吧去。我的形容一定很可怕，因为人们都朝着我看。我不愿离开货车，所以走了几步我又站住了。那两个男人把证件给两个宪兵看了看，宪兵又走到货车旁边朝里面张望了一阵子。安赫尔一直陪我到卫生间的门口。我的两条腿不停地颤抖，我不知道是否还能理智地思考事情。我们停在德法边界，我们将继续前进.....安赫尔到哪儿去了？他离开了酒吧间。我已是一个身心被毁了的女人，等你爸爸走近我，把手触到我的身体时，我将象灰烬那样破损殆尽，将比陈年死尸还要快地化成尘埃。我不知是否还能拥抱他，因为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安赫尔在那儿，现在朝我走来了。他说一切都已办妥，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了。那两个男人进了酒吧间。我望着货车，安赫尔站在我的身边。突然，我感到了他抓着我胳膊的那只热

乎乎的手，我浑身一震。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另一个儿子；是你，胡安，你还活着。我拥抱他，宪兵望着我们，坐在小汽车里从我们旁边经过的人也望着我们。我连那个城市，那个边界关卡的名称都不知道。安赫尔很伤心，两眼饱含着倔强的泪水。看着男人流泪是件痛心的事。我没有哭，也许我心脏里的鲜血都已干涸了。在那些幸福的日子……但是，我现在还能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吗？

那两个德国人回来了，他们看着我们，说话好象也柔和了些。他们有什么感想呢？他们有妻子和儿女吗？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否和我们西班牙人一样，死了家属会感到伤心呢？

“安赫尔……”我轻轻地说。

他将在这儿乘长途汽车或火车，或沿途搭乘其他车辆回斯图加特城，然后将给他自己的母亲去信。他现在好象想和我谈谈他的母亲。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当然，我要回西班牙了，我将见到她……我头痛得厉害，有点儿头晕，但我还是想努力露出一丝笑容来。我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

“安赫尔……”

他的皮夹克冰冷冰冷的。他瞧瞧我，又瞧瞧你。

“再见了……”他说 声音很低沉。

他转身往前走。

“等一等。”我说。

他又走回来了。

“没什么，你走你的吧，安赫尔。”

他刚迈步向前，我又把他叫住了。两个德国人默默地看着我们，从那儿经过的人也看着我们，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好象他们没有丝毫的感情，只是对我们感到有点儿好奇罢了。我走近安赫尔，我将再也感受不到那种亲人的温暖了。我再一次拥抱他，在几秒钟之内，他的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的身躯又给了我温暖，而这正是我所害怕失去的那种温暖。我轻轻地把他推开，他低垂着头走了。我想再次把他叫住，但我已经叫不出声来了。当 he 从几幢有大玻璃窗的楼前消失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正在掉眼泪。开车的那个人拉着我的手臂叫我上车，我却站着不动，我不愿意上车；我避开驾驶室，呆呆地望着车箱。司机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一声不响地打开了车厢门，让我坐到原来安赫尔坐的地方。司机看着我，好象在问我还需要什么。我想对他笑笑，但是笑不出来。他是一个品行端正、和蔼可亲的人。另一个人一定已经坐在方向盘的前面了。我打了个手势，车厢的门终于砰的一声关上了，于是，只有我一个人和你呆在一起了。汽车突然起动，差一点儿把我从座位上摔下来。我把手放在棺材上的银色十字架的上面，并且永远不想从那儿移开了。热血在我的血管里奔流着。过去的那些日子……不，我不能回想过去的日子。我想再看看你。要是天热，你的身体早已腐烂了。我还有力气打开棺材盖并热烈地亲吻你吗？我们现在是在法国的土地上行驶。那两个男人在驾驶室里说着话。我听到了有节奏的，均匀的马

达声。我摸摸棺材板，也许我能把盖掀开。那盏灯呢？我把那只盛油的杯子忘在医院里了，在那令人伤心的和匆忙的告别中，我忘了把它带上了，也忘了再带上一瓶油和灯芯，我只带着一盒火柴。我划了一根，火柴烧到了我的指头。我想祈祷，但张不开嘴。我又划了一根，但马上就熄灭了。我放下火柴，双手扶着棺材。车厢上有个镶着毛玻璃的小窗口，我看不见田野，也看不见村镇，只能看着你躺在里面的这口棺材。你已经不能笑，不能喊，也不能告诉我让我哭，我是多么需要哭啊！在那些年代……我觉得我现在又可以思考了。不，我感到头晕，想吐，但我不愿意在这儿呕吐。这里很不通风，我会闷死在里面吗？如果我死在这里，死在你的身边呢？我能记起……不。安赫尔可能在公路上等着搭车去另一个寒冷的大城市，或者可能已经钻进了酒吧间去喝啤酒或杜松子酒，以致喝得歌兴大发。我真想把那块玻璃去掉。啊，关车门的那个人往后看了一眼，接着就把驾驶室里的小窗打开了。于是，这陌生的田野里的潮湿空气开始进入车厢。那位年轻的神父今天做弥撒的时候将为你祈祷。路易莎……她什么时候回家去呢？她曾想再拥抱我一下。你父亲现在还一直挂在我的心头。我不知道……我尽量去想别的，想过去，我将努力看……但是，我处在当前这个被你的死亡的巨大阴影所笼罩的世界里，此时此刻，要我回到过去的时代，要我回想过去那个几乎是美好的世界，这是多么困难呀。

二 十 六

为什么我总要回想不能复返的时代呢？我们住在马德里的时候，痛苦和忧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常常想念我父母居住过的小屋，千方百计地想看看或摸摸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因为那是我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时代。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到达我们曾生活过的城市时，我的思想回到了过去。而现在……我离你那么近，我感到你的身体是那样的冰冷，已是一个无用之躯，不能再给我丝毫爱的温暖，以致使我感到，如果现在伸出这双颤动的手，试图去抓住已经溜走了的东西，那是荒谬可笑的。

然而，我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年代，走上了那条向上的道路，同时我又感觉到了当我们在正常生活的推动下，沿着那条小径向通往写着“幸福”两个大字的地方往上攀登的时候，我所感到的那种害怕和犹疑。

每当我沿着有陡坡的道路或街道往上走的时候，就有些害怕的感觉。怕什么呢？一个人经过努力上了陡坡之后总会感到幸福和愉快的，这是普通的爬山爱好者和冒险的登山运动员所获得的最大的奖赏。当我费劲地爬上街道或道路的陡坡时也有微小的愉快和幸福之感。但也许是由于那种令人渴望的愉快和平静所包含的内在的敌对力量，使

我下意识地感到害怕，害怕会掉下来，害怕会急速地滚下坡去。

因此，当我们逐渐踏上正直和体面的生活道路时，我感到了害怕，也由于这个原因，你父亲的精神危机使我大为惊骇，你们的任何病痛都会使我的心猛烈地跳动。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挣得了一个相对安静和舒适的中等生活。那时我们处在一个不很陡，但却怪石嶙峋的高坡上，我们害怕会突然滚下坡去。

但是，我后来慢慢地忘却了这一切，是生活本身促使我把它们遗忘了。我象一个经过了极大的努力跑到终点并刷新了以往一切纪录的运动员那样感到喜悦，你们是命运给我挂在胸前的奖章，是对我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艰苦斗争的奖赏和报酬；我们单独居住的，经常拾掇得干干净净，家具不断增加的那套房子也是给我的奖赏；看着你父亲面对面地和我坐在一起，谈着某项体育运动——一般是足球 我感觉他除了那些能麻痹头脑或镇静思绪的事外，对别的一概都不感兴趣了，这同样是对我的奖赏。总之，那一切都是对我这个饱经风霜、疲惫不堪的女人的酬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奖品变得越来越贵重。我也有一些不大的烦恼，比如，你父亲有时会变得忧郁寡言和脾气急躁；你们会生各种不太严重的疾病。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害怕摔倒的心理也许是因为我无法忘却曾经长期压在我们头上的那个如此黑暗、如此凄惨和如此寒冷的巨大阴影而产生的。

胡安，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你长大成人了。你的变化很

大，身体越来越强壮，每天上班前，你都要到体育馆去锻炼一个小时的身体。你爸爸对此很满意，我却不那么高兴，怕你会伤筋动骨，弄坏了身体，但后来我和你爸爸一样，觉得那是有益于健康的，觉得你应该把身体炼得棒棒的，使自己更具有男子汉的气概，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了。你自觉或不自觉地弄脏了床单，留下了你青春期开始时的斑斑痕迹，但这样的阶段也很快过去了。你开始注意起女孩子来。后来，你常常无事沉思或心情激荡，也许你想起了在大街上，楼梯上或电影院里碰见的什么女人。你不久将成为一个完全懂事的人，我觉得你再也不会做出使我感到羞愧的事了。你离开了食品和饲料批发行，进入了塞夫里安修配厂。你比较喜爱的是机械。你学会了开车，这样你就可以驾驶刚修好的车辆到马路上去试车。你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个时期，使我更操心的可能是你的妹妹，因为她即将进入青春期，必须时刻注意她，必须十分巧妙地使她懂得许多事情，因为突然而来的许多现象，她可能会感到奇怪，甚至可怕。

尽管有这么多的惊吓，尽管常常突然感到不幸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些日子还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继续搞球赛赌博。在星期天以前的六天中，我们抱有多少幻想啊！但俗话说：“持之以恒，必有所获。”一个星期天，胡安，我们开始听决赛的实况广播，你父亲把彩票给我看。到那时为止，那上面已有十二场比赛的预测和实际比赛的结果相同。要是你当时能看到我们……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我拥抱他，问他能得多少钱。记得当时安赫莱斯

和她的两个朋友正好进屋来，何塞·安东尼奥也吃惊地从过道上跑进了屋子。

“我们中彩了！”我大声说道，差一点儿流出了眼泪。

你爸爸试图让我冷静下来。等我最终平静下来以后，他才告诉我说，还得猜中两场或者至少一场才能获奖，因为只有猜中十四场或十三场比赛的彩票，才能领奖。唉，我当时浑身瘫了似的倒在椅子上，觉得不该那样高兴，不该对那种赌博抱那样大的幻想。那一刻，正是我觉得快要从我所处的不太陡的高坡上滚落下去的时刻。电台继续转播各个球场上的比赛实况。你爸爸说：

“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我们还是有可能中彩的。”

他微笑着，显得很镇静。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等待结果的那场比赛结束了，他说：

“完了，前功尽弃。”

我失望极了。我继续坐在那儿，甚至连那台收音机都感到刺眼，对那个不停地高声广播球赛消息的播音员也突然憎恨起来了。我们的心多么渴望能得到完美无损的幸福啊，而正当埋在我们心底的，几乎是天真的，每到星期天就增强的宿愿快要变成现实的时候，好象有人——我们的一个敌人或一只横扫一切人间幸福的黑手，突然把我们的幸福和快乐夺走了。

“哎，你听。”他说。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安赫莱斯取了大衣以后，就和别的女孩子一起笑着走了，我没有象往常那样提醒她早点儿

回家。何塞·安东尼奥又不知对我说了些什么，可能说我发呆或其他类似的话。你父亲后来突然使劲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感到了他的又细又长的手指的压力，我当时以为是他的胃痛又发作了 或者他想起了(谁知道！)表面上似乎已经忘却了的过去的一些痛苦经历。

“ 哎 玛丽亚！”他说。

我凝视着他，他把彩票给我看。

“ 他们踢平了！”他高声叫道。

他突然抱住了我。

“ 什么……？”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我们在刚才踢成平局的那两个球队的比赛结果的空格里填的是“X”。

“ 我们猜中了十三场比赛！”他说。

我的天哪！我欣喜若狂，激动得心都要跳出胸膛来了！我接着问他能得多少钱，他回答说：

“ 星期二才能知道。”

我真想用我这双因突然而来的喜悦变得微微颤抖的手把星期日的晚上，整个星期一和星期二的白天全捏成粉末，以便一下子跳到星期二的晚上，那时，国家广播电台将广播报纸上刊登的评奖结果。何塞·安东尼奥从里面的屋子里出来 我一面亲吻他，一面对他说 我们要变成富翁了 而且是大富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你爸爸非常冷静地叫我别嚷嚷，叫我不要高兴得昏了头，并且说，也许我们只能领到五百个比塞塔。我好象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呆呆地瞅着

他说：

“你说只有五百比塞塔？”

“或许更少些。”他说。

那时我竟然恨起你爸爸来了，你愿意相信吗，胡安？就是在他和索莱达扯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没有那样恨过他。他打破了我的，同时也是他的黄粱美梦，那美梦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因足球滚进了眼看就要以一比〇胜对方的那个球队的球门而变成了现实，但又因为你父亲冷静地告诉我说，如果能领奖的话，也只有‘五百比塞塔 或许更少些’而破灭了。难道他不知道梦想成为现实意味着什么吗？曾经从我们的身边溜走、逃跑了无数次的那个幻想，突然被你抓在手中并紧紧地把它贴在心窝上，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我认为男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打破别人的美梦或幻想，尤其是当这些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你日夜盼望得到的千百件东西的时候。长期以来，我希望能看到这些东西摆在我的眼前或穿戴在我的身上。在这之前，当你爸爸告诉我说，我们已经猜中十二场比赛的时候，我就好象看到了我们的起居室和其他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新式的家具，我也在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穿着讲究的服装出门拜客，探望有时到我们家里来作客的那几对夫妇，看望客店老板娘赫罗玛，那个做古董生意的女人和常常拉长着脸的米加埃拉。有了那一笔钱，我就会有较好的衣服穿，将会把屋子布置得更漂亮，将用酒和糕点招待客人，而客人们也将会回请我们。我觉得所有这些日夜盼望的东西就在眼前，只要我的

瘦小的手向前一伸，就能抓到。尽管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却能使我感到一种不太大的，但却从未有过的欢乐。现在，当猜中十三场比赛已成事实的时候，我又一次眯缝起眼睛，看到我们的起居室里已家具一新，我们每人都换上了新衣服，而我的脸上也有了一点光泽，因为坦率地说，我也希望脸上有些光泽。

但是 我们参加的球赛赌博属于‘容易’的一类 因此你爸爸说得很对，我们得不到多少钱。他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 就设法进行补救。

“唉，谁知道呢……这场巴塞罗那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巴塞罗那队赢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最后却踢成了平局。当然 啰 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是相当正常的 我不知道是否……”

“那么你认为我们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吗？”我问他。

他微笑着说：

“也有可能 这种时候……”

这就够了，他又要使我想入非非了，而他也真的达到了目的。那时我感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象你父亲这样的人了，他善于并能够让人幻想，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有用的人。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为那些促使人们去梦想，去幻想，满怀希望地去生活的人设立特别奖。正当我亲吻你爸爸的时候，胡安，你回来了。你动作潇洒地脱下了在阳光下闪光变色的草绿色制服，顺手把它搭在椅子背上。接着，惊奇地，几乎是呆呆地注视着我们问：

“哎，你们到底怎么啦？”

这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紧紧地拥抱着你。

“没什么大事，”你父亲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猜中了十三场比赛。”

“你们中彩了……？”

这时你的眼睛闪烁着光亮。

“可是妈妈……你们太伟大了！给我看看那张彩票！”
一看见彩票，你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道：

“现在我真的要骑摩托车了！真的要骑摩托车了！”
很早以来，你就成天念叨着要买摩托车。

“喂，捏闸，捏闸！”你父亲说，“快捏闸，别撞了小孩。”
他拿起了彩票，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自己的皮夹里。
随后他说：

“首先得看看他们能给我多少，然后，由你妈来决定怎么用。”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变过。什么事我都能原谅他，我做对了。幸福常常是这样得来的：宽恕，永远宽恕所有的人，即使有人把你劈成两半，也要宽恕他。现在，虽然有很多时候我气得紧紧捏着拳头，但是我还是宽恕了所有的人，我仍然说，我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的那个上帝是会宽恕大家的，因为如果有人使其他的人遭到了不幸，只要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对上帝说一声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他们的罪孽就会减轻，尽管我们

这样说的时侯，必须使劲捂着我们的伤口，使它不至于当着听我们说话的上帝的面流出鲜血来。现在，我.....

胡安，不愿意宽恕的好象是它们，是我的两只手。为什么它们会颤抖呢？也许因为它们感到痛心，因为它们战胜了我的意志，用实际行动来反对给你支付购买摩托车的第一笔款子，是它们说不行，并从你爸爸手里把给你的两千比塞塔夺了过去。我对此感到痛心吗？你知道，我不是为了省钱，那两千比塞塔和另外的七千比塞塔（顺便说一句，我们一共得了九千比塞塔，这个数目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笔财富，我高兴得都跳了起来）很快就被我们用光了。我不给你钱，是因为我害怕骑摩托车会出事。你坚持要买摩托车，和我生了一个星期的气，最后你还是把摩托车买回来了，然而，那时我们已经一个钱都不能给你了，我把钱都买了东西了 花得多快啊！你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会用自己的加班费付清的。”

你那副严肃的表情持续了好几天。一天晚上，你走进我们的起居室，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新布置的一切。接着你说，你喜欢这一切，你认为那对沙发很舒适，坐在上面颠几下很舒服，还说家里的那一部分布置得象老爷太太的住房，因此，等你的朋友们或那个常常和你一块出去玩的，名叫恩卡娜的女孩子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的。我拉着你的胳膊，亲切地拥抱你，你一会儿坐在那只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到另一只上，捏着拳头轻轻地在茶几上敲了几下，翻了翻我放在那儿的杂志，接着又审视着刚刚粉刷过

的墙壁，那上面挂着几幅镶在普通镜框里的我们城市的风景石印画，最后，你又把整个屋子扫视了一遍，对我说：

“请原谅 妈妈 我看你知道怎么花钱 你有很好的鉴赏能力 真没想到你能这样。”

我朝你笑了笑。过去的生活没有给我机会来表现我的鉴赏力。胡安，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对你说出口。接着你又看了我新买的床上用品和我们每个人的替换衣服，你好象越来越高兴了。我一面给你看刚买的东西，一面观察着你的表情。记不清是什么缘故，你又一次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提到了一个女人或女孩子的名字，你好象经常跟她一起出去玩。于是我问你，那个恩卡娜究竟是谁。你笑而不答，只是看着我。

“啊 你这个滑头 你对我这样保密？”

咱俩又成了好朋友，相互之间的隔阂早已烟消云散了。你骑上了摩托，我也把家里的一部分地方布置好了。后来我把你对我买的东西所表示的赞美和满意告诉了你爸爸，同时对他说，看来你已经当上半个新郎了。于是，他说：

“不可想象……胡安已经有了未婚妻 这可能吗？”

我们又想起了过去，但这次并不感到痛苦，而是象泅水渡过了大河的人那样，虽然很累，但却站在岸边眺望彼岸，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请你找个星期日把她带来让我们认识认识。对门的女邻居梅塞德斯和罗西塔认识她，因为那个女孩子曾在她们工作过的缝纫社当学徒。她们告诉我，她是一个活泼、

伶俐、聪明的好姑娘。她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我对你爸爸说，你应该小心点儿，那个小妮子可了不得，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后来你爸爸单独跟你说：

“ 你得小心点儿 哎 ？”

“ 小心 …… 你这是什么意思 ？”

“ 根据马德里人的说法，她是属于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这样一类的人。”

“ 爸爸 我会制服她的。”

他微笑着，很快活。每天晚上入睡以前，我们躺在床上谈着我们家里的各种琐事。我发觉我也很快活，尽管我不知为什么有时会有某种阴暗和冰冷的不祥之感，但我们生活中的美好时刻终于来临了。

“ 你睡着了吗 玛丽亚。”

“ 没 还没有。”

“ 我要睡着了。”

“ 睡吧 安东尼奥。”

他睡着了，轻轻地贴着我的瘦弱的、但似乎比过去较为滑润的身子。我凝视着他，又凝视着天花板，默默地思考着，或微动嘴唇，念着一首连自己也不大明白的古老的祈祷词 直至慢慢地合上眼皮 进入了梦乡。

二 十 七

一个时期以来，那个阴暗和冰冷的不祥之感不时地在我的头脑中回旋，在你快要服役期满，退伍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不祥的阴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确切地说明其原因，这也许是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见你的面的缘故。记得那种感觉是那天下午去墓地参加做古董生意的女人的葬礼时开始的。她得了急病死在客店里。我在墓地想起了你的外公和外婆。稀稀拉拉的送葬队伍很快就散了，我一个人留在那儿，四处张望，却找不到我父母的坟堆。有人掘墓盗尸，可能把我父母安息的那一小块土地也给挖了。象夜游神似的在坟堆中走来走去的悲伤的女人，对守墓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他们见了我连问也不问。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些松柏之间究竟逗留了多少时间。最后，当一个守墓人走来问我是不是想留在墓碑之间过夜的时候，我才离开那儿，到公路上去乘车回家。这时下起了毛毛细雨，在公共汽车上，以及回到了家以后，我还是一直想着你的外公和外婆，感到十分悲哀和压抑。虽然当时我很想找个人诉说我心中的苦闷，但我跟谁也没有说，只给你写了一封长信，你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我又一次抬起头来凝视我父母的那张放大的相片，我想告诉他们，

我差不多已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了。但是，我从他们的脸上所看到的，仍然是那副不高兴的表情。我没有想到，那是他们在照相机面前感到的胆怯给他们留下的永恒的表情，而我却认为，那是因为他们看见我就不高兴。这竟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一天，我突然想起那些旧书来了，还有你外公的一位朋友画的一幅油画，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幅油画一直装饰着你外公的书房。我希望能借助那毫无意义的幻想的力量，进入那间书房并能看到它和过去布置得一模一样，看到我父母坐在桌子前面，桌子四周围着毛毯，底下放着脚炉，温暖着他们的双脚。这也许是由于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母及其书籍和房屋都不在了，尤其是想到了我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实现我的宿愿，从而萌发了反抗精神的缘故。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我也要成为另一种女人。今日一章，明日一回的广播小说我听不下去，我不喜欢听。星期日我常常带着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去逛公园，那时我总要到旧书摊上去寻找一、两本过去看过的旧书。象我这样一大把年纪的衰老妇人已经谈不上什么求知欲或加强文化修养了，我那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回到已经逝去的年代，就象我现在坐在你的身边，却希望能回到过去一样，虽然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能回到我前面谈到的生活平静的时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希望能接触我父亲从事的艺术和他生活的环境，我希望能坐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客厅里，成为我父亲的某些方面的化身，因此，当

我找回一部分书后，就开始寻找那幅画。

白费劲啊，胡安。我是发疯了，为什么我对已有的一切不满足呢？我们这时的生活，跟在马德里过的悲惨日子已经大不相同了，但为什么我还不满足呢？人们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地去探寻埋心中的痛苦呢？有必要让我们的心灵再次感到悲伤吗？我喜欢悲伤？难道你的信和其他人的欢笑还不能使我高兴？为什么我不是象那个听着广播小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女邻居那样的女人呢？

如果我对你爸爸稍许流露一点自己的想法，他一定会哈哈大笑。他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大街小巷中乱逛，为什么常常去旧书店和文化中心，为什么要到学院和师范学校的附近，到公园或下午很快就晒不到太阳的小广场去溜达。所有这些，你的妹妹和弟弟也不会理解，所以我只好写信告诉你，因为你看信时脸上的反应，我是看不见的。你来信叫我别找什么了，叫我不要胡思乱想，叫我平平安安地生活。那时我感到，你也离我那么远。我回信对你说 我听你的话。但是 接着我又拿起手提包 到大街上转游去了，而且一直走得精疲力尽。我并不想寻找别的东西，只想看看在遥远的岁月里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太阳，听听我们往昔欣赏过的音乐和早已死去的小鸟的歌声。

我决心不再出门了，为什么要去自找烦恼呢？我心平如镜，脑海里也是风平浪静。然而，放弃出门的代价是昂贵的。我两手打颤，因为它们想抓住不复存在的东西；我望着

正在逝去的残冬腊月，有些萎靡不振、垂头丧气。

最好呆在家里，即使出门，也不要去找这找那。寻找早已被别人拿走了的我的故居里的故物，是荒唐的事情。我终于明白了，日复一日地拿着我的手提包在大街小巷里转悠是傻子的行为，我成了一个充满了怪念头的怪女人，你爸爸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怪男人，他好象生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上。然而，他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幸福，而我的那些纠缠不清的怪念头打乱了我们的欢乐生活。

记得在这之前，我已经买了一些旧书和一幅油画，那是一幅艺术水平很低的静物画。那个时期，我每星期天上午都要到拉斯特区去，并且每次都要带一、两件东西回家。你爸爸问我为什么要买那些破烂货，我当时无言可答。我越不说话，他就越生气。他说，好啊，要是我们不能象人家一样挣工资就好了，如今不过有半口饭吃，我们就要如此任性地买东西。记得我当时盯着他瞧了好一会儿，觉得他好象不是我的丈夫，而是一个对我说了一大堆废话的陌生人；接着，我又觉得他是你的父亲，是我的丈夫，但却失去了人的形象，变成了一只长着大翅膀、黑羽毛的怪鸟，它扇动双翼，把我逐渐买来的全部东西震得东倒西歪。他是一只打破了我的幻想的不祥之鸟。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了，因为他是个怪物。但是，他拉住了我的胳膊，关心地问我怎么啦，还问我为什么要哭。我哭了吗？也许哭了。他安慰我，叫我静一静，我却低着头，浑身哆嗦着，泣不成声。

所以我决心不出门了，即使出门，对曾经吸引过我的那些东西也不感兴趣了。我安静地呆在家里，或在街上缓步遛达，对那些东西显得无动于衷。为了他，为了我自己，为了你们大家，我最好这样做，因为以往的行为，除了使自己变得痴呆并感到痛苦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我曾经想买几盏马口铁做的旧油灯，几只凸纹小铜锅和一些虫蛀的旧书。但我后来仔细一想，觉得自己想买这买那，实际上是想把悲伤请进家门，意味着我将遭受更大的不幸和更深切的痛苦。因为在荒唐地寻找那些小玩意儿的過程中，任何可能的失败都会引起我的悲伤和痛苦。那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没有为真正合乎人情的事情受过罪吗？

我终于明白了，胡安。我们乘坐的穷苦人的破车已经达到了全程的最高点，而我，确切地说，我的潜意识使我想到可能会突然滑下去，会可怕地突然翻到沟底：这就是我所以有那样行为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想法使我变成了那样，所以不管我出门还是不出门，也不管我去还是不去寻找古玩、画、书或奇特的油灯，我已经不是一个能站着和邻居们闲谈的女人了。女邻居们常常聚集在大楼门口，又说又笑，谈论着电视台播放的电影或滑稽节目。你已经复员了。尽管我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又无法把它从我的头脑中驱走。我不停地独自在屋里走来走去，低头沉思。你爸爸对我的行为开始感到厌烦，在他看来，我那

样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是真的，胡安，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连我自己都知道，让我的父亲端坐在我们陈设一新的起居室里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然而，我的这种愿望只是默默地潜藏在心中，这和公开地当着你父亲和你们大家的面说出来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因此，当你父亲对我说，我们应该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我问他去干什么，问他找神经科医生给谁看病。我说，要是给他自己看病，很好；要是给我看病 休想。他说 是的 是给我看病 因为我神经错乱，并且我的许许多多的怪念头和荒诞的做法把你们弄得也快要精神失常了。我目不转睛地瞧了他半天，接着就转过身去，跑进了另一个房间，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过了几天（那几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是躺在床上度过的），我走到他的身边 对他说 好吧 我们就去看神经科医生 我愿意精神正常，希望能治好病，希望笑，不愿意再看到每天晚上入睡以前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黑影。于是他说，我说的什么黑影之类的话纯粹是胡言乱语，我们一生中受尽了苦难和忧愁，但好象还不够似的，所以现在，当我们生活得稍许好一点……他还说，如果我自己看到了或认识到了，那末为什么还要如此愁眉苦脸呢，为什么还要说那样的话呢，为什么要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起来呢……除此之外，他当时还对我说了许多别的话。

我们没有去看医生，干嘛要去呢？根本用不着。我慢慢地明白了自己的状况。你瞧，我站在高耸的悬崖边上，下面是万丈深渊，我的脚尖踢着了边缘的一块石头，石头滚落

下去，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一种撞击枯木碎石时所发出的哀叹似的响声。当然 这是个恶梦 但是 为什么我不能梦见灿烂的阳光给我们自己在绿色的田野里建造的房屋 的屋顶披上金装呢？噢！你父亲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答。那是神秘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能经历那样的事，我经常能很早就预感到吉凶祸福。

钟楼上钟声 咣咣 敲响，向人们通报不幸的消息。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东瞧西看，或买些旧货，或什么也不买；有时说些蠢话，有时因偏头痛躺在床上……我预感到快要出事了。因此，当我们知道你和路易莎搞在一起，恩卡娜都不愿意理你了的时候，我就说那将是一场悲剧，而且就是我预感的那场灾祸。我想，现在我可以休息了，因为事情并非那样严重。我的想法是，你终将离开那个女人并和你的未婚妻言归于好的，如果这样，我们大家就能太平无事了。事情并不可怕，不象我感到的那个冰冷的黑影那样可怕。但愿我的预感应在这件事上！

后来，我又认为应在何塞·安东尼奥的身上了。一天下午，他和别的孩子互相扔石头，被打得满脸是血，甚至眼睛都在流血。他哭着跑来找我，我吓得疯了似的大叫起来（我当时真的吓疯了吗……？）倒霉的是 碰巧你父亲那时回家来了。他见了以后，也吓得浑身哆嗦，身上仅有的一点儿肌肉好象快要脱离骨头飞出去似的。他想问我是怎么回事，但他的那张口吃的嘴巴却说不出话来了。后来，等我们把那张受伤的脸用清水洗净之后，我们才发现根本用不着

如此大惊小怪。血是从眉毛和嘴唇那儿流出来的，伤口并不严重。

这也不是我感到的那个冰冷的黑影所预示的灾祸，但我希望它就是，希望我预感的灾祸就应在这件事或你跟路易莎的事上面，因为那样就没有事了，就不会死人了。一个人的脸上将留下几块伤疤，另一个因为不道德会感到羞耻，我和你爸爸受些惊吓和烦恼，仅此而已，但大家都能好好地活着。然而，我的不祥的预感是死亡——你的死亡。

当你提出要到德国去的时候，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说，我常常感到快要从悬崖绝壁上掉下去的恶梦一定应在这件事上了。胡安，真的应在这件事上啊！我预感到你将对我们说，你要走了，你将要离开我们了……对，就应在这件事上 因为 唉 你真的走了……你瞧 我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梦幻本身有其神秘之处，具有不祥的真实性。你走了……那个冰冷的和哀伤的黑影每天都来折磨我，因此……

二 十 八

……完全应在这件事上了，因为你到了我去为你收尸的那个国家。现在，我们已经从悬崖掉入了深渊。我们是一步一步地爬上高坡的，我当时感到害怕；但是现在你瞧，一只邪恶的手把我们从那坎坷不平的道路的高坡上推了下来。

自从安赫尔离开我们之后，不知又过了多少个小时。我一直坐在你的身边，我回忆着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往事。后来，我把手放在十字架上，眯缝着眼睛，我不知道自己是坐在飞驶的汽车上呢，还是静止地停在那儿不动或已经死了。我似乎在什么地方下过车，喝过一杯咖啡和一片阿司匹林。那两个男人对我说了几句话，可我一点也听不懂，接着我们又继续前进了。白天的光线已经消失，黑暗笼罩着一切。对我来说，公路或道路已不复存在，我们是在乌云密布的黑夜中滚动，而且似乎越来越接近一个漆黑、冰冷的巨大世界的黑洞洞的大嘴。除了那两个男人的谈话声和马达的隆隆声外，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想思考或回忆一些新鲜的事儿，但是不可能了。我既没有张口，也没有动嘴唇，却已经把我们的全部生活经历对着这口棺材倾诉了，就好象你那双交叉在胸前的苍白和冰凉的手还能再次触摸那毫无意义的

生命一样。后来……

我们好象停止行进了，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的表停了有好几天了，就是在你的心脏停止搏动的时刻，它也停了，而且至今一直停着，它没有必要象过去那样替我计时了。钟点、日期、乃至生命对我都已失去了意义，我已经没有白天，只有无穷无尽的、寒冷透骨的黑夜。在那永远不明的长夜里，黑色的怪鸟在我的头上盘旋，它们张开利爪，想抓取穷苦人的肉吃。干嘛要给表上发条呢？我们停止前进了，有人打开了车门。我坐着没有动，两只手放在十字架上。在我衰老的双手摩擦下，十字架慢慢变得温暖了。他们走来拉我，企图把我拉下车，真是荒谬！我的身后是棺材，他们明白了，因此向我要手提包取证件和钱。对面，在两步远的地方，人们说着西班牙语。我听到了，却并不感到激动；相反，它象德国人讲的语言一样使我觉得奇怪，这你能相信吗？缉私队的士兵来了，他们从车上抬下棺材，把我们带到了个寒气逼人的房间里。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下车的时候，我都一直把手放在十字架上，好象想保护它，也想保护你，使你免遭危害，尽管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危险。一路上开着车把我们送到这里来的两个德国人拿了一叠钞票（你的工友们交给我的马克）向我微微鞠了一躬就转身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露出了哀伤的表情，因为我没有瞧他们的脸，我只看到了他们的金黄色的大手，他们长时间地握着我的两只手，几乎把我捏坏了。在那些微红的大手的紧握下，我的

十个指头激烈地抖动着，而且过了很久还在不停地颤抖。

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那两个人走了，货车的马达声和别的车辆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就剩下我们两人了。我的头脑已经不能思考，甚至思念你父亲都不行了。来了几名海关的高级官员，他们互相交谈了几句，并希望能跟我说话。我把手提包递给他们 这样 他们如果想看证件 就可以看，如果需要钱，自己就可以拿，只要包里还有。我一言不发，摊开双手让他们看。在他们向我提问之前，我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了他们，他们先盯着我瞧了一会儿，后又朝棺材瞥了几眼。他们笨嘴笨舌地表示愿意为我效劳，但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才好。我看不见他们的脸，我能看到的是他们的腿和穿着漂亮的皮鞋的脚。那是一座大腿组成的森林，笔挺的裤子是树皮，树皮包着的肉树干，在不停地移动 来来往往 出出进进 走了一些 又来了另外一些。有人对我说，我们必须等候通知。我本来想抬起头来看一看这个和我说话的人的脸，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个人先走，这一下我就不能抬头看他了，因为我一抬头，就一定会唾他的脸。难道他疯了？他认为我能够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走吗？我终于能开口讲话了，然而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又能思考了，我在思念你的爸爸。我对他们说，他将带钱到这儿来，如果需要，他还将带一份证明来。他将带来很多很多的封条、印花税票和身份证书，到那时候，我们就能把你从这儿带走。现在怎么办呢？也许他们在注视着我。要是我唾他们的脸会怎么样？不值得这

样做。他们都走了，就留下我们俩。突然，我又想观察那些不停地移动着的众多的大腿和皮鞋，但我看到的只是从夜色朦胧、寒风刺骨的玻璃门外走过的一条狗的黑影。我想仔细看看周围的景物，但我的眼皮又合上了，我觉得头晕。我终于说出了“电话”两个字，有人陪我到一个办公室打电话。不知等了多久，我才在骤然而起的抽泣声中听出了佩比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拉法埃尔的声音。他好象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妹妹和弟弟的事，说他们跟他呆在一起。我提了你父亲的名字，他告诉我说，你父亲已经动身这儿来了。接着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好象那凛冽的寒风钻进了电话线。我放下耳机，对着电话机看了几秒钟，随即跟着他们回到了你呆的地方。我想，你爸爸快来了，他马上就要到了。我没有点蜡，也没有点油灯，我将在没有任何灯火可以温暖你的亡灵的情况下等待你父亲的到来。我将保持沉默，闭着眼睛。你瞧，佩比在哭。当我们到家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我是不会哭的，也许当面颊瘦削的他颤巍巍地朝我走来并伤心地拥抱我的时候，我也不会哭。我又把双手放在遮盖你的身体的木板上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人们都出去了，只有那条狗还在寒冷的玻璃门外走动。你瞧，我抚摩着这块木板，就象抚摩你有生命的肌体上的温暖的皮肤。我继续低垂着头。从门外传来了低沉的狗叫声，它似乎不是在叫，而是在呻吟，一定有人踢了它一脚，那个人进屋来了，我可以唾他的皮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定了定神，叹了一口气，开始抚摩那条正在哭泣的狗，这就是我

的抗议。我……

不，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我将一动也不动。他将慢慢地朝我走来 脸色苍白 微微颤抖着 在他那早衰的背上 又增加了二十年 我将静静地，一动也不动 绝对的静止不动 他将继续往前走 越来越近 最后将迸发出一声‘玛丽亚！’紧接着又是一声“胡安！”并扑向棺材。当他转过身来拥抱我的时候，他将发现，他的手什么也抓不着，他能感触的身体只是压缩在那口棺材里的雾、云和凛冽的寒风，他能感触到的另一个身体，即我的身体，将只是一小堆没有生命的灰烬，一个焚化了的女人的无用的遗体。

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五年

五月于巴伦西亚。